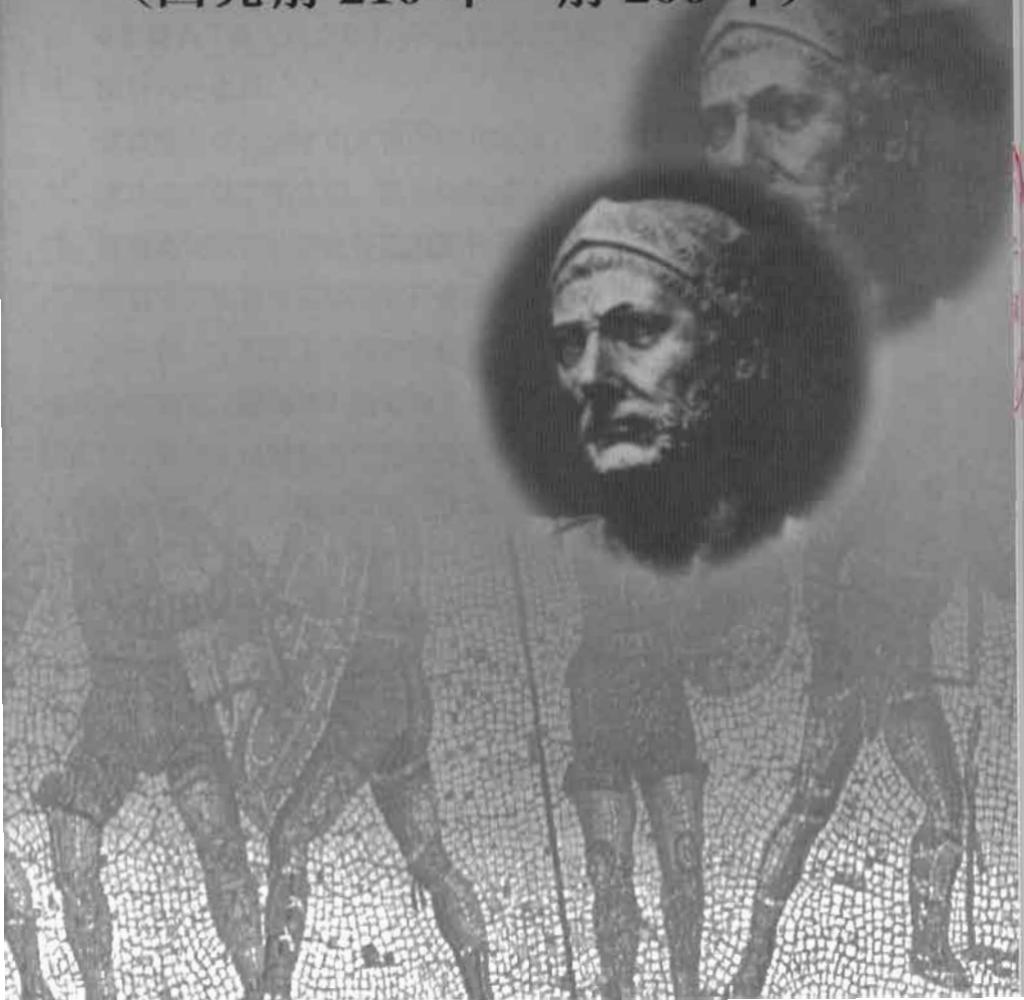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期

(西元前 210 年～前 206 年)



皇清詩

卷一百一十五

詩集卷一百一十五

五言律詩

被羅馬人稱為「漢尼拔戰爭」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從該年執政官所被派遣的地區，就可看出羅馬戰線的重點。「漢尼拔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九年，也就是坎尼會戰戰敗後的第六年，西元前210年，該年選出兩位執政官，其中執政官馬爾喀斯被派到南義大利的普利亞地方，執政官瑞維努斯被派到西西里。

被派到對抗漢尼拔的最前線執政官馬爾喀斯，他的任務是積極應戰，但避免與漢尼拔進行會戰。這是為了一方面消耗漢尼拔的戰力，一方面也為收復塔蘭托做準備。馬爾喀斯日前光復敘拉古，被讚譽為「義大利之劍」，所以對元老院賦予他如此重大的任務，沒有人有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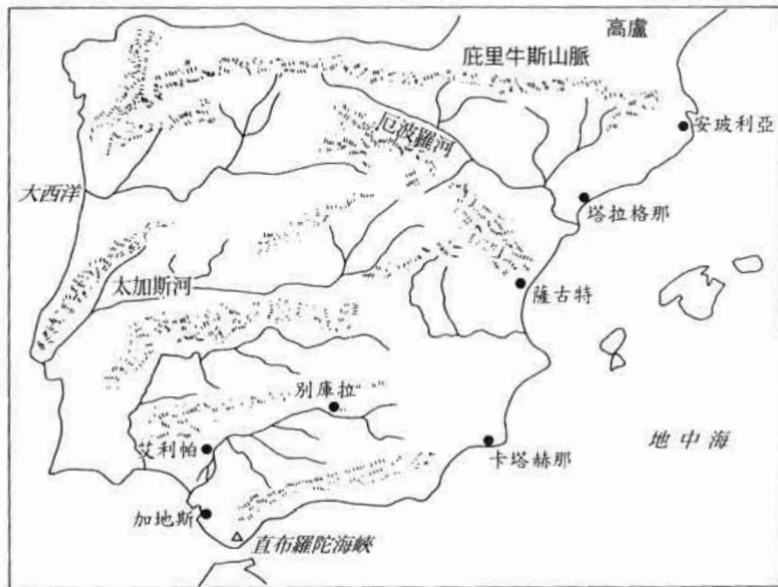
瑞維努斯專心防守馬其頓戰線四年來，採外交、軍事雙管齊下，成功地封鎖了馬其頓。而這條戰線由前執政官加耳巴繼續奮鬥，被選為執政官的瑞維努斯則派到西西里。敘拉古已經收復，西西里這條戰線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前一年，在西班牙的柯爾涅留斯兄弟陸續敗給迦太基軍，兩位司令官戰死，羅馬軍人數減為三分之一，逃回厄波羅河北岸。因此迦太基原本派到西班牙的軍隊，很可能轉為支援西西里。執政官瑞維努斯被派到西西里的任務，一方面是建立統治敘拉古的架構，一方面也準備將在敘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全島展開對付迦太基的攻勢。如果羅馬不能完全掌握西西里，就無法完全孤立位於南義的漢尼拔。全面切斷敵人的補給線，這是對付強敵時不可忘記的重要關鍵。

西元前210年時，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主導權在漢尼拔手中八年後，漸漸移轉至羅馬。然而協助羅馬繼續主導的，竟是一群不知利用機會的迦太基領導者。羅馬一直掛心西西里這個地方，

甚至派遣執政官前去，但迦太基方面卻沒有明顯積極的動作。

攻勢漸有改變的西元前 210 年，羅馬該年共投入二十一個軍團，較前一年的二十五個軍團少了四個軍團，主要由於加普亞及敘拉古已經光復，這些戰線無須再投入兵力的緣故。之前收復加普亞時投入了六個軍團，現在只需要屯駐一個軍團即可，羅馬雖然沒有給司令官及將官喘息的機會，但是允許士兵們能夠回家休息。如果不是這樣，公民兵是不可能受得了如此長期的戰鬥。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當時的西班牙

這些年來，不斷加重羅馬公民兵的兵役義務，但不能要求「羅馬聯盟」的同盟城市比照辦理。西比奧如願被派到西班牙戰線，他在羅馬外港奧斯提亞集結士兵，等到整軍完畢已經是夏末。為了集合一萬名步兵及一千名騎兵，西比奧花了不少功夫，終於可

以擺出對抗漢尼拔的架式。但元老院仍須一方面顧慮同盟國的想法，一方面辛苦地組成軍隊。

西西里一片祥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西班牙戰線才正要開打的西元前 210 年這一年，以漢尼拔及馬爾喀斯對決的南義大利戰線最為精采。

執政官馬爾喀斯率領兩個軍團，加上前執政官肯多馬爾斯率領兩個軍團，一起加入塔蘭托攻防戰。

最先與漢尼拔對決的是肯多馬爾斯，但他不是漢尼拔的對手，軍隊四分五裂，前執政官戰死。

「義大利之劍」——馬爾喀斯即使六十歲了，但沒有這麼容易落入三十七歲的武將——漢尼拔的圈套中。

馬爾喀斯得知友軍戰敗的消息後，一方面向羅馬報告，一方面將剩餘的士兵納入自己的軍隊，追擊漢尼拔。漢尼拔為了讓羅馬軍不靠近塔蘭托，將軍隊移到薩謨奈族居住的山區。而馬爾喀斯一路追到內米斯多。

在山谷層層的地區，這一帶很難得有廣闊的平原，對在平原山丘上佈陣的漢尼拔而言，馬爾喀斯的這個舉動有挑起會戰的意味。

曾經數次交手的這兩位武將從未會戰過，而漢尼拔自從坎尼戰役後，就沒有再和羅馬軍進行會戰。

馬爾喀斯為了避免重蹈坎尼敗戰的覆轍，因此將軍隊分成兩部分，採取交替戰鬥的方式。漢尼拔則是使用突破羅馬海軍的阻撓，從迦太基本國運來大象。

但是大象出了紕漏，因為大象不聽使喚，使得漢尼拔的戰術



不能完全發揮，陷入苦戰。整天下來的會戰卻分不出誰勝誰負。

第二天早晨，羅馬出營在平原佈陣，但迦太基軍留在營地不出來，馬爾喀斯只好命令士兵為前一天的犧牲者火葬。

夜半，月色昏暗，漢尼拔率軍悄悄地離開營地，將軍營前的火炬熄掉，羅馬軍完全沒有注意到敵軍已經撤離，當羅馬發現有異狀時，已將天亮了。

馬爾喀斯只好繼續再追，這次他經過阿庇亞大道，來到羅馬重要的殖民地維努吉亞附近，終於找到漢尼拔。這一帶沒有平原，即使兩位武將想要進行會戰也無法展開。但兩軍仍持續戰鬥，最後是羅馬取得優勢。當天晚上，漢尼拔又撤營而去，馬爾喀斯只好繼續尋找敵軍的下落。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秋天結束，羅馬慣例在冬天要召開公民大會，由一位執政官召集會議選出下一年度的執政官。通常是由距離首都比較近的執政官回去主持，但是那一年是由比較遠的瑞維努斯從西西里回國。因為馬爾喀斯說他沒空抽身。

西元前 209 年選出老法比烏斯及弗拉克出任執政官，馬爾喀斯則以「前執政官」的身份繼續負責對抗漢尼拔的戰線，但在組成第二年戰線軍隊的階段時，發生了羅馬從沒有遇到的問題。

「羅馬聯盟」的同盟城市及同盟殖民地，共約一百五十個，其中十二個表示無法繼續提供兵力。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已過了九年，漢尼拔一直留在義大利本土。西元前 210 年時也沒有顯著的戰果，同盟城市的負擔漸漸已到了極限。但在元老院不准鬆手的命令下，仍舊編了二十一個軍團，這是因為拒絕出兵的同盟城市將近一成。

雖然已經對漢尼拔展開攻勢，但羅馬方面的狀況並不好，而

在另一個戰場——西班牙，羅馬派出一個與眾不同的武將出馬，正要開始大顯身手。

我在以前的一部作品中曾提到，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最重要的條件是開朗，而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從年輕的時候就擁有這一項特質。

只要他一站上講臺，會場就沸騰起來，大家都支持這個年輕人。在他晚年禿頭前，西比奧一直是位美男子。而柯爾涅留斯家族又是羅馬的名門貴族，與華雷利烏斯、克勞狄斯、艾米里斯、法比烏斯等家族相比較，柯爾涅留斯家族出任執政官等重要官職的人數，名列第一。

這位有才能的美少年知道自己為何受到市民的歡迎，他的自信也令人欣賞，不會讓人覺得厭惡。

無論聽眾多寡，他始終散發他的魅力。即使對方只有一個人，他仍能有所發揮。從奧斯提亞到西班牙東岸的安坡利亞間，他對元老院指定派遣監視他一起同行的錫連進行懷柔政策。

錫連所被賦予的權威及權力與西比奧完全一樣。由於元老院不信任西比奧，認為他太年輕，因此派錫連同行，賦予相同的權威及權力。拿破崙曾說，兩位優秀的將軍不如一位平庸的將軍。西比奧的父親及叔叔兩位將軍能同心合作，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二十五歲的西比奧請年長的錫連防守厄波羅河以北的塔拉格那，鎮守羅馬軍的根據地，而自己率軍到厄波羅河以南與迦太基軍作戰。錫連也答應了，他最聰明的地方就是始終遵守當初的承諾。他實在也沒有必要扮演監視的角色，去看管西比奧這個年輕人的一舉一動。



西比奧在安坡利亞下船，抵達塔拉格那的羅馬軍陣營。在這裡迎接他的是在西班牙抗戰八年的殘兵，這些是父親及叔父留下來的士兵。

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從提振士氣開始。他集合所有的士兵，告訴他們，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一切從今天重新開始，他自己是海神波塞冬 (Poseidon) 附身，意指他的真正父親不是在西班牙戰死的柯爾涅留斯，而是海神。這是因為他想到亞歷山大大帝曾經從埃及的神官得知父親不是馬其頓王，而是不死之神，亞歷山大大帝聽了雖然很驚訝但卻相信。天才型的武將，就是要抓住士兵們的心，即使是自己的母親與神通姦也無所謂。由於羅馬人篤信神明，西比奧的說法無疑使他獲得最為堅強的信任。

此外，西比奧開始搜集馬賽等友邦城市的資料。對他而言，西班牙是一塊陌生的土地。包括地勢、氣候、原住民部落的分佈棲息狀態、迦太基軍駐紮的情形等重要資料，他一概不知。他利用西元前 210 年到前 209 年間的冬天休戰期，搜集分析情報，作為訂定戰略的參考。

敵軍依舊是分為三支軍隊來行動，與當初打敗西比奧的父親與叔父時的情形相同。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率領第一軍，小弟馬構涅率領第二軍，吉可涅率領第三軍。每一軍約有二萬五千名兵力，合計超過七萬，此外迦太基軍還有象群。

西比奧所率領的羅馬軍除了他自己從義大利帶來的一萬一千名士兵外，加上前一年涅歐派到西班牙的一萬名士兵，再加上原本的殘兵七千名，共有二萬八千名士兵。只相當於迦太基軍的一支軍隊，人數實在不能相比。

但是西比奧得知迦太基軍的三支軍隊分別位在不同的地點，而且相距甚遠。第一軍位在離迦太基軍在西班牙的根據地卡塔赫那 (Cartagena) 往內陸前進十天行程遠的地方，在西班牙的中部。第二軍靠近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羅陀海峽，第三軍位於現在的葡萄牙。三支軍隊的距離約十天左右的行程。這是西比奧將面對的局勢。在這種情形下，西比奧的任務是率領被趕至厄波羅河北邊的羅馬軍，力圖改善戰況。

執政官的任期從 3 月 15 日開始，西元前 209 年的早春，執政官法比烏斯及弗魯維斯的任期尚未開始前，西比奧已經迫不及待地展開行動。

西比奧委託錫連駐守根據地——塔拉格那，自己率軍向南渡過厄波羅河。同時，副將雷力吾斯率三十艘軍船南下。此時，只有西比奧、雷力吾斯及錫連三人知道戰略目標位置。要欺騙敵人，須先對自己人隱瞞。

從塔拉格那到卡塔赫那通常須費時二十天，西比奧帶著急行軍，只花了七天就抵達卡塔赫那城下。士兵們這才了解總司令官的想法。

另一方面，迦太基的三支軍隊都知道了西比奧抵達西班牙的消息，但萬萬沒有想到敵人這麼快就來了。

距離卡塔赫那十天行程處，有迦太基的第一軍駐守。行動敏捷是二十六歲西比奧戰略成功的最大因素。

有「新迦太基」之稱的卡塔赫那，是漢席多巴爾繼承他岳父漢米卡（也就是漢尼拔的父親）的遺志，在西元前 228 年建設成



卡塔赫那（新迦太基）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為西班牙的首府。運用周圍四公里左右的山崖所建成的海港都市，東邊及南邊面海，西邊是潟湖，只有北邊與陸地相連接。這裡也成為西班牙礦物及農產品的集散地，貨物經由海路運回迦太基國。這裡同時也是漢尼拔一家過冬的地方。在海崖的一角，將豪華的城堡建在山丘上，漢尼拔從十九歲開始住在這裡，直到他進攻義大利前，共住了十年。對他們而言，這裡比迦太基更像自己的家。由於位居三邊面海的要塞之地，享有地勢的天然屏障，雖然只有四千名守備兵駐防卡塔赫那，連柯爾涅留斯兄弟都未曾嘗試攻擊卡塔赫那。

完成一整天行軍的羅馬兵，第一件事還是依照規定步驟搭建營帳。卡塔赫那守備兵突然看到敵軍出現嚇了一跳，時間已是日落時分。這些守備兵以為只是一般的搭建軍營守衛任務，沒想到會有敵人出現。

西比奧抵達卡塔赫那，完全不做休息，開始在北邊搭建攻擊用的長形陣地，而將搭建軍營的事擺在一邊。率軍船南下的雷力吾斯已經在卡塔赫那的東邊及南邊完成海上封鎖，只剩下西邊廣大的潟湖。守備兵認為這樣的佈局雖然迫使自軍無所遁逃，但敵人也很難攻進。但西比奧卻不這麼想。

第二天，依照傳統的戰法會在北邊舉行政防戰。迦太基的防衛兵也以為羅馬軍只會從北邊來，因此將所有兵力投入，全力護衛，戰鬥陷入膠著，很難分出勝負，一直持續到下午。

北邊正在打仗時，西比奧親自率領事先挑選的二千名士兵，繞到防備較弱的西邊。當看到眼前的潟湖時，西比奧採取讓士兵們渡過潟湖，越過較薄城牆的戰術。

西比奧告訴士兵們，他前一天晚上夢到海神，指引他渡過潟



湖的路，因此一切都有神明保佑。事實上，這是經過西比奧精心調查策劃的戰術。

根據二十六歲的西比奧所搜集的資料顯示，卡塔赫那西邊潟湖內的海水，與潮汐無關，但風向會影響潟湖內的海水深度。如果有適合的風向，可以步行過潟湖。到了下午，潟湖內的深度僅有二十公分。

奇襲戰法完全成功。羅馬軍從迦太基意想不到的方位攻來，造成整個防衛崩潰。而北邊的城牆也被攻破，守備兵看到突如其來的羅馬軍，甚至忘了反擊，紛紛投降。

僅僅一天的戰鬥，西比奧攻陷敵人的大本營——這是與迦太基本國聯絡的重要據點，迦太基連派兵的時間都沒有，可說是迅雷不及掩耳。

這成功的一仗，使得西比奧收復了二年前父親及叔父因戰敗而失去羅馬在西班牙的勢力範圍。然而征服困難，守成更是不易。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三支軍隊也都還在，二十六歲的羅馬武將——西比奧不容有絲毫差錯。

西比奧透過情報得知，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及原住民間的關係不是以武力脅迫就是以金錢來利誘合作。漢尼拔當初並非如此，他既是迦太基人，又同時不算是迦太基人。但包括漢尼拔的兩個弟弟在內，都算是迦太基人。

西比奧決定以溫情對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這種方式與他的個性十分吻合。

依照古代戰爭的法則，所有戰敗的個人以及財產都歸勝利者所有。西比奧命令居民貢出財產，再將財物分配給羅馬士兵。這

個城鎮是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彈藥庫及金庫，價值六百羅馬幣以上的物品才收歸羅馬國所有，作為戰爭的費用財源。

西比奧同時將投降的守備兵及全體住民，分為男人、工匠及女人三組，讓女人及小孩馬上回家，既不要求支付贖金，也不逼為奴隸，大家都很感激這樣的處置。

而從男人這組挑選出年輕力壯者，命令他們作羅馬軍艦的划槳手。但是先約定當迦太基勢力完全撤出西班牙時，他們就可以回家。其餘的年邁者則是馬上就可以回家。

工匠組約有二千人，西比奧命令他們作羅馬軍的工兵，只要在西班牙的戰爭結束，他們就可以返鄉。只有城市中的迦太基有力人士被當作俘虜，並送往羅馬。

卡塔赫那有三百名人質，幾乎都是迦太基軍僱用的西班牙原住民，其中包括部落酋長的兒女。西比奧承諾讓孩子們回到父母身邊，並寫信給他們的父母親，希望他們能贊成與羅馬結盟。人質中也有酋長的母親，西比奧從戰利品中選擇一些金銀飾品給她們。

其中有位年輕貌美的女子，當地的長老希望將她送給西比奧，許配給他，以感謝他寬大的處置措施。二十六歲的勝利者微笑地說：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禮物，但現在我是司令官，正在打仗，這個禮物不適合我。」

因此又將這名女子送回，這使得大家對他心存莫大的感激。從六十歲的人口中說出可能沒什麼，但這是從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口中傳開，得到很大的宣傳效果。甚至羅馬兵在卡塔赫那不須武裝也很安全。



副將雷力吾斯經海路將戰果帶回羅馬，而西比奧繼續留在卡塔赫那，不許士兵鬆懈，準備隨時對付迦太基三軍；但是那一年迦太基軍都沒有行動。迦太基司令官如果戰敗，將被處以死刑，這也是他行動消極的原因。卡塔赫那一天內就被攻陷，的確令迦太基很震驚。西比奧一方面經常注意迦太基三軍的動向，一方面自行展開海陸軍的訓練。

海軍方面，羅馬軍除原本的三十艘軍艦，加上所捕獲的軍艦，共有五十三艘。由義大利人及西班牙人各佔一半所組成的划槳手，在卡塔赫那海邊進行訓練。

陸上的訓練也依既定計畫進行。

第一天，以全副武裝跑步六公里。羅馬軍隊規定須帶著十天份的軍糧行軍，再加上武器，至少負重十公斤。

第二天，進行整理武器的清潔及整備工作，洗淨風乾武器的汙垢，也順便清潔身體。

第三天，休息。不限制士兵的行動。

第四天，進行近距離的戰鬥訓練並練習標槍。

第五天，再重複上述課程，完全沒讓士兵有喘息的機會。

此外，西比奧熱衷於改良武器，讓工匠組以三十人為一小隊，進行武器改良流程，換句話說，整個卡塔赫那城幾乎變成兵工廠。

西比奧在這個時期導入西班牙原住民使用的雙刃短劍，取代羅馬原本的長單刃劍。此後，這種武器都被稱為「西班牙劍」，成為羅馬重裝步兵的必備武器。

「西班牙劍」經由西比奧的改良，更為輕巧，在混戰時的攻擊性強。西比奧要對抗三支軍隊的龐大人數，必須要讓每一位士兵發揮快速攻擊，才能應戰。

夏季結束時，西比奧只在卡塔赫那留下守備軍，自己率領全軍及人質渡過厄波羅河回到塔拉格那，準備第二年起與迦太基的三支軍隊對決。

自己也曾擔任同盟軍騎兵隊長職務的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曾對西比奧提出以下的評論：

「他的所有行為都有完美的理論結果。」

攻陷卡塔赫那的消息傳遍羅馬，普天同慶。但漢尼拔卻未及時知道，這個時期的漢尼拔，正與羅馬的三支軍隊對戰。

攻陷加普亞的有功人士弗拉克當選為該年的執政官，率領第一軍被派到卡拉布里亞地方。這一帶幾乎被漢尼拔佔領。第一軍的任務就是要牽制漢尼拔的行動。

第二軍是由另一位執政官法比烏斯率領，六十六歲的他是持久戰法的創始者，負責攻打塔蘭托。繼收復加普亞及敘拉古之後，那一年的目標是塔蘭托。只要收復塔蘭托，等於就是將漢尼拔趕出普利亞地方。

前執政官馬爾喀斯率第三軍，任務是拖延牽制漢尼拔，好讓法比烏斯的兩個軍團有時間攻打塔蘭托。馬爾喀斯的兩個軍團同時具有游擊隊的功能，從司令官到士兵，都是前一年的原班人馬，保持良好的默契。

從西元前 209 年的春天，漢尼拔開始從卡拉布里亞地方北上，他當然明白羅馬那一年的目標是塔蘭托。弗拉克得知漢尼拔以及他的軍隊離開卡拉布里亞的消息，便率領兩個軍團進攻。漢尼拔雖然在意他在卡拉布里亞的根據地，但是塔蘭托更加重要，所以沒有折返。漢尼拔在往塔蘭托的路上，遇到馬爾喀斯的兩個軍團。

漢尼拔與馬爾喀斯之間再次展開與前一年相同的拉鋸戰，馬爾喀斯軍營上方，飄揚著紅色的短衣，象徵戰鬥的開始。六十一歲的「義大利之劍」對抗三十八歲的迦太基武將，緊迫不捨，戰鬥連連。

兩人之間的戰鬥結果統計起來，約為三比二的比例，漢尼拔略佔優勢，但漢尼拔遲遲不肯決戰。羅馬軍隊在死傷數千名士兵的第二天，馬爾喀斯軍營上方仍然飄揚著紅色短衣，漢尼拔見到這個情形不禁感歎：

「神啊！我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男子。勝負對他而言，似乎無關緊要，勝則追擊，敗也追擊。」

羅馬軍隊中唯一的男子漢，永遠積極向前。勝利時乘勝追擊，失敗反更刺激其戰鬥意願，勇猛直衝。」

某天早晨，被迫不得不應戰的漢尼拔對全軍作了一番訓話，他把過去的勝仗一一數來，鼓舞士兵們的士氣後，又說了以下這一段話：

「敵人仍緊追不捨，我們過著每天眼睛張開就必須迎戰敵人的日子，如同每天早上看到太陽升起一樣。要擺脫敵人的纏鬥，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正面痛擊。」

漢尼拔軍的士兵深有同感，於是鼓足了勇氣，經過二個小時的激戰。那天，正巧碰到羅馬軍分作兩半兵力輪替的馬爾喀斯戰法不靈光，正在輪替兵力的羅馬軍陷入混亂，又受到漢尼拔軍猛攻，羅馬兵亂了陣腳，原本很少在敵人面前逃跑的羅馬兵，竟也紛紛遁逃。羅馬軍方面，有一千四百名羅馬公民兵及一千三百名同盟城市兵戰死，共計二千七百名，其中包括兩名將官及四名百人隊長，被敵人奪去的隊旗有六支。

馬爾喀斯對著逃回營帳的士兵說：

「我向神明祈求今天失敗後會有將來的勝利，今天的敗北你們都有責任，如果敵軍繼續追擊，恐怕大家都得撤退軍營。今天你們慌慌張張的樣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今天的敵人和去年夏天你們交戰的敵人完全相同，去年你們不分晝夜追擊，獲得勝利。但是今天看到你們的樣子，我實在感到很可恥；我在去年也率領你們打仗，但我不覺得我在和去年的那些士兵說話，即使身體及武器是一樣，但那股精神完全不復存在。這十年來，漢尼拔將成山的羅馬兵屍堆當作自己的榮耀，那時的羅馬兵並沒有在他的面前逃跑；但今天，他可以羅馬兵的遁逃作為他的勝利。」

士兵聆聽這段話以後，開始有人說話：

「前執政官，我們了解你的意思，明天看我們的。」

馬爾喀斯說：

「我再給你們一次機會，明早出戰，要當勝者或是敗者，你們自己決定。」

馬爾喀斯並作出以下的決定：軍旗被敵人奪走的小隊，配給的食糧從小麥改為大麥（大麥原本是馬的飼料）；失掉軍旗的百人隊長，明天禁止佩帶劍鞘，也就是在戰鬥中拿著光溜溜的劍。懲罰只有如此。

此外，馬爾喀斯並吩咐明早供應充足的飲食，在今天的敗北消息傳到首都前，讓明天的勝利搶先到達。

第二天的戰鬥中，羅馬兵一開始就發動猛烈攻擊，一天下來戰況激烈，到日落前，漢尼拔軍有八千名士兵犧牲，而羅馬軍僅損失三千名。但是羅馬軍受傷者較多，無法繼續追擊漢尼拔，而



漢尼拔也在當夜就祕密撤營。

馬爾喀斯的固執及士兵的犧牲並非白費力氣，由於馬爾喀斯牽制漢尼拔，使得法比烏斯的兩個軍團因此攻下塔蘭托。漢尼拔擺脫馬爾喀斯後，趕到塔蘭托時，塔蘭托早已被攻陷。

羅馬終於收復了南義三大城市國家，也因此讓漢尼拔在普利亞地方沒有立足之地，被迫移動到長靴的最尖端處。

失去塔蘭托的漢尼拔現在只剩下卡拉布里亞地方，在那裡等著他的消息卻是卡塔赫那被攻陷；這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根據地，也是漢尼拔度過青春期的地方，卻在一天內就淪陷了，而且攻陷該城的羅馬武將比他還小十二歲。到目前為止，與漢尼拔交戰的羅馬武將都是年齡比他大的。可惜史料並沒有記載漢尼拔知道這個消息後的心情。

西元前 209 年完成收復塔蘭托及攻陷卡塔赫那這兩大戰績，並非僅是軍事上的成果，同時抑止了「羅馬聯盟」加盟城市間的骨牌現象。換句話說，漢尼拔想要瓦解「羅馬聯盟」的戰略，已經確實受到打擊。羅馬西元前 208 年的戰線與前一年一樣是部署二十一個軍團。

該年的執政官是由「義大利之劍」馬爾喀斯及克利斯比獲選出任，加上法務官克拉明等三位武將，率領六個軍團與漢尼拔對決，這次誓將漢尼拔從「長靴的指甲」追到「長靴的指尖」。

漢尼拔這位三十九歲的戰術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春天還沒來就率兵開始行動，要對羅馬予以痛擊，挽回敗勢。

漢尼拔北上第一個遭遇到的就是馬爾喀斯，他連冬天也待在前線，即使回首都也只是回去幾天而已，他是在冬營的維努吉亞

營地得知獲選為執政官。

馬爾喀斯與漢尼拔間呈現邊追邊打的情形，但是漢尼拔這一年一直無法突破現況。

二年來，在馬爾喀斯的追擊戰法下，漢尼拔軍失血甚多。迦太基本國又未派任何軍隊支援，因此漢尼拔考慮以其他方式應戰，以取代現行正面迎擊的做法。

另一方面，馬爾喀斯也在猶豫是否繼續這種追擊的戰法，這個最典型的武將，已經六十二歲了。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了，行事比較謹慎，法比烏斯的慎重是他的個性使然。而要談馬爾喀斯的特質，與其說是慎重不如說是果敢，但西元前 208 年的馬爾喀斯在此時也漸漸感到焦慮。

在西元前 209 年底的公民大會上，馬爾喀斯成為公民攻擊的對象，指責他二年來追擊漢尼拔卻無具體成果。雖然元老院全力支持他，但這個六十二歲一介武將受不了公民的批評。花了幾天的時間回到首都，到公民大會上說明對抗漢尼拔戰爭的困難所在。

公民們不但接受了他的說明，還選他擔任下一任的執政官，由他負責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 208 年對抗漢尼拔的戰役。因此馬爾喀斯更是急切地想獲得勝利。

西元前 208 年前半年的戰線，仍是維持追擊戰的形式，與漢尼拔及馬爾喀斯的想法大異其趣，使得這兩位將軍更想打破現狀。

馬爾喀斯要求正在攻打漢尼拔根據地——卡拉布里亞地方的同事克利斯比北上集合，一起向漢尼拔挑起會戰。克利斯比帶著兩個軍團趕到，會合的兩位執政官向漢尼拔挑起會戰。

漢尼拔對會戰雖然充滿信心，但卻始終相應不理。羅馬軍方



面一邊前進，一邊試圖挑起會戰，但漢尼拔仍是不加理會。

兩軍陣營間隔著一個小山丘，這個山丘尚未被某一方佔領。漢尼拔利用這個小山丘，在夜裡讓三百名努米底亞騎兵埋伏在山丘上的森林中。

羅馬軍也注意到這個小山丘的重要性，為了詳加調查佔領的利用價值，組成一個調查隊。相信會戰必至的兩位執政官，想同時進行整個區域的調查，於是兩位執政官率領二百二十騎的調查隊出發，同行的還有兩位同盟國士兵的最高指揮官。

馬爾喀斯出營時，吩咐副將克勞狄斯·涅歐下命準備整隊，並告知如果山丘具有佔領價值，將派人送來傳令。首腦將領幾乎全部動員，只帶著二百二十騎就出發了，這項行動算是非常輕率。

登上山丘的調查隊正在討論佔領山丘的價值，卻遭到努米底亞騎兵的包圍，羅馬的二百二十名騎兵中雖然有一半是伊特魯里亞人，但很快就敗陣下來，激烈的戰鬥並沒有持續太久。

馬爾喀斯被敵兵的槍貫穿胸部，落馬後死亡。保衛執政官的十二名侍衛也都全部殉職，兩位同盟國的指揮官也戰死，另一位執政官克利斯比與馬爾喀斯的兒子皆受傷，他們與殘餘的最後二十騎好不容易才逃出。

敵人正中漢尼拔所設下的陷阱，但沒想到竟可逮捕到執政官，而且還是赫赫有名的馬爾喀斯。漢尼拔簡直不敢相信，下令將馬爾喀斯的遺體運回。

三十九歲的迦太基武將站在六十二歲羅馬武將的遺體前，久久不能離去。漢尼拔從遺體的手指上拔下金戒指，上面刻著馬爾喀斯的肖像以及他的名字馬庫斯·克勞狄斯·馬爾喀斯，沒錯，

正是鼎鼎有名的「義大利之劍」馬爾喀斯。

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穿著樸素武裝的馬爾喀斯遺體，放置在執政官紅色的外袍上。漢尼拔命令部下依照羅馬的儀式舉行隆重的火葬葬禮，骨灰放在黃金製的小箱中，準備送去給馬爾喀斯的兒子。

運送骨灰的過程中，看管的士兵間起了爭執，一不小心骨灰盒掉到地上，蓋子打開，一陣風來，骨灰隨風而去。漢尼拔知道此事後，只說「沒有墳墓是他的宿命」。

現在的范諾薩仍有馬爾喀斯的陵墓，此處古色蒼然，上面所刻碑文的文字，不是拉丁文，而是古代時應該不存在的義大利文，這裡算是一處古蹟。

除了解決這個頭號敵人外，漢尼拔在那一年幾乎沒有什麼戰果可言。克利斯比雖然身負重傷，但仍不忘他執政官的職責所在。

將重任交給馬爾喀斯的副將涅歐，全體士兵也如喪父之痛一般，全力奮起。

他們想要儘快從漢尼拔手中收回馬爾喀斯的金戒指，畢竟羅馬人的戒指等於是他們的印鑑。

以執政官克利斯比的名義，將馬爾喀斯的死訊傳到羅馬各同盟國，提醒各城市及鄉村當心敵人的圈套。也因為有事先的警告，使得普利亞地方不至落入漢尼拔的陷阱。事實上，漢尼拔早就送出附有馬爾喀斯「印鑑」的書面資料，在這些城市進行著不流血的攻防戰。

失去馬爾喀斯的羅馬軍當然知道漢尼拔想奪回塔蘭托的意圖，執政官克利斯比率領旗下的兩個軍團，全力投入守衛塔蘭托。



後來事實證明這項決定十分正確，漢尼拔一度出現在塔蘭托前，但放棄強行攻入，而率軍往卡拉布里亞去。此外，身負重傷的克利斯比卻在塔蘭托去世。

結果這一年，兩位對抗漢尼拔的執政官相繼戰死，羅馬也不得不提早進行下一年的執政官選舉。

但是同一年在西班牙卻有完全不同的戰況。迦太基軍在前一年失去卡塔赫那，抱著雪恥的決心，而羅馬軍則想乘勝追擊，雙方戰鬥的氣勢高昂。

別庫拉——第五回合戰役

西元前 208 年的春天，西比奧首先展開行動。離開根據地塔拉格那的羅馬軍，渡過厄波羅河南下，進入卡塔赫那。西比奧讓僱為軍艦船槳手的卡塔赫那居民回家，由於比約定的時間早，使得卡塔赫那對羅馬人產生親切感，甚至放心把整個城鎮的防衛工作託付給他們。這份信賴，產生了很大的效果。

那一年，西比奧手邊的兵力，不容許分為兩支軍隊，因而採取兩面作戰的方式，他們將面對七萬五千名兵的敵軍。

從羅馬來的副將雷力吾斯率海軍展開軍事行動。西比奧要他繞過伊比利半島南部，負責監視漢尼拔小弟馬構涅的軍隊。西比奧自己則率陸軍深入內陸，目標是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

漢席多拔停留在距離卡塔赫那十天行程的別庫拉，他的目的是要等待與弟弟馬構涅會合後才與西比奧對戰。背對別庫拉城，前面臨著一條河，是會戰的好地方。在別庫拉城不遠的一座山丘上，設下軍營，可清楚掌握敵人的動向。他在那兒等著弟弟馬構

涅到達。然而抵達的卻是一心要速戰速決的西比奧。

西比奧抵達此地，從河的那一邊見到敵軍的陣營，知道這個地勢不利我方。但是又必須在敵軍會合前，分出勝負，如果只有漢席多拔一軍，羅馬軍還應付得來。但是迦太基軍有大象，這是羅馬軍比較不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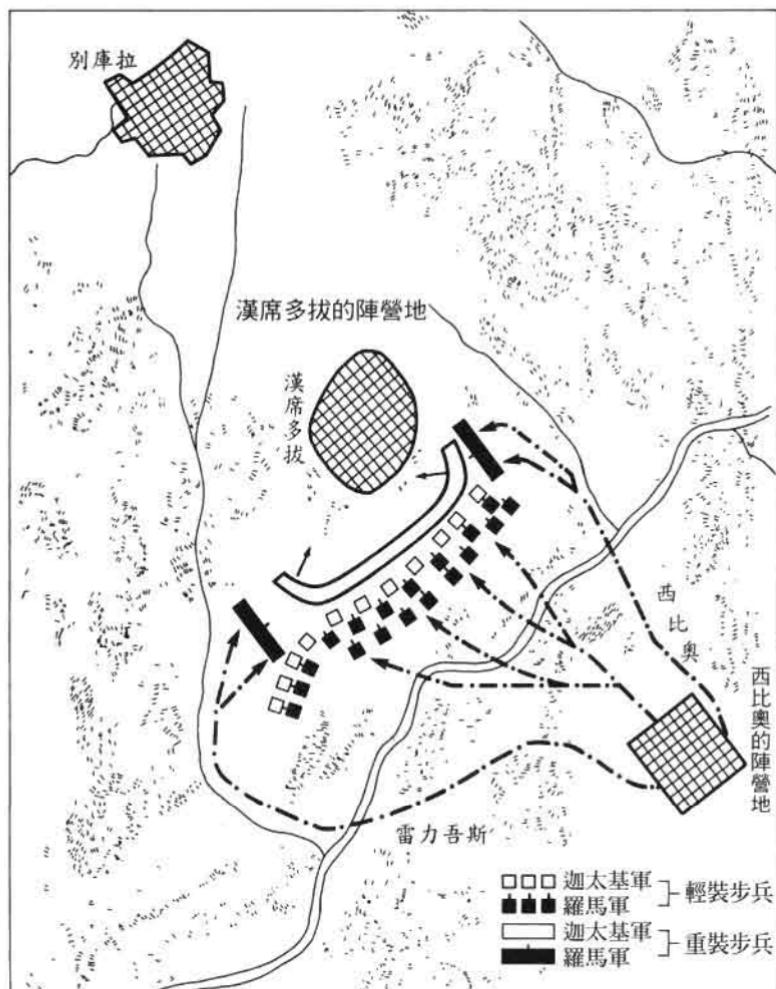
西比奧面臨處於劣勢的地形及戰力，有意無意採取了亞歷山大大帝及漢尼拔的戰術。此時，雷力吾斯也將監視馬構涅軍的任務交給部下，自己趕到此地。西比奧所策劃的戰術，需要默契良好的伙伴，才能得以發揮。

漢席多拔一心想等到馬構涅來才展開會戰，因此延遲了行動的先機。主導權掌握在西比奧的手中。

西比奧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率領輕裝步兵及西班牙原住民部隊加入的士兵，渡河佈陣。派出第一批攻進敵人的前衛，這是為了引誘敵人的主要部隊。漢席多拔也回應出兵。但西比奧沒讓敵軍有時間整隊佈陣。

在河的另一邊等待出兵的重裝步兵及騎兵，開始渡過洶湧的河流。西比奧指揮右翼，雷力吾斯指揮左翼，兩軍從兩邊圍攻敵人。敵人還一邊在整隊，命令尚未傳達下來。混亂的迦太基軍完全亂了陣腳，只見敵人從前面、左、右三方同時攻來，後方的陣營原本具備守衛的功能，但此時火速攻進來的羅馬軍震住整個迦太基軍，後方的守衛反而變成行動的阻礙。

這一場激烈的戰爭，西比奧始終握有主導權，在迦太基軍運用大象及騎兵前，就先殺個措手不及，將敵人的主戰力加以非戰力化，達到預期的效果。漢席多拔擔心陣營被完全包圍殲滅，只好棄守逃命。



別庫拉會戰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當天的別庫拉會戰，迦太基軍方面戰死八千人，被俘擄一萬二千人，而西比奧方面的犧牲者極少。西比奧判斷如果繼續追擊，會有遇到迦太基其他兩支軍隊的危險。這也是記取父親及叔父的教訓，不再追擊。

從古至今的歷史學家，對西比奧的評價分為兩派，一派是責難，另一派是辯護。

俘虜一萬二千名士兵做什麼呢？西比奧和漢尼拔面臨相同的問題。對俘虜當中的西班牙人，西比奧不要求支付贖金就加以釋放。但對迦太基人，則送回羅馬。他們將等著被送做羅馬人的奴隸。

俘虜中有一位少年，他聲稱他來自北非的努米底亞，雙親身亡，跟著伯父。而伯父名叫馬西尼沙。

事實上，馬西尼沙是努米底亞的王子，卻擔任迦太基軍騎兵隊隊長，三年前與西比奧父親對戰。西比奧問這個少年，想回到伯父身邊嗎？少年含著淚說想回去。

西比奧命令部下備好馬匹及羅馬式短衣給這個少年，由騎兵隊護送這位少年去他指定的地方。

二十七歲的羅馬年輕人西比奧，作出其他羅馬武將所不曾嘗試的佈局，至於馬西尼沙如何回應，尚不得而知。

別庫拉會戰的失敗，對迦太基軍的打擊更大。如同西比奧所擔心的，漢席多拔、馬構涅及吉可涅三人會集商議接下來的策略。在義大利處於守勢的漢尼拔，目前的狀態已經不能再等下去。他們研究的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首先，集合精銳部隊三萬名兵，由漢席多拔帶向義大利。馬構涅及吉可涅會集其餘的士兵，共同抵抗西比奧。

迦太基軍決定之後便立即行動，三萬名漢席多拔軍加上大象，避開西比奧的追擊，同時繞過在塔拉格那的羅馬軍，越過庇里牛斯山，再橫跨現在的法國，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這也是當初漢尼拔進攻義大利的路線。這項作戰，當然早已通知漢尼拔。

毛姆森等歷史學家對西比奧的批判，主要在於他讓漢席多拔越過庇里牛斯山，特別是當初西比奧的父親及叔父誓死不讓迦太基軍從西班牙去支援漢尼拔。然而現代的歷史學家中，有一群辯護派，以戰略戰術專家貝奇·里迪爾巴為代表。根據這個英國人的說法，他認為西比奧如果執意追擊漢席多拔，反而會遭到馬構涅及吉可涅的夾攻，因此當時放棄繼續追擊，是不得已的做法。

西比奧派使者通知羅馬元老院，漢席多拔已往義大利方向前進。由於漢尼拔已被逼得走投無路，羅馬也逐漸裁軍，但此時元老院決議回復為二十三個兵團，以迎擊漢席多拔。一向主張孤立漢尼拔的持久戰論者法比烏斯，聽到漢席多拔到義大利來的消息後大為震怒，至死都對西比奧採不信任的態度。

這時候的羅馬軍與西元前 218 年時漢尼拔攻進義大利時的情形大不相同。當時以四個軍團的編組為常態，但現在已經是二十三個軍團的編制，首要任務是阻止漢尼拔兄弟會合。第二年，西元前 207 年的執政官是由馬爾喀斯門下的克勞狄斯·涅歐擔任。

西元前 207 年，羅馬改變以往將兩位執政官同時派到前線對抗漢尼拔的做法，而讓執政官涅歐與法務官法爾維斯會合對抗漢

尼拔，另一位執政官李維斯則派到利米尼，以阻止漢席多拔南下。但是只給他兩個軍團。由於不知道漢席多拔會沿哪一條路南下，也不清楚會在何處與哥哥漢尼拔會合，因此元老院同時派兩個軍團埋伏在托斯卡那地方，這是另一條南下的必經之路。

梅他吾隆——第六回合戰役

歷史上常因為一個偶然而改變全局。這一年，義大利戰線上的第一個偶然就是漢席多拔比預期的還順利完成跨越阿爾卑斯山。

居住在現在法國南部的高盧人，知道漢尼拔兄弟無意征服他們，因此讓漢席多拔順利通過，而且有不少高盧傭兵加入漢席多拔率領的迦太基軍。事實上，漢尼拔在阿爾卑斯山區早已聲名遠播，因此漢席多拔完全無需處理十一年前他哥哥所遭遇的問題。困難僅有一個，那就是如何讓象群及三萬名兵在寒冬越過阿爾卑斯山。

整個過程進行得比漢席多拔所預期的還要順利，因而提早進入義大利，但這卻造成漢尼拔的失算。漢尼拔根據自己的經驗，估計弟弟將會到達的時間，為了保存實力，將軍隊移到安全的卡拉布里亞地方，而且盡量延遲從此地出發的時間。

延遲出發另有其他的理由。羅馬軍如果與普利亞地方的兩個軍團會合，那麼南攻的羅馬軍就有六個軍團，其中執政官涅歐的兩個軍團將會來阻擋漢尼拔的去路，剩下的軍團也很可能趁漢尼拔不在時佔領卡拉布里亞地方。而漢尼拔身邊又沒有可託付的部下，他害怕當他不在的這段期間，羅馬如果攻下卡拉布里亞，他



沒有地方回去。因此漢尼拔盡可能延遲出發的時間，就算離開此地也不會離得太遠。事實上，當執政官涅歐知道漢尼拔出發後，立即派遣兩個軍團攻打卡拉布里亞地方，與漢尼拔所擔心的一模一樣。

也許有人會認為，漢尼拔乾脆留在安全的地方，等待弟弟的軍隊到來。但如此一來，將正中羅馬軍不顧他們兄弟會合的計謀，所以漢尼拔還是不得不跨出卡拉布里亞地方，早日與弟弟會合。

漢尼拔從卡拉布里亞地方出發北上，執政官涅歐緊跟在後，就像馬爾喀斯所做的一般。

即使是兄弟，不見得擁有相同的才能。漢席多拔輕鬆地進入義大利，由於高盧傭兵的加入，使得軍隊增加到五萬名。漢席多拔選擇了較好走的平原行軍，並沒有注意到防範敵人的問題。

漢席多拔在波河附近的平原上正往利米尼的路上，送出了第一封信給他的哥哥。由六名騎兵護送這封信，信裡通知漢尼拔會合的地點。

這六名迦太基騎兵正在尋找漢尼拔的蹤跡時，不巧遇上羅馬兵。羅馬兵不僅將他們逮捕，並且沒收了這封信。百人隊長看了這封以腓尼基語寫的信，立刻感覺到這封信的重要性，於是將信件交給執政官涅歐。

涅歐正在亞德里亞海附近靠普利亞地方的一個陣營，透過翻譯讀了這封重要的信，並決定親自轉往迎擊漢席多拔，但這是一項幾近違法的決定。

依據羅馬的規定，在執政官選出後，選定各地司令官的負責區域非經元老院同意，不得任意更改，否則視為脫離戰線。

執政官涅歐所負責的戰線是對抗漢尼拔，雖然說阻止漢尼拔兄弟會合也是任務之一，但離開指定的地區就是脫離戰線。涅歐是一位個性剛烈、喜好速戰速決型的武將，而他與漢席多拔間也有些恩怨。

西元前 211 年，西比奧的父親與叔父戰死時，涅歐是奉命前去完成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任務。漢席多拔假裝與涅歐締結和約，但趁涅歐不注意時逃走，使得涅歐被元老院召回羅馬，才另派西比奧到西班牙去。因此對克勞狄斯·涅歐來說，這是一個雪恥的大好機會。

但也不能說涅歐脫離戰線只是為了個人的復仇。從那封漢席多拔給漢尼拔的信中，涅歐得知漢席多拔軍因為高盧兵的加入，已有五萬名士兵。而原本派出迎擊漢席多拔的執政官李維斯，只有三萬名士兵。所以涅歐以支援同僚的理由，已夠充分，只是用他自己作為支援的工具而已。

涅歐挑選年輕體壯的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騎兵，命令他們盡可能裝備輕便，不許攜帶糧食，因為他事先已下令行軍沿途的同盟城市提供士兵飲食。剩下的軍隊則交給法務官法爾維斯，為了不讓漢尼拔察覺涅歐不在，要法爾維斯經常進行小型的會戰。涅歐率領七千名士兵，半夜裡悄悄地離開。

八百公里的距離，不眠不休地趕路。平常羅馬軍的行軍距離為一天二十公里，但涅歐軍甚至一天行軍距離有破百的記錄，之後刷新涅歐行軍速度的，則是一百五十年後的凱撒了。

從利米尼沿亞德里亞海南下三十公里處，正是從羅馬來的弗拉米尼亞大道出口。這條大道在越過亞平寧山後，進入這個地區



梅他吾隆會戰（第一階段）



梅他吾隆會戰（第二階段）

的感覺不太相同。梅他吾隆河沿著這條大道的南邊，經過寬廣的平野，注入亞德里亞海。從這個出海口，沿著海岸線北上就可抵達利米尼。

執政官李維斯就在梅他吾隆河的南岸紮營，不僅可以阻止漢席多拔沿亞德里亞海南下，就算從弗拉米尼亞大道過來，也可加以防堵。執政官涅歐與七千名兵抵達李維斯的陣營時，漢席多拔早已在梅他吾隆河北岸紮營。

涅歐一方面根據信件的內容，一方面憑著經驗，猜想漢席多拔會沿著亞德里亞海南下。但是當涅歐的七千名士兵加入陣營，羅馬兵力在一夜裡增強後，便改變原定計畫。從弗拉米尼亞大道進入義大利中部，再南下至義大利南部。

但是漢席多拔不知道弗拉米尼亞大道靠海這邊雖是平原，但進入山區後，象群及大批士兵則不易進入，很容易遭受突擊。漢席多拔這點和漢尼拔不同，不懂得事前的情報蒐集。

羅馬軍看到五萬名敵軍前來，便追擊在後。在梅他吾隆河口附近是寬廣的平原，漢席多拔沒辦法只好向右，迎擊會戰，但五萬名的漢席多拔軍在兵力上仍是優勢。

在梅他吾隆河口附近展開會戰，中間夾著弗拉米尼亞大道，附近又有山崖，這個地形對人數龐大的軍隊有好有壞。

兩軍擺出陣勢，準備會戰。執政官涅歐在河流上游率領羅馬軍的右翼，中間是由駐在利米尼的隊長波爾帝，左翼由執政官李維斯擔任指揮，共有四萬名兵。

另一方面，迦太基軍由大象打頭陣，人數攀升為五萬五千人。

羅馬軍以聲音壯大氣勢，透過山崖的回聲，使音量變為二倍，大象因此受到驚嚇，反而往後奔跑。漢席多拔見狀命令讓大象撤



離戰線，因此大象的駕馭兵從大象耳後刺針殺死大象。

撤銷大象後的迦太基軍，反而能更輕便展開總攻擊。羅馬軍的右翼因為山丘阻隔，無法發揮戰力攻擊敵人的左翼，幾乎只有中間及左翼全力迎戰。

如此一來，原本人數上就處於劣勢的羅馬軍，更加不利。涅歐於是率領右翼軍隊，繞過自軍的背後，迂迴到敵軍的右邊。在梅他吾隆河岸邊，從側面攻擊敵人的右翼。

迦太基軍遭受前方及側面的夾攻包圍，左邊有山崖擋住，背後的弗拉米尼亞大道也被包圍，高盧兵最先崩潰，漸漸地兵敗如山倒，接著三萬名從西班牙跟隨漢席多拔來到義大利的士兵全被殲滅。漢席多拔也許是知道這次戰役必敗無疑，換上迦太基軍總司令官的正式服裝，騎馬進入敵軍的陣地，壯烈犧牲。

歷史學家李維斯曾寫下這段話：

「漢席多拔不辱其父漢米卡及其兄漢尼拔之名，光榮戰死。」

那一年，漢尼拔正值四十歲，所以漢席多拔應該只有三十幾歲。

涅歐將會戰的善後工作交給同僚，自己再率領七千名士兵，以急行軍的方式南下。他祕密從陣營出發，在梅他吾隆河口與漢席多拔交戰，再回到陣營，共花了十四天。而這個期間內，漢尼拔完全沒有察覺到，也不曾擔心弟弟為何沒有聯絡，因為根據他的估算，弟弟才剛從阿爾卑斯山下來。

直到有一天漢尼拔陣營被丟入一個包裹，打開包裹竟是漢席多拔的頭，漢尼拔才知道所有曾經發生的事。對漢尼拔而言，這是十一年來第一次與弟弟見面，只是沒想到竟是這種情況。

當夜，漢尼拔撤離陣營，回到卡拉布里亞地方。那時還是夏天，這年的戰期雖然還有好一段時間，但四十歲的絕代戰術家一直停留在「義大利的鞋尖部位」，那一年及第二年都沒有離開。

人們在羅馬舉行凱旋式，慶祝梅他吾隆會戰的勝利。李維斯以凱旋將軍的身份，站在四匹馬拉的戰車前頭，因為這是他所負責的戰線，執政官涅歐雖然沒有因為脫離戰線而受到處罰，但也不容許冠以凱旋將軍的榮譽。他只能以右翼指揮官的身份，騎馬跟在凱旋將軍的戰車之後。雖然如此，羅馬市民都知道誰才是真正凱旋將軍，這對蓋烏斯·克勞狄斯·涅歐來說已經足夠。

艾利帕——第七回合戰役

第二年，西元前 206 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軍決定全力反擊。

西元前 209 年，他們的根據地——卡塔赫那受到西比奧攻掠。

西元前 208 年，別庫拉會戰中，漢席多拔敗給西比奧。

西元前 207 年，進攻義大利的漢席多拔敗給涅歐並戰死。

馬構涅深感維護巴卡家族榮譽的責任重大，為了集結迦太基勢力，展開總攻擊，願意將總指揮一職讓給吉可涅。

會集後的步兵有七萬名，以吉可涅為總指揮。馬構涅自己指揮二千名騎兵軍團，另一半二千名的騎兵團為努米底亞騎兵，由努米底亞人馬西尼沙率領。

合計共有七萬四千名兵，加上三十二頭大象。聚集在西班牙南部的艾利帕等待敵軍，這裡靠近現在西班牙的西比利亞。擁有敵軍二倍以上的兵力，挑起會戰較為有利。而艾利帕位於平原，



可讓大象、騎兵及人數較多的步兵充分發揮。

另一方面，西比奧充分掌握迦太基軍的動向，那一年從塔拉格那出發，不讓敵軍有時間集結更多的士兵。

在卡塔赫那稍做休息的西比奧，繼續往艾利帕前進。先進入內陸，再沿著河流南下到艾利帕。他率軍進入內陸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試探西班牙原住民的意向。由於當時四萬五千名步兵加上三千名騎兵組成的羅馬軍，仍帶著勝利的戰果，有不少西班牙原住民願意加入參戰。西比奧也和漢尼拔一樣，為了要運用主戰力，必須有一批非主戰力。

七萬四千對四萬八千，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形下，二十九歲的西比奧必須考慮更多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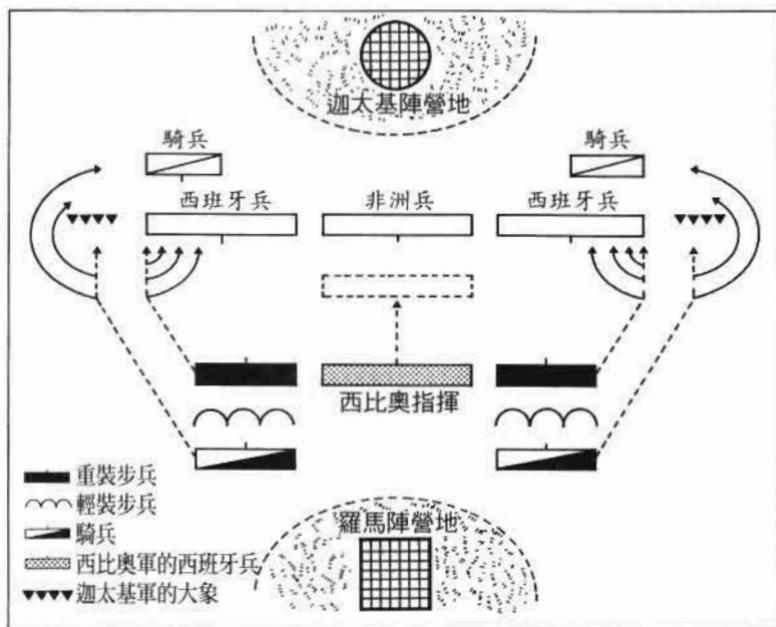
西比奧並未在敵軍陣營附近紮營，而在遠遠的南邊落腳，搭起堅固的營帳。此地除了有適合紮營的山丘可利用外，也可以阻止敵人朝南邊的海港城市加地斯逃跑。

艾利帕平原的北邊及南邊都是小型的山丘，分別有羅馬軍及迦太基軍的陣營，中間是廣闊的平原，將成為戰場。

等待已久的迦太基軍首先挑起會戰，派士兵埋伏在平原。西比奧也命全軍下到平原佈陣待命。

西比奧佈陣完畢，但迦太基方面卻按兵不動。而西比奧也不下達開始戰鬥的命令。雙方對峙互看，直到太陽西下，但兩軍卻像經歷激戰後一樣，疲憊地回到各自的陣營。

第二天的情形也是一樣。接下來的二天仍是如此。迦太基軍方面是因為總司令官吉可涅一直無法下定決心，而西比奧則是完



艾利帕會戰當天的佈陣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全依照計算行事。

每天的戰場上不斷地重演著出兵佈陣，日落收兵回營的故事，而迦太基軍出兵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甚至到太陽完全升起，戰場上卻完全看不到迦太基兵的身影。

當天晚上，西比奧第一次命令全軍，明早天亮前，供應充足的早餐，整裝完成，準備上場。

第二天早晨，迦太基軍看到埋伏在戰場的羅馬軍大吃一驚，士兵在指揮官的催促下，連早餐也沒吃就急忙佈陣。來不及配置前線，只好把大象配在兩翼。其餘的陣容都和前一天相同。但是羅馬軍的陣勢煥然一新。

羅馬軍的中央是非主戰力的西班牙兵，羅馬的主力重裝步兵



分成左右兩邊，固定在西班牙步兵團側邊。

兩軍以這個陣形前進到相距八百公尺處，都下達攻擊的命令。

迦太基軍全軍一起向前攻擊，而羅馬軍正面受攻擊的只有中央的西班牙步兵團，左右兩邊的重裝步兵團以斜行的角度包圍。西比奧以最強的兵力攻擊敵軍最弱的部分，而且是採取攻守皆不易的側面攻擊。

戰況開始分出勝負，大象被輕裝步兵的箭射得亂衝，不聽使喚。狂怒的象群反而向後轉，踐踏自己軍隊的騎兵。

眼看迦太基騎兵陷入象群的混亂，羅馬騎兵開始攻擊，縱使是努米底亞騎兵，卻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整個艾利帕戰場上，兩軍的騎兵人數相當，但迦太基騎兵左右兩翼都配置在步兵團的後方，又被羅馬騎兵攻入。騎兵不同於步兵，只有當向敵突擊時，人馬一體的戰鬥力才能發揮至十全十美。艾利帕會戰上，羅馬軍的騎兵在這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日正當中，連位於後方的西比奧都知道迦太基軍士兵已疲憊不堪。迦太基軍從外到內一層一層被羅馬軍攻擊，最後迦太基軍團的主力只剩下非洲的傭兵團，左、右、前受敵圍攻，孤軍奮鬥。羅馬軍成功地將主戰力非戰力化，傭兵全部殲滅後，其餘的只能向後方逃命。

迦太基軍全軍覆沒，但羅馬軍不得不暫停追擊。原因是艾利帕平原正受到猛烈的雷雨襲擊。迦太基軍因此得以逃到山裡的僅約六千名士兵，但西班牙原住民的部分，人數則不得而知。總而言之，七萬四千名兵剩下不到六千名。

總司令官吉可涅和漢尼拔的弟弟馬構涅因為加地斯已被封鎖，只好往西邊的大西洋海岸逃命。只有馬西尼沙成功帶領努米

底亞騎兵衝出敵軍突圍，逃到加地斯。除了敵軍的三位將領沒能抓到外，艾利帕會戰的戰果幾乎可與坎尼會戰相提並論，雖然死亡人數還是不如坎尼會戰多。在坎尼一役，羅馬戰士多半是羅馬的公民兵。

西比奧派人送勝利的消息到羅馬，向哥哥魯奇斯報告，但西比奧人沒有離開艾利帕。西比奧並非考慮追擊吉可涅或馬構涅，而是想著其他的事情。二十九歲的勝利者派遣使者到加地斯，要和馬西尼沙和談。

西比奧這時的年紀與當年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時的漢尼拔相同，他想把戰場移至迦太基軍的根據地——非洲。

他首先考慮的是增強騎兵的戰力。要增加自己的騎兵，同時削弱敵人的騎兵，這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西比奧想到昨天還是敵人的馬西尼沙。他展開交涉的對象不僅限於馬西尼沙，也向努米底亞國王錫芳齊進行外交談判。西比奧回應錫芳齊的要求，祕密離開西班牙，前往現在阿爾及利亞的努米底亞領土。西比奧急需騎兵，而且是地中海世界中最強的騎兵。

這兩位努米底亞人向來與迦太基國關係深厚，不太可能馬上給西比奧具體的回答。王牌在握，至於是否出牌，最終還是由他們做決定。

西元前 206 年的冬天，除留下兩個軍團防衛西班牙本土外，西比奧帶著常年在外作戰的士兵經海路回國，這是四年來第一次回到羅馬。

（一）
（二）
（三）

西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末期

(西元前 205 年～前 201 年)



卷六

卷六



羅馬係採用少數統治的寡頭共和政體，並非有國王訂定政策、付諸實行的君主國，也不是個具備官僚體系的國家。在共和政體的羅馬，元老院是指導階層。經元老院同意，才可能有政策的實施。元老院內的勝負，取決於辯論。個人認為，拉丁語的特色在於簡潔明晰，是辯論的重要武器。即使是西比奧，他在戰場上雖運用側面攻擊，但在辯論場上則與其他羅馬菁英相同，選擇正攻法。現在，他正考慮改變對抗漢尼拔的路線。

他回到羅馬後，第一件事要求向元老院報告戰況。還有幾個月才滿三十歲的西比奧，沒有資格成為元老院議員。在元老院報告完畢後，西比奧並未要求為他舉行凱旋式。

這不是因為他在西班牙的戰果不足以慶賀，相反的，應該好好大肆慶祝一番。但是在共和政體下，只有執政官、前執政官、法務官、前法務官有資格指揮兩個軍團。西比奧被派往西班牙時只有二十五歲，這已是破例授與指揮權。完成稱霸西班牙的偉業後，西比奧也才二十九歲。如果以這個年紀就為他舉行凱旋式，那真是例外中的例外了。在重視長幼有序的寡頭政體中，這個舉動未免太刺激元老院。

西比奧只好自願犧牲象徵羅馬武將最高榮譽的凱旋式，但條件是元老院須在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 205 年時，認可他具有執政官候選人的資格。

擔任執政官的最低年齡是四十歲，第二年也才三十歲的西比奧，還差十歲。因此元老院對於認可資格一事表示有困難。

但在元老院之外，則呈現另一種風貌。雖然沒有凱旋式，但整個義大利都知道西比奧在西班牙的輝煌戰績。住在各殖民城市及同盟國的羅馬公民權所有人，都到羅馬來投西比奧一票，集合



的人數比往年都多。羅馬的選舉方式並非一人一票，而是一百人為一組，一組一票。在公民大會還沒召開前，就有所謂的「百人組」公開表示要把票投給西比奧。

元老院知道勢不可逆，因此認可西比奧的候選資格，而西比奧也以壓倒性的多數獲選為執政官。

但是當要決定新執政官西比奧的任職地點時，元老院對西比奧志願前往的地點表示不能同意。

經公民大會選出的執政官，不僅是羅馬的最高官職，同時也是軍隊的最高司令官。而兩位執政官的任職地點表面上是由抽籤決定，但事實上是由元老院決定司令官負責的戰線。

這是為了貫徹戰略上的政策，一般公民所組成的公民大會，缺乏戰略方面的專業知識及經驗，惟有由官職及軍職資深官員組成的元老院，才能作出專業的判斷。

西比奧要求元老院將自己派遣到北非，然而遭到法比烏斯強烈的反對。

羅馬在坎尼慘敗後，法比烏斯持續主張持久戰法。當時法比烏斯已經是七十歲高齡，德高望重。他從當初「堅持的男兒」變成「持久戰主義者」，甚至被稱作「義大利之盾」，擁有相當的權威，也受到敬重。羅馬元老院有「首席」的制度，擁有第一發言的權利，法比烏斯一直是元老院議員的「首席」，他的發言在元老院引起一場論戰：

「在廣場上散佈著一種流言，說我是因為忌妒這個年輕人的輝煌戰果，所以才持反對意見。他的年紀比我的兒子還小，我怎麼會和他計較這些，我完全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著想。」

既然當上執政官，首要任務就是除去在義大利本土上的漢尼

拔，而不是跑到北非去。你不能保證在進攻北非之後，漢尼拔就會回到北非去。」

接著，法比烏斯舉例說明，他說雖然把漢尼拔趕到「長靴的尖端」，但漢尼拔的危險性並不因此減少，從迦太基本國來的補給仍不間斷。果真，第二年漢尼拔的弟弟馬構涅率領支援船隊從傑農華登陸，證明老法比烏斯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法比烏斯繼續說：

「各位年輕人，也許你們不清楚。在第一次布尼亞戰役時，執政官雷古拉斯曾經歷遠征北非失敗的痛苦，我們在非洲沒有同盟國，我不希望你們重蹈覆轍。漢尼拔在義大利沒有補給也撐這麼久，如果回到非洲，在支援充足的母國作戰，將會是如何的一種情況，你們好好地想想。」

我們讓年輕的西比奧當選執政官，是為了羅馬與義大利，不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野心，羅馬不是個需要英雄的國家。」

很可能成為英雄的格拉古及馬爾喀斯都已戰死，在梅他吾隆會戰的勝利武將涅歐擔任沒什麼權限的財務官，未能留在前線，他離開戰場也有一年的時間了。這一切的安排都是為了讓西比奧擔任執政官，可說是相當的讓步。

法比烏斯認為要把漢尼拔趕出義大利，只是時間的問題。最後他表示：

「首先第一要務是讓義大利恢復和平，至於進攻非洲是其次的事了。」

元老院原本就瀰漫著反西比奧的氣氛，這下子因為法比烏斯的發言，幾乎是更為確定。西比奧要求發言，他走到議場中央，



以尊敬且謹慎的口氣，明快地說出他的重點。

「法比烏斯及所有議員們，個人不相信法比烏斯反對我去非洲是出於忌妒，我對他的偉大十分敬重。」

個人認為我雖然年紀輕，但戰場經驗豐富，目前的成功並不表示可以永遠成功。必要時應有所改變。現在就是應該改變的時候了。」

的確，現在正是機會來臨的時候，那一年，不僅完成稱霸西班牙的偉業，也與馬其頓王國和談。之前，馬其頓遲遲未能突破羅馬的封鎖，無法登陸義大利與漢尼拔共同戰鬥，最後馬其頓還是選擇了與羅馬和談。

但那一年在義大利的戰線，欲振乏力。雖有兩位執政官投入，但一直沒有進一步的突破，漢尼拔仍在卡拉布里亞待了一年。西比奧繼續說明：

「五年前，就是在這個議場中，允許將我派往西班牙。為何今天還要以年齡的問題而提出反對？今天的局勢比當時還要艱困，當時父親及叔父在西班牙戰死，西班牙戰線一敗塗地，但經過幾年後，各位不是都承認我在西班牙的成績了嗎？」

過去是迦太基向羅馬挑戰，從現在起應該是羅馬向迦太基挑戰。漢尼拔在義大利的所作所為，羅馬人也要在非洲還以顏色。直搗敵穴的效果，大家都可從漢尼拔身上看到。

另外，漢尼拔才四十一歲，要等待他消耗殆盡，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接著，三十歲的西比奧對著七十歲的法比烏斯說：

「法比烏斯，我會如你所忠告的，與漢尼拔對決。只是地點是由我來選擇，並非等著漢尼拔出現。要對抗漢尼拔，只有

靠會戰。整個迦太基就是我們的戰利品，而不是半毀狀態的卡拉布里亞地方。」

頓時元老院內的空氣變得十分詭異，站在法比烏斯立場與站在西比奧立場的議員各佔一半。

這兩半並非貴族對平民的二分法，法比烏斯家族及西比奧所屬的克勞狄斯家族都是羅馬的名門貴族。這兩半象徵舊世代與新世代的不同，法比烏斯獲得年長者的支持，而年輕的議員則贊成西比奧的想法。

這些年長者並非頑固，如果是一般人到了這個年紀可能是身體衰弱，精神狀況不佳；但他們多半擁有輝煌的戰場業績，是優異的長輩。他們頑固的不是年紀，而是執著於成功。即使狀況改變，需要改革，他們對於曾經創下的成功十分堅持，執著於過去所選擇的方式。改革要能成功，必須有優秀的才能，同時沒有過去成功的包袱。通常年輕人容易做到，因為新世代沒有被過去成功模式牽絆，反而勇於進行全面性的改革。

法比烏斯徹底執行持久戰法對抗漢尼拔，把漢尼拔趕到「長靴的尖端」，是維持今日羅馬生存的第一功臣。當然他會反對西比奧的意見。

雖然如此，法比烏斯以及他支持者的想法並未完全失去彈性，他們了解要打開卡拉布里亞地方的僵局，必須殺出一條血路出來。最後，在既不傷年長者的面子，又讓年輕一輩的改革想法能夠達成之下，提出了折衷的方式達成共識。

將西比奧派遣到西西里。西西里是羅馬的屬省，如此就符合執政官任職地點須留在國土的規定。同時允許西比奧在第二年，



如果因為國家的需要，可前往非洲。

西比奧並未獲得在首都召集兩個軍團的權利，他只能在西西里當地募集志願兵。這意味著西比奧未取得執政官應擁有的正規兵指揮權，而且遠征非洲也不是受正式承認的軍事行動。倘若遠征失敗，責任不在於元老院，完全由西比奧一個人承擔。

一般來說，應該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但西比奧接受了。不等西元前 205 年的春天來臨，三十歲的執政官就朝西西里出發了。另一位執政官里奇紐斯則被派往卡拉布里亞地方對抗漢尼拔。那一年，羅馬投入的兵力共十八個軍團，較前一年少了兩個軍團。最艱困時曾經同時有二十五個軍團投入戰場，相較之下，有些今非昔比的感覺。將漢尼拔趕到「長靴的尖端」的這個時期，的確是改變戰略的好時機。

西元前 205 年，提早抵達西西里的西比奧，趕緊展開編組軍隊的工作。

元老院認可了七千名志願兵的費用。西比奧在西班牙的戰績發揮了吸引士兵加入的作用。而元老院的「冷淡待遇」也發揮功效，無論是羅馬公民或是同盟國公民，反而因此同情三十歲的武將，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沒有多久，西比奧就召集了六千二百名步兵及三百名騎兵。其中有許多是曾與西比奧在西班牙共同作戰，解甲歸田的老戰友。

此外，許多支援遠征非洲的物資陸續寄達，不少是從「羅馬聯盟」的同盟城市所寄來的。光舉托斯卡那地方的例子，阿里佐願意提供小麥、標槍五萬支，維爾提拉願意提供建造船隻用的木材，塔爾庫尼亞願意提供帆布，皮歐比諾願意提供鐵等。這些物

資對經費拮据的西比奧來說，十分珍貴。三十艘軍船滿載六千五百名士兵及大量物資，在西比奧之後隨即抵達西西里。

原本在西西里就有兩個軍團駐屯，他們是坎尼會戰的殘兵，派他們駐守坎尼作為處罰，也一直不許他們返鄉，長期駐守在西西里。但之後在馬爾喀斯的領導下，進攻敘拉古，一掃敗兵的自卑，反而變成超級的資深戰士。在十年後，他們迎接西比奧這位新的司令官。

西比奧也曾出現在西元前 216 年坎尼會戰的現場，他新婚妻子的父親執政官艾米里斯·保羅，在當時是坎尼會戰的執政官，會戰中壯烈成仁。這些自稱「坎尼軍團」的超級戰士，當然是以特別歡欣的心情迎接年輕西比奧。

義大利本土的志願兵加上「坎尼軍團」，西比奧尚嫌不足，但已經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西比奧將自己定位為西西里戰線的指揮官，同時也是屬省西西里的最高統治者。

西西里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成為羅馬的屬省，六年前經馬爾喀斯的進攻後，將敘拉古納入屬省的版圖。屬省沒有自治權，須繳交收入十分之一的稅，沒有提供兵力的義務。土地收歸羅馬國有，因此農民須向羅馬租借耕地。「羅馬聯盟」的同盟城市，與屬省的情形又不相同。

西比奧將沒收的土地交還給屬省省民，至於是全數歸還或只是還給一部分有力人士，那就不得而知。總之，西比奧採用獨斷但不違法的手段，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革。西西里人免除繳交耕地租金，因而對西比奧充滿感激，開始有自費願意加入軍隊者。西比奧的軍隊因此增加至二萬五千名士兵及一萬二千名船員。

把西西里人的東西還給西西里人，除了使士兵人數增加外，



最重要的還是將西西里變成一個補給基地。要成功遠征非洲，確保一個近距離補給基地之間的補給線是不可或缺的。

西比奧也不忘對各地前來的士兵施予訓練，這是一隻混合軍，必須加以組織、訓練，才能上場打仗。他以當初在西班牙的那一套訓練課程，將這些老兵、新兵、志願兵，變成他要的戰士，以發揮他想要的戰術。

除了訓練軍隊外，三十歲的執政官也不忘進行蒐集非洲情報的工作。西西里距離迦太基很近，有不少居民對非洲很了解。西比奧在夜裡與他們交談，了解非洲的情形。並派副將雷力吾斯到迦太基以外的北非沿岸，蒐集第一手的資料。此外，他也與努米底亞的錫芳齊及馬西尼沙聯繫，想借重努米底亞騎兵。

西比奧充分發揮他掌握先機的長才，準備遠征非洲。

西比奧得知卡拉布里亞地方的海港城市羅庫力是迦太基本國補給船隊支援漢尼拔的重要海港，立刻派出三千名兵攻下羅庫力，等漢尼拔趕到時已來不及。羅馬十年來首次收回羅庫力的制海權，也使得羅馬對在「長靴尖端」漢尼拔的包圍網更加緊密。

閃電作戰收回羅庫力，也間接刺激了元老院內的年長派。未經元老院同意即派兵前往非責任區域，涉嫌違反規定，因此元老院派遣調查團前來，西比奧當然也覺得有些歉疚。元老院方面雖有批評，但沒有壓力。相對於執政官里奇紐斯帶著四個兵團對抗漢尼拔，卻毫無戰果可言，元老院對西比奧自然不好多加責難。

第二年，西元前 204 年，西比奧被認可具備前執政官的資格，握有絕對指揮權，率軍從西西里西岸的馬爾沙拉出發。帶著四百艘運輸船、四十艘軍艦、二萬六千名士兵及其四十五天的糧食和水。其中十五天的糧食是現成可立即食用的。

以現在的船隻從馬爾沙拉到突尼斯需要八小時。二千二百年前的技術，只要是順風，大概一天一夜可以抵達。

自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以來，這個海域的制海權一直掌握在羅馬手中。然而風向無關制海權，原本以迦太基首都的西方為目標，但抵達的地點卻是迦太基首都的東方，幸好迦太基的港灣很寬闊，而迦太基艦隊也沒有出動挑起海戰，不影響原定計畫。迦太基人看到久違的羅馬大軍只會慌張失措，西比奧在迦太基第二城市尤蒂卡(Utica)附近登陸。

儘管全軍平安登陸，但卻有一堆烏龍事等著西比奧。

努米底亞王錫芳齊正想接受西比奧提出的結盟之際，卻又決定向迦太基靠攏。在西班牙吃了西比奧敗戰的吉可涅武將，將女兒許配給努米底亞王馬西尼沙，想運用懷柔政策，但這位絕世美女最後卻嫁給錫芳齊。

西比奧原本也寄望馬西尼沙，但馬西尼沙在他父親死後，王國遭錫芳齊侵略奪去，不僅賠了夫人，王位也丟了。

優秀騎士的產地努米底亞，雖然原本就分裂為兩個國家，但現在其中一國名存實亡，勝利的這一國又偏向迦太基這邊。

只有二百騎隨從的馬西尼沙，出現在西比奧的眼前，仍然像一匹沙漠中的狼一般精悍，直視著西比奧說：

「二年前你希望和我結盟，但現在我能提供的只有我自己了。」

西比奧心底暗暗吃驚，但不顯露出來，他以一貫的笑容回答：

「有你就足夠了。」

剎那間，三十四歲的努米底亞人與三十一歲的羅馬人間，產生了男人間的友情。

西比奧並未將這個只帶了二百騎的馬西尼沙當作外人，之後



西比奧的戰略都是以西比奧、馬西尼沙及雷力吾斯這三位三十出頭的武將為主軸，共同作戰，這也是西比奧與只信任親友的漢尼拔最大的不同點。

西比奧公開宣稱他以漢尼拔進攻義大利的手法，進攻非洲；但第一年的戰果卻與漢尼拔大不相同，可謂乏善可陳。花了四十天才攻下迦太基第二城市尤蒂卡，馬西尼沙指揮的騎兵隊在周邊燒殺掠奪，但稱不上是戰鬥。

沒有具體戰果的最大原因，在於迦太基方面沒有什麼迎擊的行動。對沒有兵役的迦太基人而言，戰爭就是在西西里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而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是漢尼拔率兵到義大利，或是在西班牙進行，一般的迦太基人根本不清楚什麼是戰爭。這份幸運也讓迦太基不懂得處理危機，更不知如何因應；直到知道羅馬軍登陸後，才慌慌張張整編軍隊，但也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最後在西元前 204 年的秋天成軍，由吉可涅的三萬三千名傭兵及錫芳齊的六萬名努米底亞軍共同組成，而具體的戰鬥要等到第二年才會展開。

然而羅馬的元老院把焦點集中在北義大利，因此沒有注意到西比奧在北非貧乏的戰果。

迦太基政府眼看制海權操控在羅馬手中，不太可能支援在南義的漢尼拔。但在西元前 205 年的秋天，迦太基政府派遣援軍從羅馬海軍監控之外的傑農華登陸義大利。此外，漢尼拔弟弟馬構涅帶著一萬四千名兵及大象，預定在西元前 204 年的春天南下義大利，與哥哥漢尼拔會合。

元老院得知這個消息，與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入侵時一樣，

進入備戰狀態，由一位執政官及兩位法務官率六個軍團北上。但是此時與西元前 207 年漢尼拔入侵時的情形不同，高盧人眼見迦太基在義大利的勢力衰退，不願加入馬構涅的軍隊。雖然迎擊馬構涅的三名羅馬武將都是泛泛之輩，但因為馬構涅的軍隊未如預期強大，馬構涅負傷，只好撤退回到傑農華。

停留在卡拉布里亞地方的漢尼拔，完全沒有什麼動作。羅馬軍雖未接近，但漢尼拔一步也沒踏出。

終於還是因為非洲這條戰線，才打破這僵局。

漢尼拔是在西元前 218 年進攻義大利，當時的西比奧只有十七歲。漢尼拔完全主導戰役的時期為西元前 218 年至前 210 年這八年間。西元前 210 年時，西比奧正值二十五歲，可見西比奧及他的副將雷力吾斯的世代是在漢尼拔壓倒性的影響下長大的。

原本羅馬的武將是經由公平戰鬥下產生，透過公平戰鬥而獲勝者，才是值得誇耀。然而漢尼拔教導了羅馬人可以策略取勝，即使是公平競爭，結果輸了就什麼都不是。最直接吸收到這樣資訊的就是西比奧這個世代的羅馬人。

有「柯爾涅留斯陣地」之稱的羅馬冬營地，僅與迦太基、努米底亞聯軍的冬營地相距十公里。

如果春天來臨的話，戰鬥就將開始。西比奧軍有二萬六千名兵，迦太基、努米底亞聯軍有九萬三千名。三十一歲的羅馬新世代決定善用冬季的自然休戰期。

西比奧在稱霸西班牙時，就曾向努米底亞的錫芳齊提出與羅馬結盟的邀請。也配合錫芳齊的要求，前往阿爾及利亞與他密談，



但沒有具體結果。而今錫芳齊效忠迦太基旗下，與羅馬軍相距只有十公里。

西比奧曾向錫芳齊表示要再次和談，暗示錫芳齊能否擔任羅、迦兩國間的中介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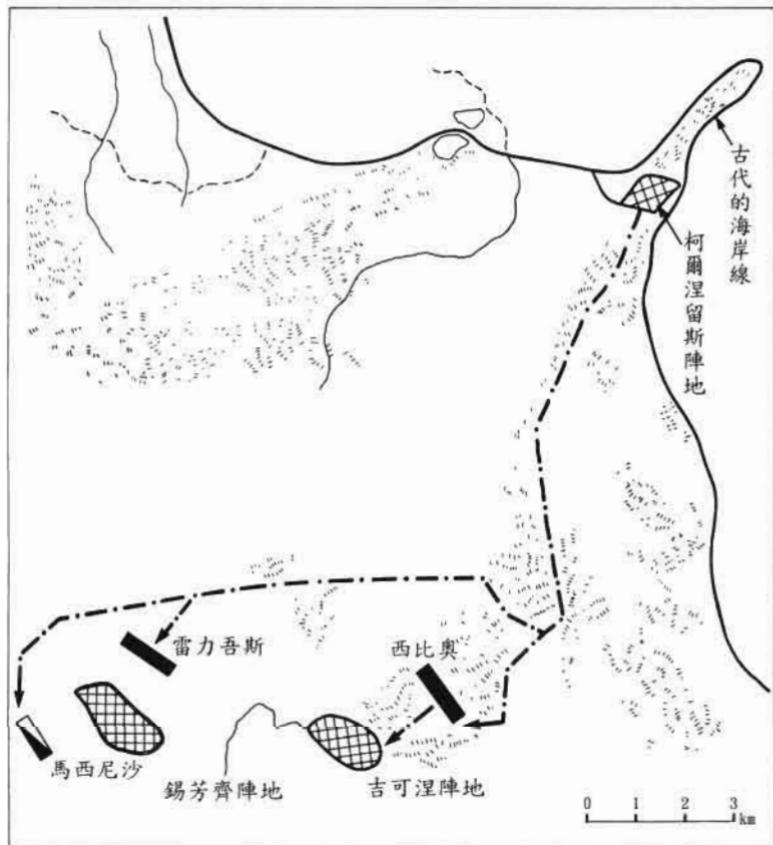
錫芳齊因為妻子的關係，投靠迦太基這邊，他趕出馬西尼沙，成為努米底亞的國王，但參戰對他本身並不利。錫芳齊取得美女與國王王位後，也希望擔任強國迦太基及強國羅馬間的仲裁者。

錫芳齊接見西比奧派出的使節後，立即向二公里外的吉可涅傳達西比奧的意願。在艾利帕會戰被西比奧打敗的吉可涅，雖然接受政府命令出陣，但其實不想與西比奧打仗。錫芳齊在得到吉可涅的同意後，挑起中間協調的任務。

努米底亞王所提出的和談內容，包括西比奧從非洲撤退，漢尼拔同時也從義大利撤出，今後羅馬與迦太基互相尊重主權，重新建立關係等。

看來十分妥適的內容，即使迦太基同意這份和約，但羅馬不見得願意簽署。歷經十五年戰爭的羅馬，國土有一半被戰火洗禮，犧牲的士兵在十萬人以上，而至少有十名以上的司令官在戰爭中成仁，實在很難同意這樣的和談。但西比奧並未立即加以拒絕，他告訴錫芳齊，他想派出使節進行交涉的事宜。

西比奧的使節開始奔走於努米底亞軍的冬營地及「柯爾涅留斯陣地」之間，錫芳齊相信西比奧有誠意要和談，而他也懇切應對。西比奧以將官級的貴族為使者，並派有隨從及馬伕，但他們不是真的隨從及馬伕，而是身經百戰的將官及百人隊長穿著奴隸的衣服。



西比奧的奇襲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交涉的期間很長，事實上是故意拉長。進行和談交涉的期間等於是休戰，無須擔心敵人會進攻。且交涉時間愈長，使節往來次數愈頻繁，打扮成隨從反馬佚的戰士也就更能仔細觀察敵營的狀況。使節當然必須進入國王的營帳內談話，但隨從反馬佚可在談話的時間內在敵營中自由走動。錫芳齊也以為他們是一般的隨從馬佚，因此沒有加以約束。

如此度過了冬天，春天來臨。西比奧也對敵軍的狀況有了全盤的了解，送出最後一次的使節，讓他代轉一封信。信的內容大致是表示他個人傾向於同意和談，但由於作戰會議的將官們多數不贊成，因此和談的交涉不得不中止。接著便展開延續前一年攻擊尤蒂卡的行動，但只投入三分之一的戰力，主要是為了不想引起吉可涅及錫芳齊的注意。

西比奧、雷力吾斯及熟悉地形的馬西尼沙三人擬訂了夜襲的計畫，其他的將官直到行動當天的下午才知曉。

攻擊尤蒂卡的軍隊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留駐軍營，其餘分為第一軍及第二軍。西比奧率領第一軍，夜襲迦太基軍。雷力吾斯及馬西尼沙率第二軍，攻擊努米底亞陣營。

夜間的突擊決定由第二軍以火把首攻，因為努米底亞陣營地多以木材及蘆葦搭建，都是易燃之物。當藏在暗處的西比奧軍看到火光時，再開始攻擊迦太基營地，兩個陣營之間雖有二公里的距離，但都位在平原上，視線良好。

羅馬軍將日落到日出的時間，劃分為四個時段，崗哨輪值四次。每一哨輪值的時間約為三小時，因此夜間時間的計算方式為第一哨、第二哨、第三哨及第四哨。決定夜襲當晚，總司令官西

比奧決定於第一哨及第二哨間的交換時間，也就是大約晚上九點左右，下令集合所有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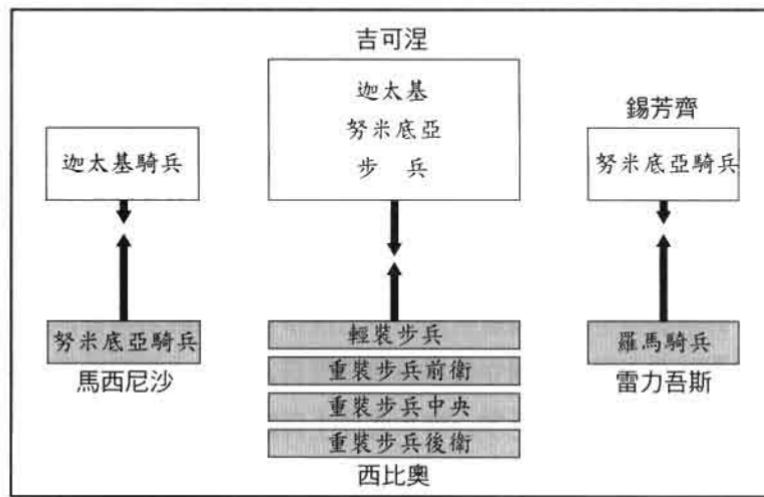
時間一到立即出發，剛開始全軍一起出動，到半路才分為兩邊。雷力吾斯及馬西尼沙所率領的第二軍在第三哨結束時到達努米底亞陣營，約為半夜三點，立即展開包圍敵營的工作。

四面八方來的火把，使得木材及蘆葦搭成的軍營立即燃燒起來。由於各個營帳間的距離很近，火苗竄升得很快，馬上延燒開來。努米底亞士兵以為發生火災，也沒帶兵器就跑出兵營，逃到營地的柵欄之外，遇到守候多時的羅馬兵，又往軍營裡跑。在羅馬兵及火焰兩面夾攻之下，努米底亞士兵陷入極度混亂，有的被羅馬兵的標槍刺中，但有更多士兵是被自己的同袍踩死。努米底亞王錫芳齊的陣營地，當時有六萬名兵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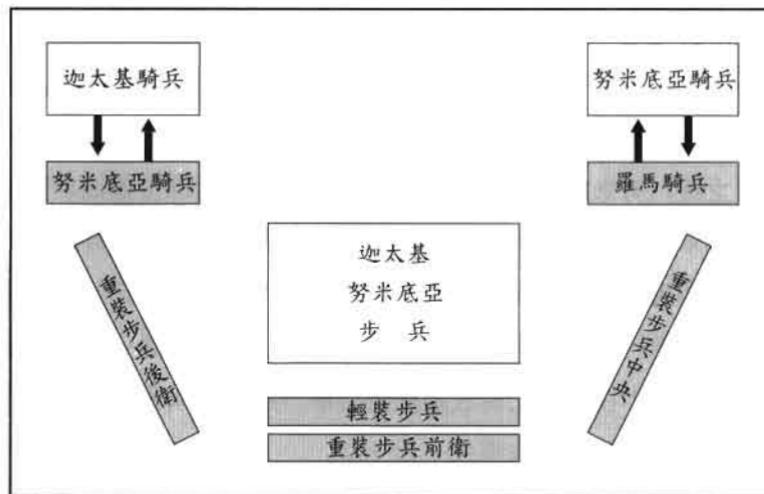
西比奧率領的第一軍及迦太基軍陣營地的士兵都注意到努米底亞陣營地起火燃燒，但迦太基軍剛開始也以為是失火，等到登上陣營地的柵欄一看，才發現事態不妙。但是沒多久，迦太基軍營也陷入火海。

之後，努米底亞軍營所發生的事情在迦太基軍營重演。迦太基、努米底亞兩軍營共有三萬人死亡，但吉可涅和錫芳齊兩位司令官成功逃出；吉可涅逃回首都迦太基，錫芳齊帶著兵回到努米底亞的領地。被火焰及羅馬兵夾殺的士兵們，向蜘蛛一樣四處逃逸。因為是半夜，西比奧放棄繼續追擊。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夜襲行動，羅馬軍方面未損失一兵一卒。

在初春吃了敗仗的迦太基軍，想捲土重來。當初四散逃亡的士兵又重回軍隊，四千名從西班牙來的傭兵也乘船抵達首都，迦太基軍合計有三萬名兵。再次邀請努米底亞王參戰，錫芳齊也答



會戰（第一階段）■ 羅馬軍 □ 迦太基軍



會戰（第二階段）

應率軍加入，不過人數上不如前次來得多。

初夏時，迦太基軍及努米底亞軍，在努米底亞王國附近的內陸平原上會集。在努米底亞王國附近集合的主因，是錫芳齊鑑於西比奧夜襲的慘痛經驗，有些猶豫是否參戰，再次指揮迦太基軍的吉可涅只好以強大軍勢讓他有些信心。

西比奧知道敵軍會集的消息後，未等敵人攻來便開始行動。雖然羅馬軍的人數不到敵軍的一半，但西比奧抱著一決勝負的信心。

兩軍的陣形完全是按照既定戰法排列，但開打後，只有錫芳齊和吉可涅按既定戰法作戰。

所謂既定戰法就是以輕裝步兵為先鋒，接著是騎兵的猛攻。但是錫芳齊所率領的騎兵卻敗下陣來，又遭到追擊，影響到迦太基及努米底亞聯軍的步兵團，步兵的兩邊形成空洞的狀態。

西比奧見狀，下令步兵開始攻擊，這批在西西里接受良好訓練的步兵，以整齊的隊形開打。

輕裝步兵及重裝步兵的前衛夾攻敵軍的中央，重裝步兵的中央包圍敵軍步兵的右側，重裝步兵的後衛包圍敵軍步兵的左側。敵軍的步兵受到三方圍攻，動彈不得，無法發揮。西班牙來的四千名傭兵全被殲滅，步兵的屍首堆積如山。

迦、努聯軍的騎兵戰力雖然優異，但沒有機會與敵軍的騎兵對戰，更談不上包圍作戰了。吉可涅及錫芳齊成功地從後方敗走，吉可涅逃回首都，錫芳齊逃回努米底亞。

當天，西比奧繼續追擊。雷力吾斯與馬西尼沙所率的羅馬軍騎兵，追擊錫芳齊，進攻努米底亞境內，俘虜了努米底亞王。

之後，依西比奧的命令，兩人停止追擊行動。但馬西尼沙想



趁機奪回努米底亞王國，努米底亞王國首都的城門大開。

馬西尼沙進入王宮，見到錫芳齊的王妃——索芳妮，她曾經是馬西尼沙的未婚妻。馬西尼沙毫不猶豫立即與她結婚，他現在已經不是沒有王國的國王了。

馬西尼沙回到軍營，西比奧正等著他。西比奧雖然向他祝賀收復王國，但不同意他與敵人的王妃結婚。三十二歲的羅馬武將對著比他大三歲的好友說：

「錫芳齊背叛與我之間的和談，投靠迦太基，是我羅馬軍的罪人，必須帶回羅馬。他是羅馬的東西，包括他的所有東西都屬於羅馬，索芳妮也不例外，我要護送她回羅馬。但是，如果她變成你的妻子，我沒辦法如此對待她。」

馬西尼沙不發一語地離開，交給使者一封信及一瓶隨身帶著的毒藥，送去給索芳妮。

信上寫著：

「保護妻子是丈夫的首要義務，但我卻無法盡到，只好盡我第二義務，讓我的妻子不會遭到不幸，將它與此信一起帶上。」

索芳妮把信讀完後就喝下毒藥，她只說，這是丈夫給我的結婚禮物。

西比奧為了給他的好友打氣，召集所有的士兵，公開宣佈馬西尼沙為努米底亞國王，而努米底亞將成為羅馬的同盟國，並把自己用的執政官紅色外袍送給他。

元老院及公民大會聽取西比奧的報告後，認同他的做法，並慶祝羅馬在非洲地區第一個同盟國的誕生。錫芳齊在西比奧的護送下回到羅馬，他住在義大利的一個小城市，在監視下度過餘生。

迦太基第一次在自己領土內吃了敗仗，全國陷入混亂。政府內部的意見分歧，沒有一致的方針。

一部分人主張積極作戰，出動艦隊攻擊羅馬軍艦。

一部分人主張整修首都外圍的城牆。

另一部分人認為應該與西比奧和談。

也有人大聲疾呼召回漢尼拔，對抗羅馬軍。

結果並未選擇某一種方針，而是四種方法併行。此時的季節，已進入秋天。

迦太基本國派使節送出政府的公文，命令在南義庫洛得的漢尼拔及在北義傑農華的馬構涅回國。

同時派遣使節告訴西比奧，迦太基想與他進行和談。西比奧經過一天的思考後，列出幾項和談的基本條件，要使者帶回，如果迦太基政府能夠同意這些基本條件，才願意開始談判。西比奧提出的條件包括下列幾項：

一、羅馬承認迦太基的獨立自主及自治權。

二、在義大利及阿爾卑斯山以南高盧地方的迦太基軍，全部撤退（這當然包括漢尼拔兄弟必須撤退的意思）。

三、完全放棄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既得利益。

四、承認馬西尼沙的王國，尊重其主權。

五、除保留二十艘軍艦外，其餘皆交給羅馬。

六、談判期間，迦太基提供軍糧給在非洲地區羅馬軍。

七、支付賠償金五千羅馬幣給羅馬。

從這些條件看來，當時西比奧是真心想要與迦太基進行和談。他遠征非洲的目的就是要漢尼拔從義大利撤離。戰鬥，尤其是在平原上的會戰，即使事前準備再周密，仍是一種賭注，而對抗漢



尼拔不能憑藉賭注。從以後他的言行中我們也可以得到證實，西比奧是個計算精密、事前充分準備的武將，絕對不會輕舉妄動。

復仇對他來說沒什麼意義，曾經是敵人的馬西尼沙都可以變成好友。五千羅馬幣通常是以三十年或五十年的期間分期償還。迦太基本國光是經營農地的收入，一年就有一萬二千羅馬幣，要支付這筆賠償金並不困難。問題最大的只有一項，只能保有二十艘軍艦，等於是實質上瓦解迦太基海軍的條款。

迦太基政府內部的討論如何不得而知，但採取邊打邊談的迦太基政府，接受所有的條件，因此羅馬與迦太基在和談的前提下進入休戰狀態。

馬構涅接到返國命令，已乘船從傑農華出發返回迦太基。但之前重傷未癒的馬構涅，在船隊接近薩丁尼亞島時，不治身亡。但其餘的士兵皆平安回到迦太基。

漢尼拔也接到返國的命令，當時他四十四歲，進攻義大利以來已經過了十六年。可惜沒有任何文獻記載漢尼拔接到命令時，是如何的心情。

由於沒有任何文獻記載漢尼拔個人的軼事，生在後世的我們，實在很難捕捉到這個男子當時的表情。同時，也沒有文獻記載那些跟隨他十六年的士兵們是如何看待這位武將，僅僅有一個地方提到。歷史學家李維斯參考漢尼拔隨行記錄者錫連納所寫的作品中提到，敘述如下：

「他默默承受寒冷與酷熱，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他一個人必須處理的事情太多，說他睡覺，不如說是利用零碎時間休息。對他而言，晝夜沒有什麼不同，睡眠與休息的意義也沒

有什麼區別。

士兵們經常看到的是在樹蔭下裹著披風就睡的漢尼拔，士兵們經過漢尼拔身旁時，皆小心翼翼地走過，注意不要發出武器的聲響。」

漢尼拔在西班牙時曾與一名原住民部族長老的女兒結婚，生下一個兒子。在進攻義大利後，幾乎不近女色。一直是勝利者的他，不管他要或不要，身邊是不可能欠缺女人的。

在羅馬軍成功斷絕補給線的策略下，漢尼拔在十六年間只獲得兩次補給，在這段期間內，他是如何維持三萬的兵力呢？

原本在普利亞地方時，由於當地盛產小麥，情況還好。但是到了「義大利的鞋尖」，究竟是如何飲食度日的，至今仍是謎團，沒有歷史學家能夠解答。卡拉布里亞地區位於山區，即使是現在，仍是義大利最貧瘠的地方。雖有庫洛得或羅庫力等希臘殖民城市海港，但制海權在羅馬海軍手中，斷絕了通商往來。光靠掠奪附近的城市及農村，實在很難讓三萬名士兵餬口。

除了有一次遭羅馬軍攻擊，四千名士兵投降外，其餘士兵完全全忠誠地跟在漢尼拔身邊。

漢尼拔所率的軍隊是由非洲、西班牙、高盧等地的傭兵所組成，士兵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在羅馬軍節節逼近下，物資不足，當然很難發出酬勞。漢尼拔的士兵是傭兵，不像羅馬的公民兵，服兵役是義務。但為何他們甘心留在發不出薪水的司令官之下呢？

漢尼拔基本上是個較為閉塞的人，也不會與士兵打成一片，和心胸開放、不拘小節的西比奧不同。

那麼，傭兵們為何願意追隨高傲的漢尼拔呢？

馬基維利對此曾作出一番評論，他認為士兵們對漢尼拔嚴峻



的態度心生畏懼；同時，當這位天才的武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時，士兵們產生一種不能割捨的感情。因此當漢尼拔好不容易休息時，士兵們都不敢驚動他。

優秀的領導者不只是有優秀的才能，他還讓被領導者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持續的人際關係必須是互動的，光是單方向的關係，則無法久存。

漢尼拔受命返國前，曾站在庫洛得南方的一個神殿前。這一帶的希臘裔居民信仰虔誠，在這個神殿供奉女神希拉，現在仍有一根圓柱。在古代這是以美麗出名的神殿，在天青海藍的襯托下，白色的神殿展現希臘人的美感。

接受返國命令的四十四歲迦太基武將，命令屬下將刻有文字的銅板，鑲在神殿祭壇旁的牆上。

銅板上刻著漢尼拔從西班牙出發後的所有戰果。後世出生的我們，可得知從他走出西班牙時軍隊的士兵人數、渡過隆河時的士兵人數，乃至於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時的兵力狀況。五十年後，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造訪此地，讀了銅板上的文章。有趣的是，羅馬人對漢尼拔恨之入骨，為何還讓這塊銅板保留了五十年？我更感興趣的是，這塊銅板上所使用的文字。

根據波力比維斯的記載，這塊銅板分為兩半，一半是以迦太基的官方文字——腓尼基文寫成，另一半是以希臘文寫成，兩邊的內容相同。波力比維斯是希臘人，所以閱讀沒有問題。但為何不是以拉丁文寫成，而是以希臘文寫成呢？

拿破崙遠征埃及時發現「羅傑達石」，上面有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民間用的文字及希臘文三種文字，因此以解讀古埃及象形文

字而出名。這塊「羅傑達石」是西元前 196 年製作的，而漢尼拔的腓尼基文與希臘文併記的戰績銅板是西元前 203 年寫成，兩者僅相差七年。

在「羅傑達石」上刻字的人，並非為了讓後世解讀象形文字而加上希臘文，我認為當時的希臘文，應該相當於今天的英文。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雖稱霸天下，但文化上卻反被希臘侵略。西元前一世紀時，拉丁文已發展得十分健全，但羅馬人仍是個雙語的民族。當時的羅馬人是世界的統治者，但並未強制要求住在希臘圈的被征服民族學習拉丁文，反而是他們熱中於學習希臘文。

再回到漢尼拔時代的故事，在那個世代出生的羅馬元老院議員彼德，曾寫下羅馬人所稱「漢尼拔戰爭」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戰史。他的著作可說是第一部羅馬人寫的歷史，他不是使用自己的語言——拉丁文寫成，而是以希臘文寫成。就像日本人的研究學者以英文發表論文一樣。

漢尼拔在沒有成功打倒羅馬，必須離開義大利時，將他從二十九歲到四十四歲間的豐功偉業，以腓尼基文及當時的國際語文希臘文記下，遺留給後世。也許我們可從這塊現在已經消失的碑文上，體會出一點點四十四歲漢尼拔的心情吧！

漢尼拔只帶了一萬五千名兵回到迦太基，其中八千名是他從西班牙帶去的二萬六千名士兵，與漢尼拔一起奮鬥十六年後，最後剩下八千名。另外的七千名是在南義當地的士兵，都是最精銳、最忠誠的士兵。

其他的士兵因害怕受到羅馬的報復，央求漢尼拔帶他們走，甚至攀在船緣上不肯放手，漢尼拔不得已命令士兵射箭驅離。



船從庫洛得出發，從船上望著佇立在海崖上的白色大神殿，漸漸從水平線上消失。將要四十五歲的漢尼拔，是以怎麼樣的心情眺望這座神殿的，沒有史料記載，或許他根本沒看也不一定。

首都羅馬同時接到從北義及南義傳來漢尼拔兄弟已撤離義大利的消息，羅馬各地一片歡欣鼓舞。神殿裡擠滿前去祈禱感謝神明的民眾，而前往法比烏斯家中祝賀的元老院議員也絡繹不絕。

這位在羅馬最險惡的時期、堅持持久作戰的老將，在得知漢尼拔撤離後的一個月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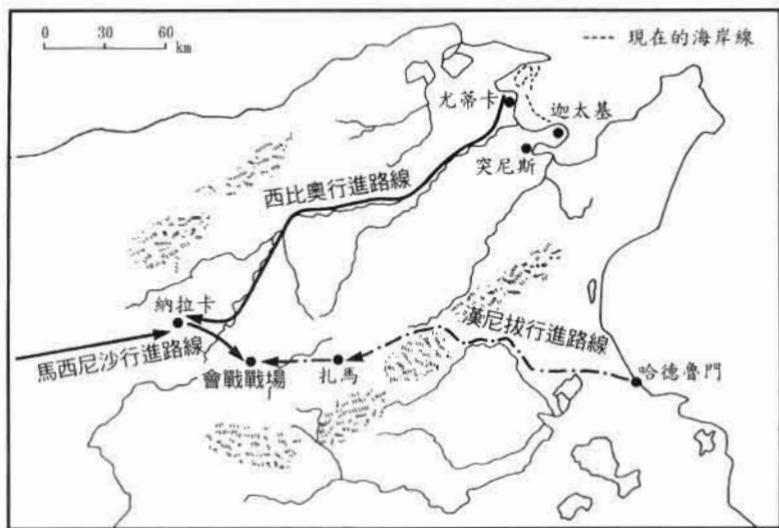
扎馬——第八回合戰役

西比奧提出的羅、迦和談條件，獲得元老院及公民大會的認可，只要迦太基長老會議同意，和談就可以成立。這段期間，西比奧堅守休戰原則，沒有任何軍事行動。

但休戰期間發生一起事故，羅馬的補給船艦遇到暴風雨，在迦太基首都外海四十公里處避風，迦太基人奪下這個船隊並拖回港內。西比奧得知後，立即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歸還。長老會議正在討論此事時，漢尼拔抵達迦太基的消息傳到。

為避免羅馬海軍的阻撓，漢尼拔在迦太基南方的哈德魯門上岸，馬構涅也在同一時期從迦太基港回國。

這也是迦太基人的強悍，長老會議決定不理睬西比奧的抗議及要求，誰也不願意提和談的事。西比奧見此形勢，知道戰爭隨時都可能會爆發。



迦太基周邊圖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漢尼拔在哈德魯門過冬，但馬構涅暗地裡送來一萬名兵。第二年，西元前 202 年，漢尼拔共集結了四萬六千名步兵及四千名騎兵，外加八十頭大象。正如法比烏斯所擔心的一樣，漢尼拔回到母國後，有充分的資源整軍。

但漢尼拔並不就此滿足，騎兵方面的戰力不夠，質量皆不佳。原本提供迦太基軍騎兵來源的努米底亞，都變成馬西尼沙的統治範圍，他是羅馬的同盟國，無法再要求提供騎兵。漢尼拔轉向前努米底亞國王錫芳齊的兒子，請他帶著旗下的騎兵加入。錫芳齊的兒子同意，約定有二千名騎兵參戰，但尚未抵達。

漢尼拔回國且和談的談判破裂後，西比奧知道將與漢尼拔決戰，於是派遣使者要求馬西尼沙參戰。得到羅馬軍的助力因而收復努米底亞的馬西尼沙，爽快地同意提供步兵六千及騎兵四千。加上這一萬名兵，西比奧的軍隊共有四萬名戰力，但是馬西尼沙



遲遲未抵達。

換句話說，西元前202年的春天，漢尼拔與西比奧將要開戰之時，雙方的援軍都還沒抵達，使得兩軍的行軍顯得毫無章法。

西比奧的大本營「柯爾涅留斯陣地」與漢尼拔在哈德魯門的軍營，形成三角形的兩點，兩軍如果要開戰，應該是朝著這兩點所連結的線上某一點前進。但是兩軍卻是朝著三角形的另一點前進，這一點就是努米底亞，他們都想要接近河川的上游，以佔領地勢上的優越地位。但原因不僅是如此，因為兩軍都想接近努米底亞，以便和援軍會合。

漢尼拔軍因士兵人數多加上大象，行軍速度較慢。西比奧軍的人數只有漢尼拔軍的一半，加上他怕讓漢尼拔搶先一步，切斷了他與馬西尼沙之間的聯繫，因此行軍速度極快。

但兩軍的行軍並非一心一意地直奔目的地，無論是西比奧或是漢尼拔，都是一邊試探敵人，一邊行軍。

迦太基政府多次要求漢尼拔儘早攻擊西比奧，但漢尼拔的回答總是如此：

「其他事情我不過問，但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武器攻擊，由我決定。」

這個問題也是西比奧經常思考的事情，這兩位英勇的武將，正漸漸接近努米底亞國境。

如果要舉出古代五位名將，漢尼拔和西比奧必定名列其中。如果要舉出歷代十個優秀的武將，這兩人也一定榜上有名。像這樣兩位具有相當才能武將對戰的情形，在歷史上的例子實在很少。而這個例子將在扎馬的戰場上實現。

漢尼拔到達扎馬，得知敵人正在西方一百公里的納拉卡。漢尼拔派出三名偵察兵去打探敵情。但這三人卻被羅馬軍逮捕，他們知道接下來的必是嚴刑拷打。

西比奧知道逮捕到漢尼拔的偵察兵這個消息後，命令屬下帶進這三人，開始訊問漢尼拔賦予他們的任務是什麼。這三名偵察兵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反而光明正大地說出他們要打探敵情的任務。西比奧傳進一名將官，囑咐讓這三人看到他們想看的。

將官帶著這三人在陣營內到處參觀，第二天馬西尼沙的努米底亞騎兵抵達，全軍歡呼。這三人不僅親自目睹這一幕，甚至連努米底亞兵的人數都一清二楚。

第三天，西比奧再次訊問這三人，問他們看夠了嗎？他們三人心想這下子就是死期已到，回答說已經很滿意。出乎意料之外，西比奧告訴他們回去好好向漢尼拔報告，甚至派遣騎兵隊護送他們回去。

這三人回到扎馬，一五一十地向漢尼拔報告。漢尼拔靜靜地聽完後，下命派使節前去提出要和西比奧會談。

西比奧答覆說知道此事，至於何時、何地進行，由他決定，等決定後會另行通知。

兩軍繼續行軍，兩軍間的距離到達六公里時，西比奧派出使節告知會談的時間與地點。兩軍都停在該地，開始搭建軍營。西比奧的陣營離河川很近，取水方便；相反的，漢尼拔軍的陣營離河很遠。

第二天，漢尼拔與西比奧都僅帶著一隊騎兵至指定的地點，位於兩軍之間的一處低丘。走到山腰，騎兵止步，僅有翻譯人員跟著武將向前。



西比奧



漢尼拔

兩位才能洋溢的武將對戰已是極為難得，而對戰前還先會談，在歷史上簡直是破天荒的一段故事。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及李維斯根據當時一位元老院議員彼德所寫的《戰記》一書，寫下會談的情形。在波力比維斯的作品中幾乎全文翻譯，而李維斯只簡潔的論述要旨。

會談開始，漢尼拔先開口。

「對羅馬及迦太基最好的選擇應該是，羅馬留在義大利內，迦太基也不跨出非洲以外地區。因此戰火的開端應該是來自於西西里、薩丁尼亞、西班牙等地吧！」

但這些都是過去的事，問題是現在。我們雙方都拿著自己國家的安危做賭注，如果要避免這個危險的賭注，最好就是停止戰爭。我也有此打算。從我的經驗中，我知道運氣這種東西，就像小孩的遊戲一樣。

西比奧，你還年輕，也許不能體會。無論是在西班牙或是非洲，你都不曾嘗過敗戰的滋味，所以你可能很難接受。當然我們也不必要靠歷史上的例子才可得到證明。現在就是最好的範例。

坎尼會戰後，我稱霸義大利，曾經兵臨首都羅馬城下。當時的漢尼拔是羅馬人民及國家生命的審判官，而現在回到非洲，與你談著迦太基的存亡問題。

我不想被說成是一個高傲的人，未來的事現在當然不能預測，擇善固執是我們唯一可以選擇的對策。

任何一位慎重的人，在危險逼近時都會挺身而出。如果今天你贏了這場戰爭，你和羅馬的聲望不會更加提高；但相反的，如果你輸了這場戰爭，過去的輝煌戰果將會一筆勾消，你的一生也就因此完蛋。

現在我提出個建議，將西西里、薩丁尼亞、西班牙等迦太基兩國的爭端之地，正式劃為羅馬所有，而迦太基人也保證這些地方的安寧，不再為此打仗。我認為，這些條件將能保證迦太基的安全，使你個人及羅馬人將得到至高的榮譽。」

漢尼拔話說畢，輪到比他小十二歲的西比奧說話。

「開啟戰端的不是羅馬人，而是迦太基人。漢尼拔，你應該比誰都清楚這個事實。如果神明引導羅馬人走向勝利，那是因為神明知道錯在於何方，神明要站在正義的一邊，並幫助他們。」

我知道命運是詭變的，我也知道人力可以做到何種程度。

如果在羅馬軍進攻非洲前，或者在和談破裂前的那個時候，你已自動撤離義大利，你今天的提案應該是個令雙方都滿意的提議。

但是，你從義大利撤退並非出於己願，是因為羅馬兵進攻非洲你才撤離。因此和談的條件當然大不相同。經過羅馬公民大會認可的和談，是你們迦太基加以破壞的，這一點請別忘



記。

今天在此，你對我說什麼都沒有用。倘若你站在我的立場上，你會怎麼做呢？無論是你或是迦太基政府覺得不服氣，和談的條件還是由我決定。

我只會建議你好好準備明天的會戰，因為迦太基人，特別是你，是不習慣在和平中過日子的。」

兩位武將分左右兩邊各自下山，歷史上有名的「扎馬會戰」就要在明天開打。

這是一場迦太基對羅馬、五萬對四萬、戰術上師傅對徒弟的一場對決。

這是一場戰術的最高傑作，與「坎尼會戰」不同，「扎馬會戰」不僅決定了戰役的方向，也將決定地中海世界的未來。

西元前 202 年的秋天，兩軍在扎馬及納拉卡間的平原佈陣完畢。

漢尼拔所率領的迦太基軍共有步兵四萬六千、騎兵四千及大象八十頭。錫芳齊的兒子原本答應支援二千努米底亞騎兵，但始終沒有抵達。

另一方面，羅馬軍由西比奧擔任總指揮，雷力吾斯負責左翼軍，馬西尼沙負責右翼軍，加上馬西尼沙旗下的努米底亞兵，共有步兵三萬四千名及騎兵六千名。

以總戰力來看，迦太基軍較佔優勢，但如果以騎兵戰力作比較，四千比六千，則羅馬軍佔優勢。而以軍隊中步兵與騎兵的比例來看，迦太基軍是十一比一，羅馬軍是六比一。羅馬軍這個組成比例可說是打破羅馬軍的傳統，反而是比較漢尼拔式的做法。

相反的，迦太基軍的內部結構，不太像漢尼拔一貫的作風，有些羅馬式的味道。

四十五歲的絕代戰術家當然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極富機動性的騎兵是有效發揮全軍戰力的要素之一。這支軍隊的騎兵戰力不足，在扎馬這個戰場，讓精於戰術的漢尼拔似乎不容易施展開來。

因此漢尼拔特別設計了一個普通武將想不到的陣形，準備想以此搏得勝利。這個陣形至今仍讓許多戰術家讚歎不已。

在最前線配置八十頭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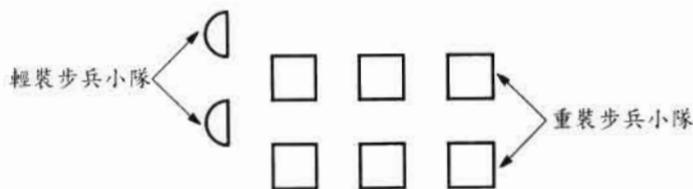
其次，第二列配置一萬二千名傭兵步兵。

第三列，配置迦太基公民兵、非洲及馬其頓的一萬九千名傭兵步兵。步兵團的兩側各有二千名騎兵。

最後一列是一萬五千名步兵，距離後方有二百公尺之遠，這批是他從義大利帶回來的精銳子弟兵。

漢尼拔的想法如下：

一開始由八十頭大象突擊，使敵軍中央的步兵團陷入混亂，繼續由第二列及第三列的傭兵團投入戰場。此時兩軍投入的戰力，迦太基軍是三萬一千，而羅馬軍是三萬四千，大概可以打上好一陣子，就算讓羅馬軍略佔優勢也無所謂。等到羅馬軍的重裝步兵團開始疲憊時，再使出最後的法寶，也就是一萬五千名的精銳部隊。雖然騎兵隊較弱，只要不離開步兵兩側，也就足夠。





扎馬會戰（完成佈陣後）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如此才能解釋為何要將軍隊的主戰力置於距離後方二百公尺遠的位置。漢尼拔過去總是以騎兵當作他的最後法寶，但這次卻是一萬五千名子弟兵。以第二列及第三列步兵當作誘餌，就算沒有殺個片甲不留，至少可以拖垮羅馬軍部分的戰鬥力，漢尼拔是這麼想的。

這套戰術如果是對付過去交手的那些羅馬武將，必勝無疑。但西比奧這位羅馬武將不是泛泛之輩，他懂得迦太基人的戰術。真正優秀的弟子，不是光會模仿師傅的做法，必定是就現有的客觀條件加以運用。

西比奧將三萬四千名步兵團置於中央，他將在扎馬會戰採取前所未有的戰術。

羅馬重裝步兵的排列順序是前衛、中央、後衛三縱隊，最前面一排是屬於資產較少的公民階層，他們不負有重裝步兵的兵役。重裝步兵的三個縱隊，每隊再分為六十人到一百二十人不等的小

隊，而輕裝步兵是沒有小隊制度的。但此次西比奧將輕裝步兵也編小隊，且將輕裝步兵小隊安插在重裝步兵小隊間。

以前的戰爭裡，敵軍可以很容易看出小隊與小隊間的間隔，但這次看不到小隊與小隊之間的間隔，只見橫線一排的戰列。由於重裝步兵小隊的間隔有輕裝步兵小隊填補，敵人看不出小隊間的間隔。

六千名騎兵分為左右兩翼，分別由雷力吾斯及馬西尼沙指揮，西比奧自己率領步兵團。

兩軍佈陣完畢後，總司令官訓話以提高士氣。

西比奧從西班牙與非洲的戰果說起，喚起士兵的回憶，強調今天的敵人是想來求和的軍隊。他特別針對坎尼會戰的殘兵所組成的重裝部隊說，今天的辛苦將是最後一次了。

漢尼拔方面，他把對傭兵的訓話交給下面的將軍，他自己則是對著從義大利帶回來的子弟兵發表演說。

「十六年的漫長歲月，在義大利的土地上，沒有一位羅馬武將曾經打贏過我們。今天敵軍的指揮官是在提西諾及特烈比亞的敗將之子，勝利將使漢尼拔及各位戰士們的名聲永垂不朽。」

這番話的確鼓動了在場的一萬五千名精銳士兵，特別是那八千位跟了漢尼拔十六年的弟兄，他們願意以自己的性命為漢尼拔作賭注。

羅馬軍左右兩翼騎兵的突擊開啟了戰端，漢尼拔立即下令象群出動。八十頭大象的前進，使得戰場上煙塵滾滾，頓時看不清



敵我軍隊。

當象群快要逼近時，西比奧軍的輕裝步兵在煙塵裡一隊一隊插入重裝部隊中，隊伍變成橫排一列一列，小隊間產生了空隙。

.....►大象的通道



.....►大象的通道



在廣大的扎馬平原上，這個空隙寬到可以成為通道，迦太基軍的大象就從此通道經過，這個通道緩和了大象的突擊力。原本大象是用來打亂羅馬軍步兵團的漢尼拔戰術，至此完全沒有發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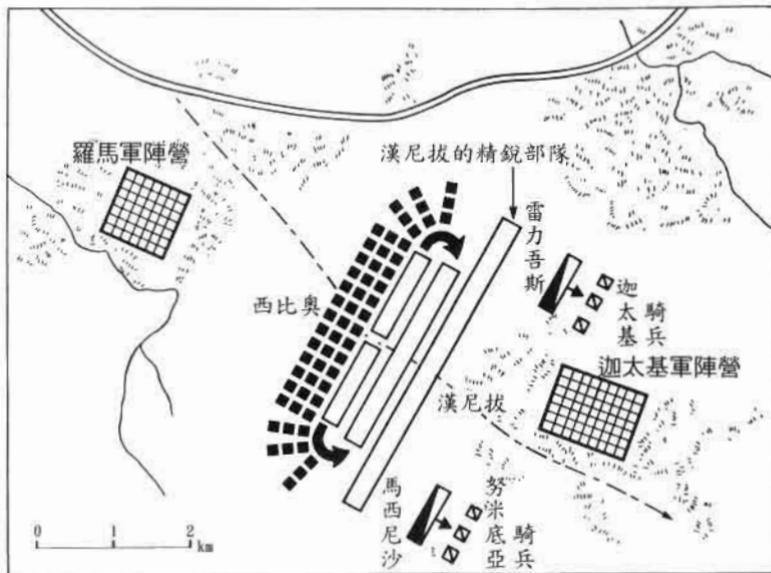
要控制大象的行動本屬不易，駕馭大象的士兵好不容易讓大象停下來，羅馬的輕裝步兵又以喇叭及標槍等擾亂大象，有的大象橫衝直闖，有的大象被捕，迦太基軍的大象完全從戰線上退去。

此時，兩軍的步兵開始在戰場中央打鬥起來，二萬八千名羅馬軍（二萬二千名重裝步兵加上六千名努米底亞兵）對三萬一千名迦太基軍（第一列加上第二列）。迦太基軍雖然在人數上佔有優勢，但戰鬥力卻是羅馬軍較佳。

雷力吾斯及馬西尼沙所率的羅馬軍騎兵隊，在戰鬥開始後，立即展開攻勢，將迦太基軍騎兵壓倒在一旁，迦太基軍中央的兩側，呈現完全空洞的狀態。

西比奧把握機會，命令重裝步兵從正面及左右兩側攻擊。

迦太基軍傭兵受到羅馬軍三方攻擊，毫無招架之力。前面及左右無路可逃，連後退也沒辦法。因為漢尼拔曾下令，在後方持刀等待的精銳部隊對於逃兵格殺勿論。



扎馬會戰（第二階段）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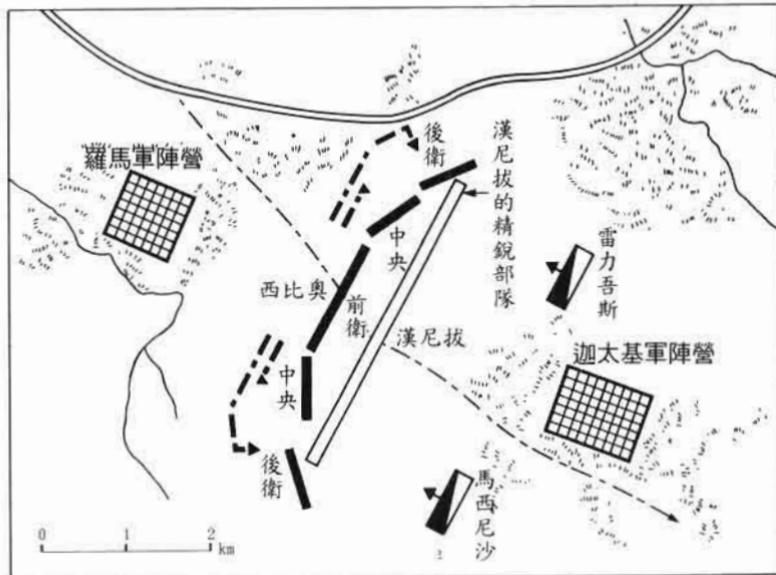
傭兵們知道死路一條，因此瘋狂作戰，但死傷慘重。西比奧所引進的「西班牙箭」在狹小的空間裡，發揮了很大的威力。

西比奧並未追擊那些衝破三方突圍的迦太基兵，對他而言，敗走的敵兵已不算數，連正眼也不看一下。

迦太基軍士兵死傷無數，血染大地，堆積的屍體甚至阻擋了羅馬軍的前進。

漢尼拔見羅馬軍的士兵已經疲憊，認為這是投入我軍主戰力的好機會，命令一萬五千名的精銳部隊出發。

三十三歲的羅馬武將，看到這一群距離自己二百公尺的迦太基新戰力，立即下令軍隊重整隊伍，以下是一般武將所想不到的戰術。



扎馬會戰（第三階段）

（摘自 Liddell Hart,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依據總司令官的命令，羅馬的重裝步兵首先將負傷者運至後方，由輕裝步兵及努米底亞兵負責清理敵兵的屍首。原本呈縱隊的前衛、中央、後衛，變成弓形隊伍。西比奧認為自軍雖然疲憊，但有人數上的優勢，要好好善用這個優勢，同時利用這段時間，等待追擊敵兵的騎兵隊回到戰場。

回到戰線的輕裝步兵及努米底亞步兵，再次從三方向形成包圍網。擊敗敵軍騎兵的雷力吾斯及馬西尼沙騎兵隊，也回到戰場。

十四年前的坎尼戰場於扎馬平原再次演出，只是扮演的角色相反而已。

四十五歲的名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子弟兵被殺得片甲不留。一萬五千名的漢尼拔戰士，完全被殲滅。

迦太基軍的戰死人數超過二萬，另有二萬名士兵被俘虜。其餘的士兵逃回首都，而漢尼拔帶著幾名騎兵，逃到哈德魯門。羅馬軍方面僅有一千五百名犧牲者，西比奧大獲全勝。

在第 I 卷中，曾經介紹過這一段插曲。這場會戰後，漢尼拔曾在羅德斯島與西比奧相遇，兩人曾有一段談話。西比奧對年長他十二歲的漢尼拔，以尊敬的口吻說：

「你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誰是最優秀的武將？」

漢尼拔立即回答：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以微小的兵力，所征服地區的遼闊，超越人類所能想像，創下豐功偉業。」

西比奧再問：

「那第二名呢？」

漢尼拔這次也毫不猶豫的說：

「是伊庇魯斯國的皮拉斯王，他是一位一流的戰術家。」

西比奧再繼續問：

「那第三名是誰？」

漢尼拔也立即回答：

「毫無疑問的，是我自己。」

西比奧聽了微笑地說：

「如果當初你在扎馬之戰，戰勝了我的話呢？」

漢尼拔也理所當然地回答：

「那我將超越皮拉斯及亞歷山大，成為第一名。」

姑且不論是否真的超越亞歷山大，漢尼拔的自我評價可見一斑。



扎馬之戰，使漢尼拔成了敗將。漢尼拔採取靈活運用步兵及騎兵的包圍戰術，但反由羅馬的武將主導，證明這是有效的戰術。能夠因勢利導，這是西比奧的才能。但追根究底，這套戰術還是漢尼拔想出來的。

在古羅馬，除了盧奇阿諾斯 (Lukianos) 以外的全體羅馬人，都一致把漢尼拔列為武將的第一人，甚至排在救國英雄西比奧的前面。漢尼拔的不幸，在於他優秀的弟子出生於敵人那邊。

然而就戰略家而言，漢尼拔犯了一大錯誤，他以為「羅馬聯盟」的瓦解易如反掌。生長於階級嚴明的迦太基社會中，他很難理解羅馬人以德報怨，扶持敗者的做法。

在扎馬戰後，漢尼拔也親身體會這種感覺。兩國進行談判，羅馬方面的首席代表是西比奧，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漢尼拔。

「扎馬會戰」上，迦太基打出漢尼拔牌，卻得到敗戰的消息，感到驚訝不已。漢尼拔回到哈德魯門後，他站在長老會議面前，表明敗軍之將，最後只能選擇與羅馬和談。

西比奧在返回「柯爾涅留斯陣地」的路上，接獲迦太基求和的消息。西比奧也接受了。共和政體下的羅馬，和談的認可權由公民大會決定，但談判的工作則交由握有絕對指揮權的司令官負責。與迦太基進行和談談判的羅馬首席代表是西比奧，而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漢尼拔。在戰場上對峙的兩人，又再次於和平的談判桌上見面。

兩人談判達成共識，羅、迦和談條約的內容如下：

一、羅馬承認迦太基係為獨立的同盟國，尊重其自治權。迦太基領土範圍內不設羅馬軍基地，也不留駐軍隊。同時

- 承認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前，迦太基在非洲所據有的領土。
- 二、迦太基放棄西西里、薩丁尼亞、西班牙等海外領地的所有權。
- 三、迦太基公開認可馬西尼沙繼任努米底亞國王。
- 四、迦太基今後不得與羅馬的同盟國及同盟城市交戰。
- 五、迦太基釋放全部羅馬人俘虜，俟和約簽署後，羅馬釋放所有迦太基人俘虜。
- 六、迦太基除保留十艘三層軍艦外，其餘軍艦及所有軍用大象皆交給羅馬。
- 七、未經羅馬同意，無論在非洲之內或之外，迦太基不得與他國交戰。
- 八、和談結束前，迦太基負擔羅馬軍留駐非洲的所有費用。
- 九、迦太基支付賠償金一萬羅馬幣，分五十年償還。
- 十、西比奧挑選十四歲至三十歲的迦太基年輕人一百名，送到羅馬當人質，作為迦太基的履約保證。

以上條款，與扎馬會戰前的和談條款差異不大，這點令人詫異。

第一、二、三條與會戰前的第一、三、四條完全相同，第四條的要求是羅馬國對所有戰敗國皆會提出的條件。

第五條也是任何一個國家均會提出的條件。

第六條是為了消滅迦太基海軍，與會戰前的不同只是迦太基可保留的軍艦，從二十艘變成十艘。

最具爭議的應該是第七條，這也是扎馬戰敗的最終結果。第七條否定了迦太基政府的自主交戰權，即使是自衛的行動，也須



羅馬的批准，這將使得迦太基稱不上是完全的獨立國。

第八條與之前的第六條相同，是和談條款中必備的一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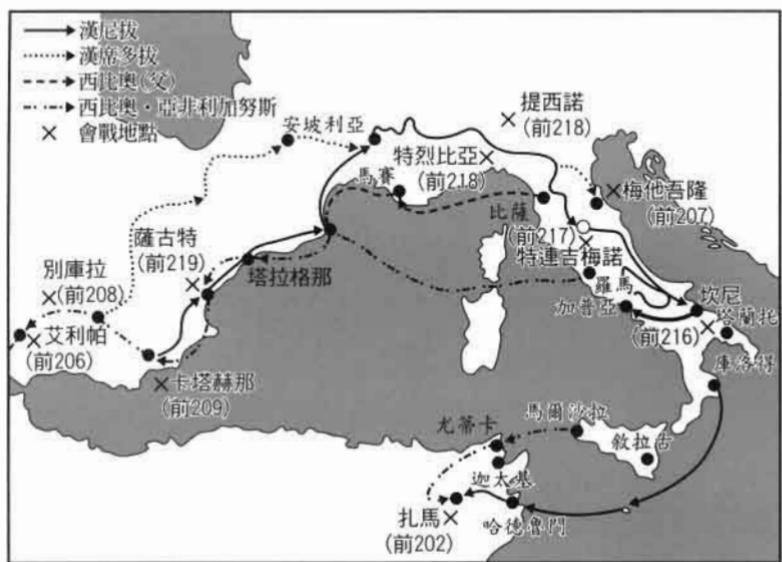
第九條是有關賠償金，從之前的五千增為一萬。分五十年償還，也就是每年二百羅馬幣。

第十條是有關人質，這是羅馬往後經常使用的手法。除了不能任意回國外，他們與公費留學生並無二致。挑選年紀較小的原因也在此。羅馬挑選敵國的領導階層子弟，也就是領導階層的預備軍，讓他們學習羅馬的事物，這是培育羅馬親信的好方法。這些人質並非真的關在牢房中，而是寄放在適當的家庭，當作家庭的成員一般，與該家庭的小孩一起成長，這是羅馬人所想的人質。

在此，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裡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只有勝者與敗者之分，也就是戰爭並不是一種犯罪。如果打起戰爭罪犯的官司，漢尼拔首先就是頭號戰犯。

和談的條款的確嚴苛，但迦太基並未因此變成「羅馬聯盟」的一員，領土不須被征收為國有，耕種也不必繳納租金；當然也無須提供「羅馬聯盟」兵力，也不像西西里那樣變成羅馬的屬省。除了交戰權受限及海軍被瓦解以外，其餘仍保有自治國的地位，內政也不受羅馬干涉。從之後羅馬與馬其頓及敘利亞的和談條約來看，羅馬對於迦太基實在不算苛刻。

事實證明，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是漢尼拔開啟戰端的，只是漢尼拔曾巧妙地誘導羅馬宣戰。十六年來，羅馬超過十萬人犧牲、十人以上的執政官層級將領戰死等，付出極大的代價。反觀戰敗國迦太基，犧牲卻少之又少。如此來看這份和約內容，可說是相當寬容，這應該也是受到西比奧的主導。這份和約在公民大會上未改一字地通過，顯現了羅馬人健忘的個性。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有名會戰的地點及四位武將

羅、迦和約也許嚴苛，但這不是一項報復，也非「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對抗。戰爭，這個人類始終無法超脫的業障，何時才會不分勝者敗者，而是在乎正義與非正義呢？！即使將它區分出來，戰爭也不會因此消失吧！

但是迦太基政府內不少有力人士不滿這份和約條款，其中以吉可涅為代表人物，他曾與西比奧兩度交手也兩度失敗，但是沒有參加扎馬會戰。

吉可涅發表演說時，站在議席中的漢尼拔上前把他從講壇撂倒，全場對此野蠻行為啞然，鴉雀無聲。漢尼拔也覺得自己有些過分，在吉可涅離去後表示：

「我從九歲離開祖國，三十六年來都在戰場上度過。我知道在戰場上應如何行動，但我卻對城市生活一無所悉。」

但是漢尼拔並未說明他為何熱切想要與羅馬進行和談，我們



只能憑空想像。

可能是見到自己的子弟兵全部犧牲，自己成為無兵之將，絕望透頂。向來在戰場上冷靜客觀的漢尼拔，知道精銳士兵盡失，是不可能與西比奧再行對抗的了。

雖沒有進一步粗魯的舉動，漢尼拔繼續說：

「你們能做的不是高談闊論，而是接受和談，西比奧的建議頗能符合我國的現況。」

這些有力人士只有點頭，迦太基同意和談的內容，羅馬元老院及公民會議也照單認可，進入久違了十六年的和平時代。

和談成立後，西比奧率軍離開迦太基，經西西里，渡過墨西拿海峽，進入義大利本土，沿陸路回到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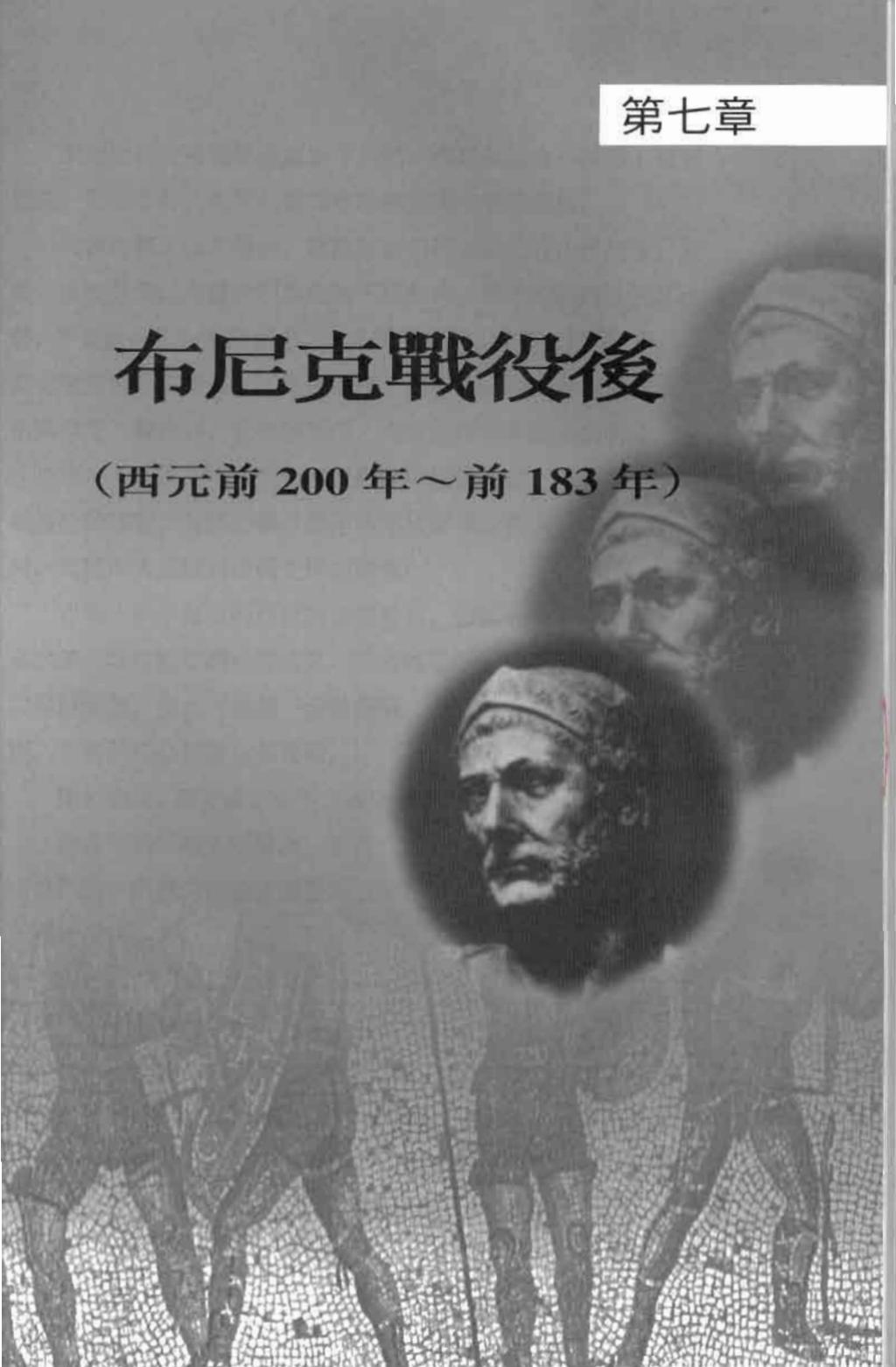
騎著白馬的年輕凱旋將軍，沿途接受民眾的獻花及歡呼。這個夾道歡迎一直延伸到他抵達首都，無論是羅馬人或是義大利人，除了慶賀勝利之外，更歡迎和平的到來。

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就此獲得「非洲征服者」(Africanus, 亞非利加努斯) 的封號，從戰勝漢尼拔的西元前 202 年至凱旋返回羅馬的西元前 201 年間，可說是三十三歲的西比奧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也就此劃下句點。

第七章

布尼克戰役後

(西元前 200 年～前 183 年)





現在的研究者幾乎是認定「古代＝奴隸制社會＝掠取」就是罪惡，但很少有人說西元前 200 年的羅馬人是罪惡的。

我曾在第 I 卷中提到，羅馬從臺伯河旁的七座山丘起家，到統一盧比孔河以南義大利半島的五百年來，與現在的義大利相比較，不過統一了一半的領土，以此情況來看，談不上侵略。此外，當時羅馬的外交關係以「羅馬聯盟」為主軸，羅馬與同盟城市間的關係是一種共存、共榮的關係，而非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也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戰役致勝的關鍵因素，獲得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讚賞。英國的學者甚至將這種關係比擬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與大英國協成員之間的關係。

從義大利半島及西西里的地勢看來，很難將第 II 卷開頭就提到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看成是一種侵略戰爭，而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發展到此，完全可說是一場防衛戰。為抵抗入侵本國而做的防衛，是各民族公認的自衛權利。

雖然如此，西元前 200 年之後的羅馬社會，卻是指責派抬頭。

指責派抬頭的主要理由，是西元前 200 年後的羅馬選擇帝國主義路線。所謂的帝國主義是以政治、經濟、軍事為目的，膨脹本國的侵略主義。

但是將帝國主義翻譯為 “Imperialism”，這個詞彙是十九世紀以後才有的，換句話說，這是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字，在古代是沒有的。被羅馬人「侵略」的希臘民族，當然不會使用這個詞彙。

雖然 “Imperialism” 是以拉丁文「絕對權威」的意義所衍生出來，但是羅馬人的「帝國主義」所指的是什麼？是怎麼開始的？當時羅馬人的 “Imperialism” 是否與罪惡完全無關呢？



當整個羅馬還陶醉在西比奧「扎馬會戰」勝利的氣氛中，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市國家代表來訪。表面上，這是為了慶賀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勝利的正式出訪，但元老院內的人議論紛紛，他們認為代表們此行的目的不只是祝賀而已。事實上，代表們是為了控訴馬其頓王國的侵略行動，希望羅馬能鼎力相助。

羅馬元老院的三百位議員中，有一個「首席」的頭銜，這並非指議長。在三百位元老院議員中，「首席」具有第一個或最後一個發言的權利，他也是在推動羅馬國政的元老院內，最有影響力的人。法比烏斯在西元前 203 年逝世之前，領有「首席」的頭銜。這位主張以持久戰法對抗漢尼拔的七十歲老將，坐在「首席」之位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法比烏斯逝世之後，當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結束，三十四歲的西比奧被選為「首席」。對這位救國英雄，元老院除賜予“*Africanus*”（非洲征服者）的尊稱外，並以「首席」的職位相報。這麼年輕的「首席」當然是個特殊的例外，而西比奧也主導了往後十五年間羅馬元老院的外交政策。

在戰場上一級戰將的影響下，羅馬的外交政策並未立即改變為霸權主義。西比奧知道，回國時沿街人民歡呼撒出的花朵，除了是對勝利的喝采外，更是企求和平的象徵。當希臘城市國家的代表要求羅馬提供軍事援助時，的確也讓元老院猶豫了好一會兒。

西比奧所率領的元老院，內部必須面對問題，好好溝通。

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十六年戰爭期間，埃及始終善意保持中立，羅馬派遣了執政官庫拉斯等四位元老院議員使節團，前往托勒密王朝致謝。但其中一人被緊急派到馬其頓王國的首都培拉，與菲力普王直接對話，要求停止馬其頓軍的軍事行動，可惜沒有成功。馬其頓軍南下進攻雅典，迫使羅馬必須儘快表態。

除馬其頓以外的希臘各城市，都是羅馬對抗漢尼拔陷入苦戰時期的同盟國。當漢尼拔於西元前 216 年坎尼會戰獲勝而沾沾自喜，馬其頓王國想與漢尼拔結盟的時期，這些希臘同盟國回應羅馬的呼籲，挑起封鎖馬其頓軍的第一線工作。同盟國有難必定相助是羅馬一貫的原則，而這些被侵略的同盟國，又是在羅馬艱困時期鼎力相助的同盟國，羅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同時，元老院也認為有必要教訓一下馬其頓，萬一當初馬其頓與漢尼拔共同作戰成功，羅馬的下場將不堪設想。而馬其頓王菲力普之後又一邊與羅馬進行和談，一邊在扎馬會戰時送出傭兵團支援迦太基。現在既已允諾迦太基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當然不至於要滅亡馬其頓，但元老院全體一致同意，決定給馬其頓一個教訓。

但是這項決定遭到公民大會的反對，原因是馬其頓並未威脅到本國的安全，即使說是要支援同盟國，也不必勞師動眾，沒有任何一個百人組投下贊成票。可見得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的羅馬人，心繫和平，不願再投入戰爭。

元老院卻義無反顧，堅持援邦。西元前 200 年上任的執政官加耳巴以演講的方式，直接訴諸公民，演講的內容大要如下：

「當初漢尼拔攻打薩古特時，羅馬軍隊如派出援軍，那麼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戰場將會在西班牙，而非義大利。當初就是因為我們及時支援墨西拿，使得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戰場是西西里。當同盟城市薩古特前來求援時，羅馬沒有把握機會與漢尼拔對話溝通，導致義大利變成戰場，結果造成長達十六年的征戰，這是誰都忘不了的痛苦經驗。」



今天馬其頓的菲力普王對雅典出兵的軍事行動，一如十九年前漢尼拔對薩古特所做的一樣。漢尼拔攻下薩古特後，花了五個月入侵義大利；如果馬其頓的菲力普王攻下雅典，那麼他不需要五天的時間就可從科林斯經海路進入義大利。問題要及早解決，等到敵人進到家門口時則為時已晚。」

執政官加耳巴演說後，公民大會再次舉行投票，結果多數贊成向馬其頓宣戰，只有一項附帶條件，就是派遣至希臘的軍隊須以志願兵組成，表示並非完全贊成軍事介入。

馬其頓的菲力普王知道羅馬將派兵介入，便率軍立即撤離雅典附近，但並非停止軍事行動，而是將侵略目標轉向在東邊的婆高蒙 (Pergamum) 及羅德斯島。

但這對羅馬的行動毫無影響，雅典是羅馬在封鎖馬其頓作戰時的同盟國，而婆高蒙及羅德斯島也是當時與羅馬一起作戰的同盟國。

就這樣，羅馬一步一步涉入希臘事務，從某個角度來看，也許可說是純真的羅馬人被狡猾的希臘人利用了，但在此時，是那些策士沉溺於玩弄謀略。

希臘文化各國

短短十年內稱霸歐洲及亞洲的亞歷山大大帝在西元前 323 年英年早逝，當時他只有三十三歲。他死後留下的大帝國，則由旗下的將軍瓜分。

因此誕生了馬其頓的安提哥農斯 (Antigonus) 王朝、敘利亞的塞流卡斯 (Seleukos) 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 (Ptolemies) 王朝。此



外，還有中度發展的婆高蒙王朝，在希臘則有許多城市國家分立。

生於後世的我們，從文化面稱呼這個時代為希臘化時代。在這個時期，埃及的亞歷山卓在文化上開花結果。但是政治方面，西元前 323 年至羅馬入侵的西元前 200 年之間，這些希臘諸國不斷重複著同盟抗爭的故事。從紀念貨幣所刻劃的國王肖像來看，意外發現他們的容貌有幾分神似。取名克麗奧佩脫拉 (Cleopatra) 的女子，不只是埃及有，在敘利亞及婆高蒙也很多，這是各王朝間不斷聯姻的結果。

希臘諸國的統治者都是希臘人，雖然彼此間跨國交流頻繁，但在國內還是東方味十足，國民的階級區別嚴明。「民族交流」這個亞歷山大的偉大志願，在希臘世界中，卻未得以實現，實在有些諷刺。

在希臘人統治東方人的埃及與敘利亞，對那些習慣被統治的人民，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不習慣被人統治的馬其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那些在希臘的被統治者，



是個有一百人就有一百種意見的民族。

雅典及斯巴達的霸權衰退，在亞歷山大父親的時代，雅典人屈服於馬其頓的軍事力量。西元前三世紀至前二世紀的這段期間，希臘南部各城市結為亞該亞同盟，希臘中部各城市結為阿耶多利亞同盟，與統治者馬其頓形成對立的狀態。斯巴達與雅典採取時而參加、時而退出的策略，使整個希臘與馬其頓間的對峙並不明顯。就算這股反對力量結合起來，對於馬其頓也不構成威脅。在馬其頓王國統治下安心居住，實與希臘人的自主獨立精神無關。

這些希臘人將焦點擺在新興的羅馬勢力身上，他們期望羅馬能趕走馬其頓，恢復自己的自由與獨立。但對羅馬人來說，雖然想要教訓一下馬其頓，但沒有要滅亡馬其頓的意思。這個想法上的差異，使得西元前 200 年起的希臘戰役更形複雜。

軍事介入希臘之所以複雜化，主因在於當時的羅馬人仰慕希臘文化。在元老院儼然擁有潛在勢力的西比奧，以及負責第一次希臘戰役的弗拉米尼烏斯都是在羅馬出了名的希臘愛好者。對他們來說，即使參加義勇軍，也要挽救被馬其頓攻擊的雅典，他們想把希臘各城市從馬其頓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才剛滿三十歲的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烏斯打從心底這麼認為。

馬其頓軍與羅馬軍之間的第一戰是發生在西元前 197 年特薩里亞 (Thessalia) 地方的齊諾其芳連。羅馬軍只有二萬名兵，其中一半是羅馬公民兵及「羅馬聯盟」士兵，另一半是來自希臘各城市的士兵。而馬其頓軍有二萬六千名士兵。從決定軍事介入到真正決戰有三年之久，加上參戰的羅馬兵人數不多，在在顯示羅馬對於是否以軍事介入希臘的行動一直舉棋不定。

這一支軍隊雖然是多國部隊，但從總指揮弗拉米尼烏斯以下的武將，都是學習西比奧式戰術的將軍，憑藉著靈活運用軍隊的各個部門，成功地將敵人的主戰力化為非主戰力。即使馬其頓王所率領的是稱霸希臘世界的馬其頓重裝步兵，仍然敵不過羅馬人的戰術。當羅馬人在西地中海從漢尼拔身上學習血的教訓時，住在東地中海的人仍堅信正面攻擊比什麼都來得有效。

會戰的結果震懾了東地中海地方的人。馬其頓軍戰死了八千人，五千人遭到俘虜，但羅馬軍方面只有七百人死亡。

逃回馬其頓境內的菲力普五世提出休戰，要求埋葬戰死士兵並進行和談的談判。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烏斯接受了，但是加入羅馬軍的阿耶多利亞同盟各城市表示不滿。他們主張要直接攻入馬其頓境內，才能毀滅馬其頓，並抗議羅馬人在開戰前傾聽希臘人的意見後，卻又在戰後擅自做決定。此時，弗拉米尼烏斯如此回答：

「羅馬人的傳統是寬恕敗者，當初扎馬會戰後，我們也是這麼對待漢尼拔的。將敗者趕盡殺絕，這不是羅馬人的作風。

只有當面對武裝敵人時，我們才會以武裝相待。當敗者已卸下武裝，我們的心當然也不必再武裝，這是我們一貫的做法。這次依舊援例，這是羅馬人託付給我的任務。」

再說如果馬其頓王國消滅的話，經常侵犯希臘北邊的克爾特人及色雷斯人，更可肆無忌憚地威脅希臘。希臘人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謀求與馬其頓王國共存之道，如此馬其頓以後才不會再侵略希臘。」

那一年冬天，與馬其頓之間的和談成立。內容如下：

一、希臘人居住的城市恢復完全的自治，馬其頓王須尊重希



臘城市自治權。

- 二、非馬其頓王國的領土但受馬其頓統治的地方，全部交給羅馬軍。屯駐在此地的馬其頓軍須在第二年春天以前撤退。
- 三、除保留五艘軍艦外，馬其頓將其他的軍艦交給羅馬。
- 四、馬其頓軍兵力的人數上限為五千名士兵。
- 五、非經羅馬許可，不得在馬其頓領土外打仗。
- 六、支付一千泰連羅馬幣作為賠償金，先立即支付五百泰連，其餘分十年償還。
- 七、不得在羅馬同盟國婆高蒙及羅德斯島打仗。
- 八、將國王的次子迪梅多利吾斯送至羅馬當人質。
- 九、承認雅典擁有雷慕諾斯等其他島。

希臘恢復和平，而且是回到多數希臘人所希望的和平模式，羅馬軍阻止馬其頓王國的侵略行為。但是希臘人仍然半信半疑，羅馬竟可打敗頂著亞歷山大光環的馬其頓，羅馬是勝者。這個羅馬將會如何處置希臘呢？承認自治權嗎？在東地中海，勝者就是法律。

第二年，西元前 196 年，羅馬勝將弗拉米尼烏斯將出席每年在科林斯 (Corinth) 所舉行運動會的消息，傳到了希臘。

科林斯的運動會不僅是體育競技的大會而已，也是一種高峰會議。讓希臘各城市的重要人士齊聚一堂，討論各種問題。而弗拉米尼烏斯的到訪，不可能只是來看比賽而訪問科林斯。

當年七歲的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在之後寫下《歷史》，波力比維斯出生於加盟「亞該亞同盟」的城市阿爾卡迪亞 (Arcadia)，是

一個有勢力的家族。他即使當時沒有參加那個運動會，也應該從出席者的口中聽說過這件事。

「當天科林斯的競技場上觀眾爆滿，聚集了希臘所有的重要人士。和往年不同，他們並不關心競技場上的比賽，而在觀眾席上高談闊論。

羅馬人說要承認希臘人的自治權，卻又留駐軍隊。即使不在有名的城市留駐，但一定不放過戰略要塞。每年的貢金呢？希臘的獨立呢？希臘人的自由呢？」

他們的討論充滿了臆測，最後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結論。

競技終了，從弗拉米尼烏斯所坐的觀眾席，傳達手跟著喇叭手進入會場。喇叭的聲音在會場的各處響起後，要求觀眾肅靜。沉寂下來的競技場中，傳來傳達手的聲音。

「羅馬元老院及總司令官提圖斯·庫伊提吾斯·弗拉米尼烏斯在此做以下宣佈：

從今天起，希臘人恢復完全的自由，希臘各都市對羅馬不須負擔繳納年貢金及租稅的義務，依據你們自己的法律享受充分的自由。羅馬從希臘撤兵，希臘各城市無須再提供軍事基地。」

四處響起一陣陣狂歡，再度淹沒了傳達手的聲音。站在會場角落沒聽到傳達手聲音的人，或是聽到但覺得懷疑的人，紛紛要求再宣佈一次。這次傳達手走到競技場的中央，將弗拉米尼烏斯的宣告再重複一次。

希臘人幾乎不敢相信，羅馬人是異民族，竟可為了挽救瀕臨喪失獨立自由的希臘而流血戰鬥，而且達成任務後又全身而退，簡直無法相信。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競技結束後，人們向勝者道賀恭喜。那天，沒有人走到競技勝利者身旁，出乎意料之外的宣告，讓原本嚴肅的老人也變成少年一般，每個人都興奮至極。

許多人來到弗拉米尼烏斯的身旁，多得讓負責防衛安全的羅馬兵要開殺戒。任誰都想見見或拍拍這位會說希臘語的三十四歲羅馬武將，弗拉米尼烏斯也好不容易才走出擁擠的競技場。

二十年前的坎尼會戰時，曾經有一批被漢尼拔俘虜的羅馬兵，在羅馬拒絕買回的情況下被賣到希臘。現在羅馬希望能找到這些羅馬兵，結果希臘方面找到了一千二百人。二十年前的八千人，在希臘歷經奴隸生活後，只剩下一千二百人。因為他們的身份是奴隸，必須向主人購買，所須的費用由希臘各城市負擔。這算是希臘人感謝羅馬及弗拉米尼烏斯的禮物，而弗拉米尼烏斯與這些二十年未踏上祖國土地的坎尼老兵一起凱旋歸國。

羅馬認為如此已解決希臘問題，也給馬其頓一個教訓，希臘各城市可免於受到馬其頓的威脅。

然而所謂介入，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或者是軍事上與對方發生連帶關係，而這種關係不可避免地具有連續性。

根據現代研究者的研究，在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影響下的羅馬元老院，對外政策可說是以穩健的帝國主義為主軸，這可從與迦太基及馬其頓的和約中探知。理由分析如下：

- 一、羅馬握有霸權。
- 二、其他強國的軍事力量、自衛能力水準低落。
- 三、但是羅馬不進行軍事上的佔領，也不在軍事基地留駐軍

隊。

四、承認各國完整的自治權。

五、期望各國持續和平發展經濟繁榮。

除了成為霸權國家的羅馬以外，迦太基、馬其頓、敘利亞、埃及都算是這個時期的地中海強國。西比奧所主張的「穩健帝國主義」係指在羅馬的霸權之下，與各獨立國共存共榮。在此，“Pax Romana”（羅馬統治下各民族和平）的思想開始萌芽，但終究還是穩健的形式。

但是要談穩健，如果對方不能同意仍是無效，這是一項缺點。要求強國承認羅馬的霸權並且遵從，這些強國將會如何反應？迦太基呢？馬其頓呢？還有尚未與羅馬交手的敘利亞及埃及呢？

第二次布尼亞戰役的敗者迦太基，在戰後由漢尼拔致力於重整復甦國內經濟。

迦太基向來是以增稅來彌補財源不足，但漢尼拔採取節約及改變花錢方式來改善經濟。此舉雖然發揮效果，但也因此樹立了敵人。具有強烈自信心的漢尼拔只當過軍隊的最高司令官，他的做法雖然正確，但也有些牽強。在輿論經常分歧的迦太基，六年下來已經有人受不了漢尼拔嚴苛的做法。

反漢尼拔派向羅馬告狀，而告狀的理由是漢尼拔與敘利亞王串通。

羅馬決定派遣一支考察團到迦太基調查非洲的現況，但漢尼拔並不相信考察團所標榜的目的。五十一歲的漢尼拔單槍匹馬離開祖國，一路騎到海岸，登上準備好的船，去找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謠言也許屬實，但無論如何，漢尼拔離開之後的迦太基，



沒有人對羅馬霸權感到不滿。

至於屈服於羅馬軍事武力下的另一個強國馬其頓，這個國家的國王菲力普五世是個個性很耐人尋味的人。

西元前 237 年出生，比西比奧年長兩歲。被羅馬將軍弗拉米尼烏斯打敗後，與羅馬締結承認羅馬霸權的那一年——西元前 197 年，他正好四十歲。他在這個年齡，已當了超過二十年的國王，對複雜的希臘各國間的關係，他算是資深的專家，而且具有敏銳的觀察力。但是敏銳的洞察能力與豐富的經驗只是表象，他的內心深處經常是以亞歷山大的後繼者自居，這份驕傲隱隱在暗處浮現。

當他吃了弗拉米尼烏斯的敗仗，必須與勝者所提出的條件進行和談時，他曾說了以下這些話：

「自立的公民越多，國家越會強大，農地將會富饒。這與現在的希臘完全不同。相反的，我們看看羅馬的自由社會。在這個國家，連奴隸都是組成社會的一份子，有事時立即賦予他們公民權。不只是公民，甚至讓他們就任公職。看似堂堂一位羅馬公民，上一代可能是奴隸也說不定。」

結果我們必須不斷對應新的羅馬人，羅馬人因為這樣的方式而強大，誰能贏得了他們呢？」

西元前 216 年坎尼會戰後，馬其頓王菲力普五世想與戰勝的漢尼拔共同組成反羅馬勢力戰線，然而這項策略不能不說是有些失策。二十年後，在希臘地區稱雄的菲力普與羅馬交鋒失敗，只好甘拜羅馬霸權之下。英明的男子很清楚其中的道理。在談判桌

上，坐在對面的羅馬方面首席代表弗拉米尼烏斯，雖然他言之有理，但菲力普知道自己只有答應的份。在他的心底，雖然對這位不須透過翻譯、能說希臘語的羅馬武將產生好感，但仍不能忘記自己的立場，必須向這個比馬其頓年輕的國家低頭，憤怒當然也無從抹滅。

當初被當作人質送至羅馬的王子迪梅多利吾斯，成為羅馬支持者後回國時，菲力普這份委屈的心情終於爆發出來。留在菲力普身邊的長子佩魯修斯 (Perseus)，似乎看透父親心底的鬱悶，顯現出他對羅馬的反抗。但在菲力普有生之年，羅馬與馬其頓之間一直是和平相處。

然而，打破這份羅馬霸權下的和平者，不是屈居於羅馬之下的是迦太基或是馬其頓，竟然是當初因羅馬介入而恢復獨立自由的希臘人，實在是很諷刺。

居住在希臘中部的阿耶多利亞人，北邊國境與馬其頓臨接，從西元前 197 年與羅馬和談時就心生不滿。而羅馬與馬其頓交好更令他們無法忍受，曾經加入羅馬軍的阿耶多利亞人更覺得被羅馬背叛。但只靠他們的力量對馬其頓起不了作用。在這種時候求助於外國介入，這是希臘人的惡習。

阿耶多利亞人拜託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而安提歐寇斯也認為這是對抗馬其頓、侵略希臘的好時機，彼此間趁虛而入是希臘諸國的一貫做法。而且當時漢尼拔人在敘利亞。

漢尼拔向敘利亞進言，他說明對抗羅馬的戰略。

首先，主戰場還是應放在義大利。

因此敘利亞王提供一百艘軍艦及一萬名步兵、一千名騎兵給



漢尼拔，漢尼拔帶著這批兵力回到迦太基，說服迦太基政府進攻義大利。

另一方面，安提歐寇斯率領其餘的軍隊，攻入希臘，趁著壓制希臘之勢，登陸義大利。攻打羅馬的策略，採取漢尼拔從南、安提歐寇斯從東邊進攻的方式。

這是一項偉大的戰略，但是光聽就覺得實現的可能性很低，也很難確定這真的是漢尼拔的意見。無論如何，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已開始準備進攻希臘。

當初羅馬想以外交戰解決問題。西元前 193 年，以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為團長與兩名元老院議員所組成的使節團，被派遣去觀見敘利亞王。這三人在小亞細亞西岸的愛菲索斯 (Ephesus) 會見國王。

會談沒有達成任何具體結果，但也沒有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羅馬方面無意再以軍事介入，而五十歲的敘利亞王剛與一位年輕女子結婚，也不想急著上戰場。

聽說，漢尼拔與西比奧兩人曾在此交談過，就是那段西比奧問漢尼拔「誰是最優秀的武將」的對話。如果這段插曲是史實的話，漢尼拔那一年應該是五十四歲，而西比奧應該是四十二歲。扎馬之役已經過了九年。

五十四歲的漢尼拔對出任政府官職感到不自由因而絕望，西比奧雖然年輕十二歲，但健康情況不佳，西比奧在年輕的時候就得過大病，不如漢尼拔像鋼鐵般強壯。兩位擔任主角的時代，一點一點地拉上布幕。

兩年後，西元前 191 年，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終於開始行動。

敘利亞的安提歐寇斯王朝，是希臘諸國中領土最大的王國。敘利亞王率領六萬大軍渡過海列斯龐特 (Hellespont) 海峽，從亞洲跨入歐洲。

另一方面，羅馬知道與敘利亞開戰已無可避免，便要求公民大會認可派遣軍團。而軍事介入的名義有二，一是阿耶多利亞人違反同盟協約；二是阻止敘利亞王侵略羅馬在希臘的同盟城市。此外，元老院請求各國販售軍糧給羅馬，要到海外作戰，確保軍糧是第一要務。

埃及同意直接運送小麥至希臘戰場，迦太基也答應出口大量的小麥及大麥，此外，贈送六千四百噸的小麥及大麥。但元老院卻說「羅馬公民只吃自己買的部分」而加以拒絕。換句話說，這部分也用買的。

努米底亞王馬西尼沙願意無條件提供軍糧，元老院也以相同的理由拒絕，改用購買的。但努米底亞王送來的五百名騎兵及二十頭大象，則以同盟國參戰者的身份加入。

馬其頓王菲力普如何回應羅馬的要求，受到矚目。但出乎多數希臘人的預料之外，馬其頓王不僅同意出口軍糧，並願意提供經濟援助及兵力。

元老院對於經濟援助的部分，以回答迦太基及努米底亞的相同理由拒絕；但對於士兵及軍糧的部分，表示如能送到在希臘戰線的執政官手上則感激不盡。

令人感興趣的是，迦太基分五十年償還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賠償金，至目前為止還有四十年的金額。迦太基表示準備一次全部還清，但卻被元老院拒絕。由此可見賠償金的分期償還，政治上的因素大於經濟上的因素，主因在於賠償金的償還期間，都算



是和談的延續。

如此周到的準備功夫，到後來似乎有些白費力氣。來到希臘與阿耶多利亞人會合的安提歐寇斯軍隊，在士兵人數較少的羅馬軍面前，卻很快地敗下陣來。兩軍在泰爾摩皮連 (Thermopylae) 對戰，才剛開打，羅馬軍就獲勝。繼承西比奧的羅馬年輕武將，運用機動的戰術，徹底殲滅人數多且自認為會勝利的希臘諸國軍隊。當羅馬人窮於應付漢尼拔之時，這些人都還正在高枕無憂。安提歐寇斯由五百名騎兵護送，乘船逃回小亞細亞。

但是沒有人認為事情會就此結束。安提歐寇斯在領土之外吃了敗仗，而在亞洲，也就是安提歐寇斯的領土內，須以會戰來解決。

羅馬軍第一次跨入亞洲。而對手是希臘諸國中最大、最強的敘利亞，才交戰一次就敗下陣來。羅馬打出手中的王牌，第二年，西元前 190 年的敘利亞戰線，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決定投入。

想在亞洲雪恥的安提歐寇斯，以擁有最大領土的塞流卡斯王朝國王的身份，正在集結八萬大軍，羅馬得知了這個消息，心想如果由漢尼拔直接指揮這支軍隊，對三萬士兵的羅馬軍而言，這可是不妙。因此不得不拿出王牌。

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在西元前 194 年時第二次出任執政官。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認為緊急狀態已經結束，因此有十年沒有再選出執政官，回復到過去的制度。羅馬是採用少數領導制的國家，稱為寡頭政治。這種制度為了防止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此由少數幾個人組成領導階層，靈活運用。對抗漢尼拔陷入苦戰的那個時代，許多事情都不得不暫時忽略，幸好事

情都已過去。

在西比奧無法擔任執政官的羅馬元老院，再次沿用於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之中對待法比烏斯的方法，那時法比烏斯無法每年連任執政官，只好改採選出法比烏斯的兒子為執政官的方式，讓法比烏斯同行擔任參謀，而實質上是讓法比烏斯負責總指揮的角色。

西比奧的情形則是由哥哥魯奇斯出任執政官，西比奧自己擔任參謀。但是平庸的魯奇斯很難當選執政官，因此公開宣佈由偉大的弟弟同行出來競選，後來公民大會才選出魯奇斯擔任執政官，那一年同時被選上執政官的是雷力吾斯，他是跟隨西比奧從西班牙到扎馬的副將，也是西比奧的左右手。在那個時期，西比奧的確在元老院及公民大會擁有相當的影響力。

四十五歲的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正式擔任哥哥執政官魯奇斯的參謀，從羅馬出發。經阿庇亞大道南下，到港口布林迪西，僅率領一萬三千名步兵及五百名騎兵，橫跨希臘後，與前一年在泰爾摩皮連戰勝安提歐寇斯的羅馬軍會合。此外，過去的部下知道西比奧要出兵，便在沿途等待自願加入，共有二千名。另外再加上五十艘軍艦。

後世的我們深受好萊塢拍攝歷史電影的影響，說到羅馬軍就以為是由羅馬人組成，打仗的也只有他們。雖說羅馬人一向是不讓其他民族加入他們的軍隊，也沒有其他民族與他們一起打仗。總指揮權掌握在羅馬人的手裡，羅馬公民兵也一直是擔任主戰力的角色等等都是事實；但就像是義大利境內在中義有伊特魯里亞人、南義有希臘人，非洲有努米底亞人，希臘有馬其頓以外的希臘人等，事實上，羅馬軍是一支多國部隊。



首先，負有兵役義務的羅馬公民權所有者，也就是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羅馬公民，在當時人數不到三十萬，兵役也算是一種公民的直接稅，而不課稅的無產階級，無須負擔兵役。從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為現役的兵役負擔者，但大家是公民兵，也不可能年年服兵役，因此羅馬必須妥善運用這批士兵。

第二個理由，透過打擊共同的敵人，希望同盟國國民的心中也產生與羅馬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此外，維護治安、建設街道及殖民城市等「基礎建設」，讓生活水準提高。羅馬人知道這些對羅馬來說都是最好的防衛。

因此，羅馬人喜好同盟國關係勝於屬省關係。因為屬省不能以提供兵力來取代徵收租稅，而同盟國雖無租金或進貢年金，但可提供參戰的兵力。現在學者所稱的「穩健的帝國主義」，除了符合西比奧的個性外，也切合這個時代羅馬的需要。

事實上，要遠征到東方大國敘利亞，如果在附近沒有同盟者，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加盟羅馬軍與敘利亞王作戰的軍隊，包括「羅馬聯盟」加盟國的士兵，以及馬其頓王菲力普、婆高蒙、羅德斯島等。遠征的軍糧補給方面，在希臘時由馬其頓提供，進入亞洲以後由婆高蒙提供。

到了希臘之後，西比奧並未仗著軍事的威力鎮壓，與敘利亞王對決之前，希望避免兵力的損失。因此他使用外交的手腕，而扎馬戰勝者的名聲在此時也發揮了作用。

首先是安撫阿耶多利亞人。當敘利亞王在泰爾摩皮連落敗逃回亞洲後，這支希臘民族便在希臘孤立無援。而且他們住在希臘中部一帶，要到亞洲去，除非經由海路，不然一定會經過這一帶。西比奧選擇拉攏而非武力攻擊。



但是阿耶多利亞人的罪狀累累，如果就此和談，恐怕落得其他同盟國的口實。西比奧於是以談判的理由，雙方先同意六個月的休戰期。由阿耶多利亞人派遣代表到羅馬進行和談的談判工作。對西比奧來說，確保與義大利間的補給線安全為首要任務。

另一方面，也須與馬其頓王確立穩固的關係。

剛開始先派遣手下的年輕武將格拉古前去，他是第二次布尼亞戰役時率領奴隸軍團、英勇善戰的格拉古的兒子。當馬其頓方面同意有關提供軍糧及武器的事務後，西比奧自己到馬其頓首都培拉訪問馬其頓王，表達感謝之意。

菲力普和西比奧兩個人幾乎是同輩，雙方超越國王與名將的身份，兩人感情甚篤。西比奧雖然到了這個年紀，仍不失年輕人的赤子之心，不拘小節。使得個性較為內斂的菲力普也能向西比奧敞開心胸。西比奧在進入亞洲前，得到了最安全的後援。

與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之間的戰爭，由於中間夾著愛琴海，自然就從確保海路的海戰開始。

那一年的夏天，羅馬艦隊與羅德斯島的海軍會合，開始攻擊敘利亞艦隊。指揮敘利亞艦隊的當然就是漢尼拔，雙方投入將近一百艘的軍艦。

但漢尼拔並不擅長海上作戰，敘利亞艦隊吃了敗仗。之後又發生一次海戰，結果還是羅馬勝利。但漢尼拔並未指揮第二次海戰，由於海戰的失利，造成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失去了愛琴海的制海權，這為羅馬軍開了一條通往亞洲的大道。

西比奧橫跨海列斯龐特海峽進入小亞細亞，當羅馬軍開始南下時，敘利亞王派來求和的使者抵達。由於在黑海沿岸的俾斯尼



亞王拒絕參戰，安提歐寇斯也不想單獨對抗羅馬。事實上，西比奧曾事先寫信給俾斯尼亞王，說服他不向敘利亞靠攏，這是西比奧的外交戰成果。

敘利亞王使者所提出的和談條件如下：

一、如同之前從希臘撤退一樣，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放棄小

亞細亞地區中與羅馬有同盟關係的希臘城市，並撤離軍隊。

二、賠償羅馬軍隊一半的戰費。

執政官魯奇斯擔任羅馬軍作戰會議議長的職務，他認為這樣的條件不夠充分，因此羅馬方面再提出和談的條件。

一、無論是否與羅馬保有同盟關係，敘利亞都應該放棄佔領所有愛琴海地區及小亞細亞西岸的希臘城市。

二、為了在以上這些城市及敘利亞之間設置中立地帶，敘利亞軍須從陶羅斯 (Taurus) 山脈以西的小亞細亞撤離軍隊。

三、敘利亞王是開啟戰火者，須負擔全部的戰爭費用。

敘利亞的使節表示無法接受如此的條件，要求依照國王的指示，與西比奧個別談話。西比奧躺在病床上，無法出席作戰會議。

使節向西比奧轉達國王的話，之前在海戰中被敘利亞俘擄的西比奧兒子，將無條件予以釋放，但是希望西比奧能發揮他的影響力放寬和談條件，事成之後將會送上一筆龐大金額的謝禮。

西比奧對釋放兒子一事表示感謝，但不願收禮。只要兒子能平安回來，就是最好的禮物，他同時以朋友的身份向敘利亞王提出忠告，他認為敘利亞王應接受羅馬方面提出的條件和談，對敘利亞王而言，這會比在戰場上一決勝負來得有利。但這一席話安

提歐寇斯聽不進去。

羅馬軍再次南下，敘利亞軍也開始朝西北方向移動。兩軍相遇的戰場是從小亞細亞西岸的愛菲索斯進入內陸，在馬格內西亞(Magnesia)平原決戰。

漢尼拔與西比奧似乎將再度在戰場上見面。事實上，馬格內西亞會戰是一場很無聊的戰爭，兩位名將也沒有再次交戰。

西比奧因病未能參戰，漢尼拔被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調離戰線之外，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安提歐寇斯沒有肚量大膽採用漢尼拔；另一方面，漢尼拔也不是個可聽人使喚的人。

此外，羅馬軍首次在東方展開的會戰，軍隊的規模並不恰當。敘利亞軍以馬其頓傭兵為主力，加上在敘利亞召集的士兵，共有六萬名，外加五十四頭大象。

而羅馬軍方面，以羅馬的重裝步兵為主戰力，來自亞該亞同盟的希臘兵、婆高蒙兵、羅德斯兵、努米底亞騎兵等，加起來共三萬四千名兵，另外從努米底亞運來十六頭大象。

雖然羅馬只有二分之一的兵力，但獲得最後的勝利。兩軍都是由二流的戰術家指揮，因此在戰術方面沒什麼看頭，但是羅馬方面的將官見機行動的戰法，是羅馬獲得壓倒性勝利的主要因素。一位將官指揮二千人左右的軍隊，將西比奧式的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與馬其頓王菲力普的會戰相似，因亞歷山大大帝而出名的馬其頓重裝步兵，到這個時期仍然十分強大。只是馬其頓的重裝步兵須正面迎敵才能發揮威力，整好隊伍，持著長槍，好像一隻巨大的針鼠，正面來的攻擊將一一被針鼠刺死。但他們不善於應



付從側面或背後來的攻擊。這點被羅馬的年輕指揮官識破，使得巨大的針鼠沒有機會用針，而被擊垮。

戰敗的敘利亞軍，步兵及騎兵加起來有三萬三千名戰死，而羅馬軍方面的損失不過是三百二十四人而已。

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逃至內陸的薩爾地斯，塞流卡斯王朝的安提歐寇斯手下無兵，便成不了國王，更沒談條件的能力。只能派出使節表示要無條件投降，而接見使節的是大病初癒的西比奧。西比奧向使節這麼說：

「我們羅馬人只相信神給我們的東西是存在的，無論神給羅馬人的是幸或不幸，都不能以我們的力量去左右它的結果。

因此有好結果不必驕傲，有壞結果也不必絕望。如果你要證實我們羅馬人的這種性向，最好就是去問貴陣營中的漢尼拔。」

羅馬軍經過海列斯龐特進入亞洲以後，羅馬軍與敘利亞軍在同一時期嘗試與對方接觸，展開和談的事情。但在敘利亞王拒絕後破裂，開始會戰，演變成今天的結果。

雙方的關係從平等的地位變成今天的勝敗兩方。羅馬人仍想以之前相同的條件與敘利亞王和談，也就是敘利亞成為羅馬的同盟國，自治獨立權受到完全承認，而羅馬軍全部從敘利亞撤退。但是，

「第一，敘利亞軍也須從歐洲撤離。

第二，亞洲方面，以小亞細亞的陶羅斯山為界，敘利亞約定不得入侵西北邊。

第三，支付一萬五千羅馬幣作為賠償金。（作者註：此處的羅馬幣為艾吾波耶亞（Euboea）的羅馬幣，價值只有阿提卡



(Attica) 地方羅馬幣的三分之二，這筆金額相當於迦太基所支付的一萬羅馬幣賠償金。)

一萬五千羅馬幣中，有五百羅馬幣必須在羅馬的元老院及公民大會認可這項和談後立即支付，剩下的一萬二千羅馬幣則分十二年支付。

第四，另支付四百羅馬幣給婆高蒙。

第五，由羅馬挑選二十位敘利亞子弟，到羅馬當人質，作為兩國和約的履約保證。

第六，將目前在敘利亞王保護之下威脅羅馬的人物——漢尼拔及三位阿耶多利亞指揮官，引渡至羅馬。」

西比奧說完這些條件後同時表示，只要成為羅馬的同盟國，今後羅馬必會負起保障敘利亞王及其王國的安全。

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全盤接受，不過漢尼拔在被引渡至羅馬之前逃亡，剛開始逃到克里特島 (Crete)，西比奧知道以後，也沒有派人追擊。

之後的漢尼拔覺得留在克里特島並不安全，沒多久又向黑海沿岸的俾斯尼亞 (Bithynia) 王求救，而羅馬勢力擴展到這裡則是六年以後的事了。

在西元前 264 年展開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與西元前 218 年至前 202 年間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羅馬打敗西地中海的強國迦太基，並陸續在西元前 197 年打敗馬其頓，西元前 190 年打敗敘利亞，成功降服兩個東地中海的強國。最後剩下的只有埃及，但當時埃及內部軟弱，在布尼克戰役時已變成羅馬的友邦。

地中海世界的霸權已是羅馬的囊中物，首都羅馬超越了「羅



馬聯盟」盟主首都的地位，一躍成為「世界的首都」。如果哪裡發生什麼問題，該地王國及城市的代表就會到這個地中海世界的首都來陳情。霸權者除了有勢力外，更有裁定者的權威。

從戰術家的角度來看，西比奧還差漢尼拔一截，但以政治家的角度看的話，西比奧略勝一籌。

我在《羅馬人的故事》第 I 卷中曾談到“Patroness”與“Clientage”，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維繫了羅馬社會的穩固根基。保護者有時又扮演被保護者的角色，顯示了現實的羅馬人也有軟性的人際關係。

西元前 201 年到前 187 年之間，西比奧在元老院內的影響力不容置疑，這個時期西比奧所思考的對外關係，正是這種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

保護者是羅馬這個霸權國家，被保護者是承認羅馬霸權、在旗下享受自治的同盟國。羅馬的責任就是保護「被保護者」。

羅馬人社會中，維繫關係的基本要素是「信義」，而羅馬與同盟諸國關係也是如此，並非以榨取或是利用來建立。後世的歷史研究學者中，特別是對於統治意識較為敏感的英國學者都認為羅馬這個時期的對外政策是採「穩健的帝國主義」路線。

但是這個穩健的帝國主義路線也有弱點，也就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雙方必須站在同樣的立場角度。

保護者會這麼說，被保護者雖然在政治、外交、軍事、自由上受到限制，但會保障他們的秩序與安全。

而被保護者則會提出反對意見說，不自由毋寧死。

距離西比奧的時代已經過了二千二百年，但人類對這兩種看法仍爭論不休，沒有結論。

但是，「穩健的帝國主義」面對想法相反的「被保護者」，使得羅馬人內部產生變化，這也凸顯了這一路線的主倡者——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的失策。

西比奧審判

一個人擁有優異的業績與有力的地位，不可能不遭他人忌妒的。但忌妒不會立即以彈劾或是中傷的形式來顯現，忌妒只會帶來隱性的機會，讓敵人有機會一點一點看到缺點，因為醜聞是無法搖撼強者的。

西比奧擁有「非洲征服者」的尊稱，長年獨佔元老院的「首席」地位，又是羅馬的最高王牌，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健康情形的惡化就是他的弱點。

西元前 187 年，打敗敘利亞凱旋回國的西比奧，被兩位護民官告發。事實上，剛開始護民官指名的是西比奧的哥哥魯奇斯，告發的理由是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當時支付了五百泰連羅馬幣卻去向不明，因為西比奧只是參謀，因此對敘利亞戰線的羅馬軍最高指揮官魯奇斯提出告發。

但是當哥哥魯奇斯被傳喚至被告席時，西比奧就已經知道他們真正的目標是自己。

對於告發者而言，五百泰連羅馬幣怎麼用的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打倒西比奧。因為事關盜用公款問題，元老院內的西比奧不得不沉默下來，而以大家關心的焦點作為告發的理由，這種打擊政敵的戰術，實在不怎麼高明。

自尊心特別強烈的西比奧，在健康情況不佳、忍耐力衰退的



情形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憤怒。

當天，元老院傳喚證人，西比奧跟著手中拿著軍團帳簿的哥哥，一起到元老院。當哥哥正在說明款項的來龍去脈時，西比奧打斷哥哥的話，搶走厚厚的帳簿，當場撕破丟棄，並對著元老院議場的人們說：

「告發我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的起訴理由，我認為不應由羅馬公民來傾聽。如果西比奧不存在的話，今天這個告發人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自由或是肉體可以做告發。」

戰史家立德爾·哈特 (Liddel Hart) 指出，西比奧的這個舉動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妥，但很具有人性。

西比奧作為一個共和羅馬的公民，並不特別要求擁有賦予王位一般的待遇。在西比奧主導的時期，雖有原住民請他當國王，但被他一口回絕，他只求對他的祖國貢獻一己之力。而隱瞞五百泰連羅馬幣的去向，也不致使他就此失去現有的地位。

扎馬會戰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羅馬人也早已將這個會戰淡忘了。西比奧雖然才四十八歲，但是病容使他看起來老態龍鍾，他的這番話更讓人覺得他桀傲不遜。

第二天，元老院議場進行審判西比奧，被告西比奧站在前面，兩位護民官提出告訴。那天在場的人，都是過去反西比奧派的領袖，在兩位護民官後面操控。其中在場的包括馬庫斯·加圖 (Marcus Porcius Cato)，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加圖 (Cato the Elder)。

提出控訴的兩位護民官對西比奧的彈劾可溯及西元前 205 年，也就是十七年前在西西里的冬營時期。

這時候的西比奧正以執政官的身份在西西里忙著準備遠征非洲的事情。某一天，傳來消息，說南義的羅庫力很可能會向據有卡拉布里亞地方的漢尼拔叛變，西比奧立即率領三千名士兵趕到羅庫力，與內部反漢尼拔陣營的市民共同作戰，成功收復了羅庫力。

但西比奧的這個舉動超越了執政官的職權範圍，在當時，法比烏斯等提出批評的人不少。雖然如此，隨著扎馬會戰的勝利，西比奧輝煌的戰績讓人們忘卻了這些指責。西比奧被讚譽為救國英雄，即使有越權的行為，但羅庫力也算是戰略上的收穫，因此也沒有人會掛在嘴邊。告發者重提十七年前的往事，護民官接著說：

「西比奧的兒子被敘利亞方面俘擄，敘利亞王願意無條件釋放，這必定有內情，真的是無條件釋放嗎？」

此外，安提歐寇斯有什麼事情，一定找西比奧直接商談，在敘利亞戰線上，西比奧不過是個參謀的角色，但卻跳過總司令官魯奇斯，就好像決定戰爭或和平的不是羅馬的公民大會，而是任由他一人長袖善舞，這不是獨裁者是什麼？

西比奧獨善其身的言行，已經在西班牙、高盧、西西里、非洲等地備受矚目，如今在希臘和敘利亞依然故我。

西比奧為什麼參加敘利亞戰線？他是想向東方所有的國王與子民顯示，霸權國家羅馬的主人只有他一人，是他一個人撐起整個羅馬的。他想向其他國家的人民誇耀，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羅馬是由西比奧所領導，這是他參加戰爭的主要原因。他想告訴大家，只要他一說話，羅馬元老院就照著他的意思作成決議，只要他一眨眼，就可以讓羅馬公民上戰場。」



兩位護民官沒有提出證據的論述，說是控訴，不如說是發表一場彈劾的演說。審判的第一天就此結束，被告的答辯延至第二天。

第一天護民官在論述時，西比奧完全不插嘴，只是沉默地聽著。第二天，護民官提早到達議場，等待被告。當天的元老院議場也擠了滿坑滿谷的人來聆聽西比奧如何回答，但西比奧並未提出辯解。

遲到進入議場的西比奧有大批的友人及支援者簇擁同行，站在議場的人不約而同讓出一條通道，讓西比奧走向護民官。走到護民官席前的西比奧，轉身環視議場一周，議場內鴉雀無聲，大家都靜靜等待西比奧的發言。病情似乎沒有奪走他的聲音。

「護民官、各位羅馬市民，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非洲的扎馬打敗漢尼拔的迦太基軍，獲得勝利。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想暫時拋開爭論與挑撥，全體一致感謝神明。

我現在要到卡匹杜里諾山丘去，向朱比特神（Jupiter，眾神之神）、朱諾女神（Juno，婚姻之神）及米勒華女神（Minerva，智慧、技術、工藝、發明之神）表達感謝，賜予我及全體羅馬市民力量，保衛祖國羅馬的自由與安全。

各位如果願意的話，請跟我一起去，和我一起感謝神明，因為各位都是明智之人，破例讓當年十七歲的我充分發揮。」

說完之後，西比奧隨即離開議場，跟在他後面的不止是他的朋友及支援者。西比奧的話喚醒了羅馬人，元老院議員從座位上站起來，旁聽的市民也跟著走出去，甚至書記也把筆放下，跟著西比奧走。整個議場只剩下兩位護民官及加圖。

到卡匹杜里諾山丘一路上的山坡，由西比奧帶頭，後面跟著長串的人群。

那一天，髮禿細瘦的西比奧受到廣大市民的愛戴，與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結束後凱旋歸國的勝利喝采相較之下，現在是充滿榮譽的敬愛之意。歷史學家李維斯曾記載過這一段。他還說：

「這一天是西比奧光輝燦爛的最後一天。」

之後，西比奧離開羅馬，他住在往拿坡里沿海的立德爾諾，那裡有一座以前蓋的別墅。即使法院傳喚，他也不加理睬。

審判當天，哥哥魯奇斯代表西比奧出席，希望以健康為由，認可西比奧的缺席。但是護民官的態度十分強硬。

「元老院及各位諸君：今天你們都親眼目睹西比奧的自大傲慢，當初他擔任執政官時，就看不起各位，到今天他已是一介平民，想法還是沒有改變。不接受傳喚就是輕視元老院及公民，西比奧是共和羅馬的恥辱。」

護民官要求議員們再次決議傳喚西比奧，並採取強制執行的手段。

此時，年輕的議員格拉古要求發言。大家都以為格拉古會批評西比奧，因為在坎尼戰後的羅馬艱困時期，那位率領奴隸軍團與法比烏斯、馬爾喀斯共同戰鬥的武將，就是他的父親。對抗漢尼拔的不止西比奧一人，還有好多位羅馬武將。但是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勝利的光環由西比奧一人獨佔，也讓這些人覺得十分苦悶。格拉古當然也被認為是其中一員。

但是此時格拉古所說的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認為元老院議員不應再對西比奧如此追究。



「為保衛神明庇祐的祖國作出偉大貢獻的人物，登上羅馬共和國最高地位的人物，大家最感謝、敬愛的人物，現在卻要他坐在被告席，被迫聽這些批評、彈劾與謾罵。

這樣的舉動，除了汙衊西比奧的名譽，也玷污了我們羅馬公民的名譽。」

格拉古的話打動了元老院議員的心，決定停止對西比奧的彈劾。

這一年到西元前 183 年為止的四年間，西比奧在立德爾諾的別墅度過。加圖成功排除政敵西比奧，不讓他接近羅馬一步。

西比奧將女兒柯爾妮許配給這位年輕、敢為他辯護的格拉古。他們所生的兩個兒子提伯留斯 (Tiberius) 及蓋烏斯 (Gaius)，將成為我在《羅馬人的故事》第 III 卷中的主角。以根本改革羅馬社會為目標的格拉古兄弟，正是名將西比奧的孫兒。

西元前 183 年，西比奧 · 亞非利加努斯在立德爾諾的別墅過世，享年五十二歲。

很巧的是，漢尼拔也在同一年於距離義大利及迦太基很遠的黑海沿岸俾斯尼亞過世。急於求功的一位羅馬軍隊長要求俾斯尼亞王引渡漢尼拔，漢尼拔知道以後便仰藥自殺。絕代戰術家享年六十四歲。

西比奧這位漢尼拔最優秀的弟子，同時也是漢尼拔最大的敵人，拒絕葬在西比奧歷代祖先於阿庇亞大道邊的陵墓，因為墓園位於羅馬境內。西比奧的遺言是這麼說的：

「不知感恩的祖國，是不會讓你擁有我的骨頭。」

西比奧與漢尼拔就這樣離開了人生的舞臺，曾歷經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羅馬人，除了身強體壯的加圖活到八十四歲以外，其

餘都凋零了。羅馬也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時代。

讓西比奧失勢的五百羅馬幣去向問題，以及哥哥魯奇斯在馬格內西亞會戰後軍隊內部大肆揮霍的疑雲，一直到西比奧死後二年才真相大白，洗刷西比奧的冤情。

雖然如此，彈劾西比奧的主謀加圖仍持續打擊西比奧。

馬庫斯·波爾修斯·加圖 (Marcus Porcius Cato) 當時在羅馬被稱為「新進者」，是一位從地方的平民階級躍升首都政界的成功人物。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農民，被當地大地主的貴族華雷利烏斯·弗拉克斯相中，引領至中央政界。這位學識豐富、能說善道的年輕人，成為華雷利烏斯家族的說客，與西比奧所屬的柯爾涅留斯家族爭奪主導權。

比西比奧小一歲的加圖，由於華雷利烏斯家族的協助，政治生涯十分順遂。

西元前 205 年獲選為審計官的加圖，到西西里視察準備出征非洲的西比奧陣營，告發西比奧任由軍隊士兵揮霍用金。但是沒多久，西比奧遠征非洲打贏扎馬會戰，成為救國英雄，加圖的告發也就無疾而終。處女作是往後著作的基礎，這個原理不只是可以運用在作家身上；對政治家加圖而言，這是他日後彈劾有力人士的重要武器。

他在戰場上的業績不比其他武將遜色，但與西比奧相較又是小巫見大巫。加圖的「戰績」主要是在元老院的議場上累積的，也就是他在議場上的辯論。

他的演說技巧不僅超群，而且他辯論的對象不像西比奧那樣



是外國的士兵或外國領袖，他的對象是羅馬的元老院議員、公民大會上的公民等。而讓這些人把話聽進去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攻擊別人，特別是攻擊有力人士。

第二，配合羅馬人喜歡驚喜及幽默的個性，演說必須充滿幽默感。

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脫穎而出的羅馬，針對戰爭期間所訂定的「奢侈禁止法」提出是否解禁的討論。奢侈禁止法剝奪了女人享受的樂趣，反對解除法令的加圖在演說中，開場白就說：

「身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羅馬人，不曉得還有另一個妻子霸主在身旁。」

這句話引得整個議場哄堂大笑。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一位元老院議員因為在別人面前與妻子動作親暱而遭到告發，認為他不適合擔任元老院議員一職。加圖十分贊同，其他議員則反問加圖，難道你和你的妻子都不親吻的嗎？加圖如此回答：

「我們會親吻，但只在打雷的時候親吻，所以我很喜歡打雷。」

大家又是笑成一團。結果變成議員們喜歡聽加圖演說，但不見得把票投給他。但是難得他不摻雜幽默的兩項控訴，不僅讓西比奧失勢，也使迦太基真的滅亡。

相對於西比奧能說很好的希臘語，擁有深厚的希臘文化教養，並以喜愛希臘而聞名，加圖則是出了名的討厭希臘。

他對希臘文化流入羅馬，損及羅馬人天生的剛毅堅強，感到非常氣憤。雖然如此，在他擔任財務官時，搭建了羅馬人第一座希臘式會議廳建築。他認為建築的模式可以採用希臘式建築，但不得引進希臘文明的精神。此外，他認為羅馬人不需要希臘的哲

學、美術及詩文，也主張移居至羅馬的希臘人，除了希臘語教師以外，其他領域一概不能接受。

但是他強烈的主張正與時代的主流相反，無論是希臘人或是非洲出生的奴隸，知識份子都以西比奧集團為主流的標竿，大大地影響羅馬的下一個世代。雖然加圖成功地讓西比奧失勢，但並未逆轉時代的潮流。

不過我認為在反西比奧的陣營中，這個男人是唯一的堅定信念者，他的確非常擔心這股西比奧的羅馬新思潮。

第一，他認為西比奧所代表的傾慕希臘文化，將有害羅馬的將來。

第二，他相信西比奧所引發的個人主義及英雄主義風潮，將不利於羅馬的共和政體。

排除王政、以少數領導者合議作為運作機制的寡頭政體，認為個人的抬頭將導致王政的開始，十分危險。即使西比奧本身不這麼想，但光是他的存在，就隱含了這樣的危險。加圖自始至終重視羅馬的共和政體，即使自己不能躋身核心圈內，依然相當執著。歷史上常有從核心外熱情支持體制的例子，加圖也是其中一個。他堅信以三百位菁英組成元老院的羅馬共和體制，是最有效的政體，他甚至以維護此一體制視為自己的天命一般。

此外，加圖反西比奧的第三個理由是，華雷利烏斯家族反對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元老院的對外路線；換句話說，他們反對西比奧所推動的「穩健的帝國主義」路線。

我們可從羅馬與迦太基、馬其頓、敘利亞等國的和約中，看出其中包含下列的幾項要素。

第一，戰敗國承認羅馬的霸權，成為羅馬的同盟國。而對外



發動戰爭也必須事先取得羅馬的同意。

第二，把戰敗國的軍備降至自衛能力的水準。

第三，完全承認戰敗國的國內自治，且戰敗國國民無須繳稅給羅馬。

因此戰敗國仍然是一個獨立國家，並非就此成為羅馬的屬省，而羅馬在締約的同時撤軍。

但是這個「穩健的帝國主義」路線並非適用於每個敗給羅馬的國家，即使是在西比奧的勢力尚不明朗時期，這種方式也僅用於迦太基、希臘（包括馬其頓）及敘利亞而已。

對曾經幫助漢尼拔的北義高盧人，以及迦太基勢力撤退後的西班牙，羅馬採取另一種的帝國主義。高盧人及西班牙人在受到羅馬武力鎮壓以後，並未獲得獨立自治的待遇。這些地方被羅馬編為屬省，由羅馬派遣總督前往治理，每年必須繳交收入的一成作為租稅。而羅馬也在這些地方開始鋪設道路網絡，進行「基礎建設」及防衛的工作，也就是「羅馬化」。

羅馬人對地中海東、西兩邊的敗者，為什麼採取不同的處置方式呢？

研究學者如此認為：高盧人和西班牙原住民原本都是蠻族，所以羅馬無須客氣，而迦太基、希臘、敘利亞等地的居民，當時的文明甚至比羅馬人更為進步。因此羅馬不敢對這些文明之民有所侵犯。

就是這個理由吧！我們再次回顧希臘人佔多數的西西里屬省化過程，再看看之後羅馬史的演進，實在想不出還有其他理由了。

況且北義的高盧人及西班牙原住民，都是分裂為多個部族的狀態。與西西里上的希臘人，多個城市間互相較勁的情形有異曲

同工之妙；換句話說，交涉的對象不止一個。

如果交涉的對象不明確，則很難締結外交關係。在波河附近的義大利北部，高盧民族並未統一成為一個國家，而西班牙在迦太基離去之後也是相同的情形。如果要將這些地方收在旗下，只能採取「屬省化」這個手段；換句話說，就是「嚴格的帝國主義」。在西比奧影響下的羅馬元老院，會對地中海的東、西邊採取不同的方式，也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穩健的帝國主義」，因為不准該國常駐軍隊，只要對方不願接受，很容易就會失敗。加圖反對西比奧做法的真正理由是，當失敗時，羅馬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加圖不能忘懷的是，由於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締結寬厚條件的和約，導致二十年後敵人又出其不意的開打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漢尼拔攻入義大利的那一年，加圖正好十六歲。

同一年代的西比奧，因為迦太基人殺父弑叔的不共戴天之仇，使得他的個性傾向於展望未來。相反的，加圖則是屬於以古鑑今的類型。

從各種角度觀察，似乎可將這兩個人的對立歸咎於宿命吧！

個人對西比奧比較有好感，但不幸的是，在西比奧死後四年，加圖憂心的情形果然出現。

當初承認羅馬霸權、容許羅馬走「穩健的帝國主義」路線的馬其頓王菲力普，於西元前 179 年去世。繼承王位的是長子佩魯修斯 (Perseus)，他反羅馬的情結十分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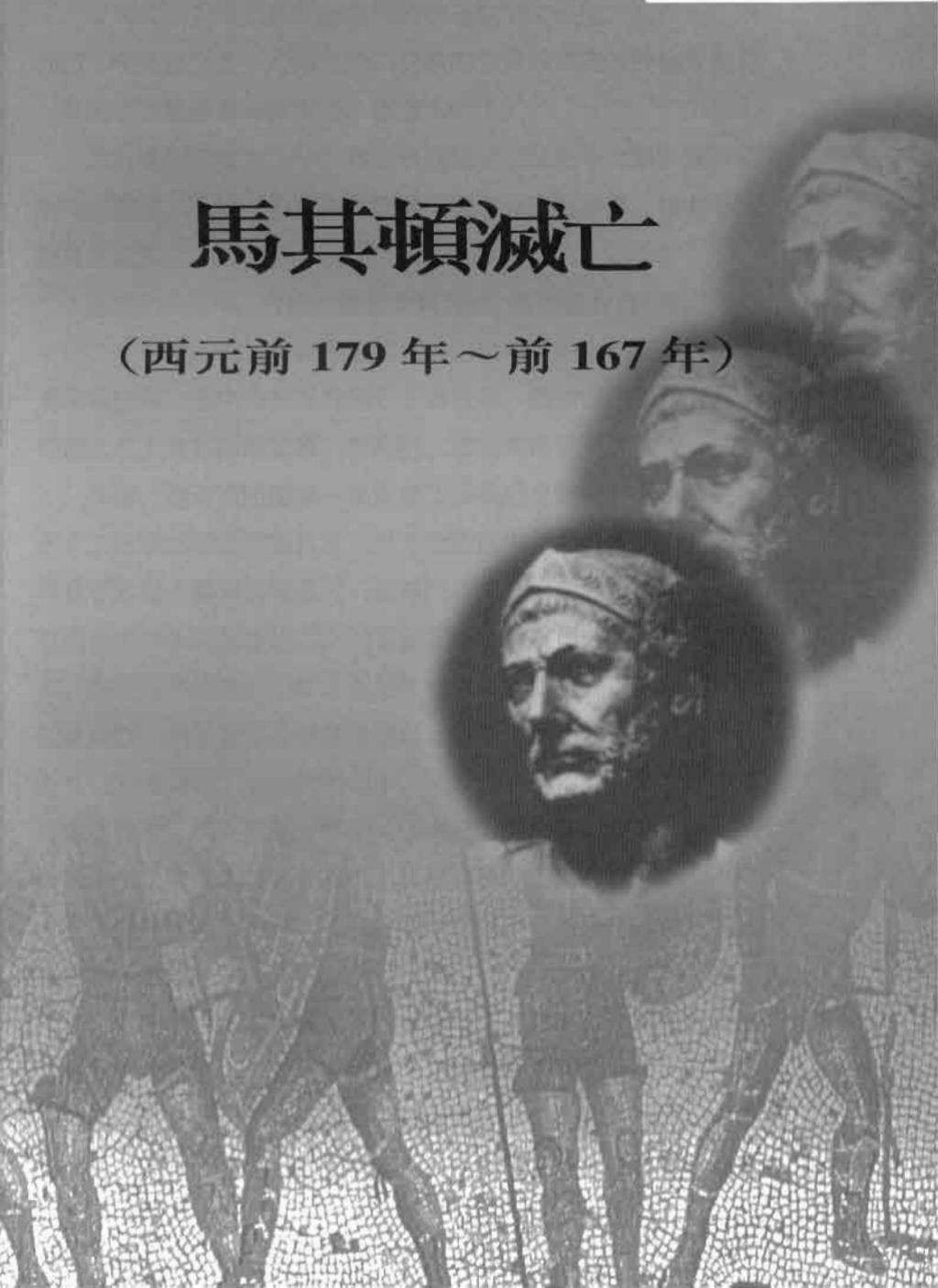
羅馬從東方得知馬其頓軍增強的消息，新王佩魯修斯開始煽動希臘的各城市反叛羅馬，戰雲又開始在希臘上空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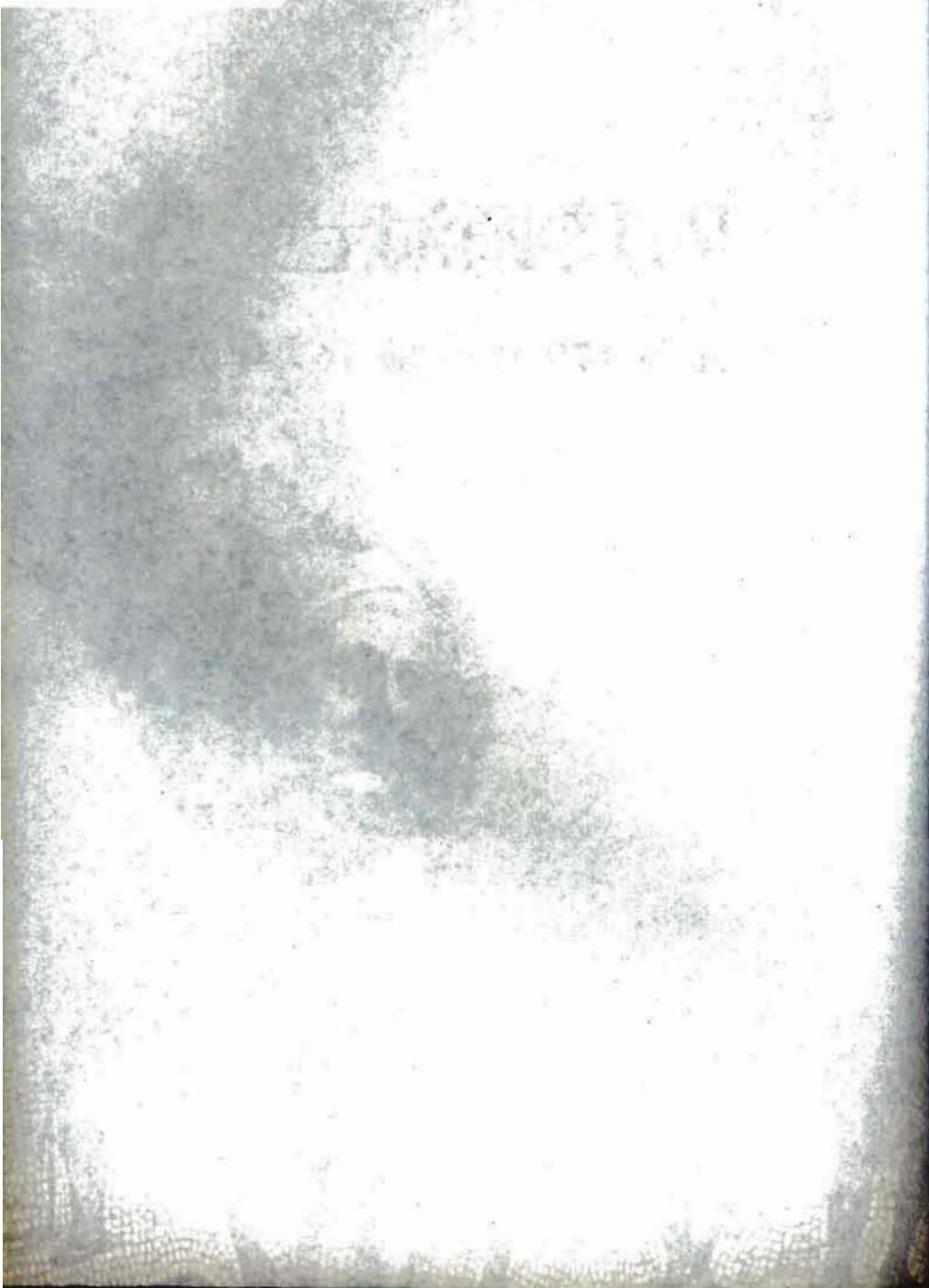
· 1 ·

國學研究會而主導該會的，就是他。

馬其頓滅亡

(西元前 179 年～前 167 年)





從馬其頓王菲力普敗給羅馬的西元前 197 年起，直到他在西元前 179 年過世的十八年之間，我們似乎可以很明確地揣摩到菲力普的心中醞釀著兩種想法，搖擺不定。

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他，體認到馬其頓王國的存亡繫於新興國羅馬的霸權。而另一方面，他對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

亞歷山大死後，帝國由諸位將軍瓜分，各自建立自己的王朝，一百二十年來，對這些希臘諸國來說，世界就是自己所居住的東地中海世界，地中海的西方稱不上是世界。雖然有強國迦太基，但都比不上東方的馬其頓、敘利亞、埃及來得重要。

在羅、迦兩國間的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戰役，都看不到他們介入希臘諸國的行動。在坎尼大敗的羅馬，瀕臨空前的危機，馬其頓曾提出願意與漢尼拔一起戰鬥。馬其頓把目標放在亞德里亞海東岸的伊利利亞地方，因為這是唯一與羅馬有直接接觸的國家。布尼克戰役的四十年，正是毀滅新興羅馬的最佳時機，但大國敘利亞、埃及等都接受羅馬要求維持中立的請求，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交換條件。在他們的眼中，只看到地中海的西方。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只在彼此之間結成姻親或發動戰爭，就這樣過了一百二十年。當有所警覺的時候，羅馬已悄悄地茁壯長大。

經過這一百二十年，希臘各城市間已不可能聯合組成對抗羅馬的統一戰線。

西元前 197 年，馬其頓軍敗給羅馬軍，當時羅馬軍還包括馬其頓以外的希臘人及婆高蒙，而敘利亞則是堅守中立。

西元前 190 年，敘利亞軍敗給羅馬軍，當時的羅馬軍還包括阿耶多利亞、斯巴達以外的希臘人及馬其頓王國。此外還有婆高



蒙、羅德斯加入羅馬軍攻擊敘利亞的行列。與羅馬擁有同盟關係的埃及，經常受到敘利亞的侵擾，非常期盼敘利亞王的敗北。希臘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也是同一時代的人，他曾寫下這些話：

「希臘民族不應該繼續與希臘人爭執，我們希臘人要團結，不可忽視在地中海西方展開的戰爭。」

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戰爭，與我們希臘人司空見慣的戰爭大不相同，雖然是一場地方戰，但規模之大不容小覷。羅馬在羅、迦兩國戰爭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擁有軍隊的國家，就像一部高效率且精巧無比的戰爭機器。我們應該體認到這部戰爭機器遲早會開到地中海的東方來。

我們希臘人自己人之間互相爭奪決定戰爭或和平，結果只會使這個決定的權力從希臘人手中拱手讓人。在希臘人當中，沒有一位擁有這個權力。」

所謂自己決定戰爭或是和平的權力，其實就是指自立與獨立。與波力比維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馬其頓王菲力普應該也有相同的體認吧！

菲力普敗給羅馬，承認羅馬霸權，與羅馬結為同盟關係之時，他正值四十歲。這位四十歲的男人在往後的十八年當中，不曾反叛過羅馬。菲力普盡可能避免把這個獨立自主的權力從自己的手中讓給別人，他的一舉一動都十分謹慎。

雖然波力比維斯是希臘人，他只不過是代表亞該亞同盟加盟都市阿爾卡迪亞的一位有力人士。另一方面，菲力普的馬其頓王國是希臘世界的強國之一，他並非體認到現實的狀況，而只是生

為王者的誇耀罷了。這可能也是他在四十歲之後的十八年，一直屈居於羅馬之下，使他心境複雜的原因吧！

菲力普的第二個兒子迪梅多利吾斯是正夫人所生，菲力普很喜歡他的才能和個性，甚至曾經考慮不將王位傳給妾所生的長子佩魯修斯。

迪梅多利吾斯結束在羅馬當人質的期間，返回祖國。羅馬人所策劃的人質，與公費留學生的性質相近，這位年輕的王子被放在羅馬有力人士的家中，接受教育，成了個百分之百的羅馬支持者。父親看到這樣的兒子，心情更是複雜。長子佩魯修斯因為庶出的身份，懷著幾許不安，這點也深深地烙印在菲力普的心中。

佩魯修斯向父王咬耳朵，說迪梅多利吾斯與羅馬締結密約，要把馬其頓賣給羅馬。國王雖有幾分懷疑，但還是相信了。被判叛亂罪的年輕王子，連辯駁的機會都沒有就被處以毒殺的刑罰。

之後沒多久，查出迪梅多利吾斯的罪名毫無根據，才為他好好祭拜。殺了愛子的馬其頓菲力普五世，感到十分後悔，身心俱疲，不久便去世了，得年五十八。

繼任王位的佩魯修斯遺傳了父親自傲的個性，但卻沒學到父親敏銳的觀察力。娶進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的女兒，把妹妹嫁給俾斯尼亞王，這方面倒是很像典型希臘君主的作風。佩魯修斯開始公然增強馬其頓王國的軍備，並向羅馬方面傳話說，這是為了防止北邊克爾特族入侵。羅馬提高警覺，但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五年不到的時間，馬其頓王國的軍事力量，已強大到不止對抗北方蠻族的程度了。

再次增強軍備的馬其頓，目標首先指向東邊國土連接的婆高蒙王國。婆高蒙立即派遣使者向羅馬求援，但羅馬仍想以外交手



段來解決。打著視察團名號的特使，一波波送往馬其頓，但言詞閃爍的佩魯修斯始終不願給予確定的答覆。此時，婆高蒙派出王弟前往羅馬，要求羅馬以軍事介入，阻止馬其頓的侵略行為。在這個期間，佩魯修斯開始對希臘各城市的不滿份子下手。

羅馬眼看戰爭勢在必行，便開始聯繫組成對抗馬其頓戰線。派遣使節到希臘、亞洲各國，結果得到熱烈的回響。希臘地區方面，包括中部的阿耶多利亞同盟各城市、雅典、亞該亞同盟各城市，都表明站在羅馬這一邊。婆高蒙王國、羅德斯島，連王妃的娘家敘利亞都表態支持羅馬。羅馬第二次以軍事介入希臘，行動顯得格外慎重。

連妹婿都表示維持中立，佩魯修斯於是被孤立起來。然而馬其頓是一個物產富饒的國家，馬其頓重裝步兵的英名仍在，集合東方全境的傭兵，馬其頓的戰力將近五萬。

另一方面，採取多國部隊形式的羅馬軍，戰力超過三萬。羅馬並非沒有能力派出更多的兵力，而是不想這麼做。馬其頓王國並非直接攻擊羅馬，西元前 171 年的軍事介入，不像西元前 197 年第一次的軍事介入，上次是為了「教訓」馬其頓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時支援漢尼拔。

羅馬在西元前 171 年登陸希臘時的戰鬥狀況，似乎都在試探對方，充分反映了羅馬的這種想法。到了第二年，也一直是對峙或小型消極會戰的形式。羅馬每年派出不同的執政官，戰鬥意志薄弱，更助長佩魯修斯之勢。佩魯修斯殺了四千名羅馬兵，羅馬軍戰敗。

至此，我們再借用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的話來描述：

「挑戰者面對眾人認為絕對不可能戰勝的冠軍，以敢鬥英勇的表現，跌破觀眾的眼鏡後，觀眾轉而瘋狂的支援挑戰者，斥責與批評集中在冠軍身上。」

希臘各城市開始對馬其頓展現善意，波力比維斯擔任騎士團長的亞該亞同盟，雖與羅馬軍約定共同對抗佩魯修斯，但到了緊要關頭卻緊縮兵力的提供。其餘的希臘人似乎好像也忘了反馬其頓情結，開始對羅馬軍冷眼相待。

羅馬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斃，但在西元前 170 年及前 169 年這二年，羅馬都沒有妥適處理。

在羅馬，由執政官率領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軍團，承平時期，皆恪守這個原則。執政官是由一年一度的公民大會選出，不一定能選出適任者。這時期，羅馬的一般公民對為何要出兵希臘一事抱持著疑問。

但是，元老院體認到希臘的戰況已到了不容隨便預測的地步，元老院一致認為必須儘早決斷。於是決定由艾米里斯·保羅出任候選西元前 168 年度的執政官。

艾米里斯·保羅年六十二，曾在希臘、敘利亞、西班牙等戰場上累積豐富的經驗及輝煌的戰果。他是坎尼會戰戰死的執政官艾米里斯·保羅的兒子，姊姊嫁給名將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所以他也是名將西比奧的妻舅。

艾米里斯家族與柯爾涅留斯家族同是羅馬貴族，愛好希臘文化的程度，不亞於西比奧。連兩個兒子的家庭教師，從希臘語到雕刻家都指定要希臘人。雖然是名門貴族，但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為了兩個兒子的將來，把他們寄放在別人家當養子。一個在法比



烏斯家，另一個在西比奧家。

成為西比奧家養子的那個兒子，後來在第三次布尼克戰役迦太基滅亡之際，擔任羅馬軍的總司令官。因此這個兒子以兩家的姓氏為名，稱為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在羅馬，有個愛好希臘文化者為中心的沙龍，有「西比奧圈」之稱，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也是常客，他們公認這位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是西比奧的繼承人。

西元前 168 年，艾米里斯·保羅獲選為執政官，擔任對抗佩魯修斯的羅馬軍總司令官。當他知道自己被選為執政官時，對公民大會提出要求。

「之所以選我出來，表示對抗佩魯修斯的戰線需要武將，因此除了戰術以外，直屬將官的人選必須由我來挑選。」

這雖然違反慣例，但公民大會同意。所以他依照自己的意思，調整身邊的副官，包括他的大兒子（在法比烏斯家當養子）、小兒子（在西比奧家當養子）、女婿加圖、名將西比奧的女婿西比奧·那西卡。羅馬人的「土官學校」等於設在實際的戰場。

收拾希臘戰況的任務，交由這個六十二歲的武將全權處理。他首先從徹底蒐集情報著手，在他從羅馬出發之前，已經十分熟悉希臘全土的地勢、氣候、希臘各城市的動向以及民意所趨。

率領馬其頓軍的佩魯修斯正值三十出頭，年輕英俊，彷彿亞歷山大再世，他三年前與羅馬軍交手時，早已擄獲了希臘的民心。艾米里斯·保羅面對佩魯修斯這個對手，知道自己必須採取快、狠、準的攻勢，而介入的時間拉得越長，對介入者越是不利。

西元前 168 年 6 月，艾米里斯率軍從布林迪西出港，經科孚



島 (Corfu)，從希臘西岸登陸。一路橫越希臘的中部，直指馬其頓。由於他們希望趁敵人還在馬其頓山區時捕獲他們，因此羅馬軍一直都是急行軍的狀態。當羅馬執政官登陸希臘的消息傳至佩魯修斯耳中時，艾米里斯已率軍出現在佩魯修斯宿營的皮秋那平原。

關於對陣的兩軍兵力狀況，馬其頓方面是四萬四千名，羅馬方面加上前一年已派遣的軍隊，總共只有三萬名。佩魯修斯知道這個差距後，毫不猶豫地決定與羅馬軍展開會戰。

會戰的前一天晚上，正逢月蝕。年輕時曾擔任占卜官的艾米里斯很清楚這種現象，事先告知軍隊的弟兄們，從傍晚的六點到晚上九點，不必擔心月亮缺了一塊。然而馬其頓方面看到月蝕無不感到驚奇，認為這是凶兆，士兵的士氣在會戰前就先低落下來。

第二天早晨，兩軍在皮秋那平原開戰，一小時後便分出勝負，從兩軍投入戰力的規模簡直讓人不敢相信。主因除了馬其頓軍因為月蝕凶兆而士氣受到打擊外，羅馬軍在艾米里斯的戰術指揮下，副官依照命令行動，徹底包圍、粉碎、毀壞馬其頓軍。

西元前 168 年艾米里斯對付佩魯修斯的戰法，正與西元前 197 年弗拉米尼烏斯對戰菲力普時的戰法一模一樣。也就是說，這是西比奧的戰法，同時也是漢尼拔的戰法。再追溯到更早一點，這就是菲力普及佩魯修斯的祖先——亞歷山大所創始的戰法。

這也是顯示希臘諸國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個例證。這次的敗北，與其說是敗給敵人，不如說是輸給自己。

皮秋那會戰結果造成馬其頓軍戰死二萬五千名，遭俘虜六千名。另一方面，羅馬軍的戰死者不到一百人，就像同一時代的波力比維斯所寫的，漢尼拔之後的羅馬軍是一部效率精良的戰爭機



器。

敗將佩魯修斯逃回祖國首都培拉，但居民們當著他的面把城門關上，不願打開，他沒辦法只好逃到薩摩特拉凱島(Samothrace)，但被自己人出賣，遭到追蹤而至的羅馬兵俘虜。馬其頓最後一位國王被送到羅馬。艾米里斯·保羅在凱旋式之後，與家人一起在義大利的小城市阿爾巴(Alba)安享晚年。這裡也是努米底亞王錫芳齊隱居之地。羅馬決定了希臘三大王國之一馬其頓的滅亡命運。羅馬的「帝國主義」越來越嚴苛了。

此時，羅馬尚無計畫對希臘採行屬省的直轄統治。與馬其頓站在一邊的七十多個城鎮，遭到懲罰性掠奪，一部分居民變成奴隸。包括波力比維斯在內的希臘高官，被視為危險人物，送至羅馬，寄放在羅馬境內有力人士的家中，過著人質生活，而波力比維斯被寄放在艾米里斯家中。

馬其頓的滅亡僅是王朝的部分，領土被分割為四部分，自治權受到承認，也可擁有自衛的軍力。原本繳給國王的租稅分為兩半，一半繳給羅馬，另一半留作自治國的國內費用。而礦山的收入方面，二分之一繳給羅馬，另外二分之一馬其頓人自己留著用。羅馬消滅了與羅馬霸權不合的王朝，但尊重馬其頓人的自治權利。

角度不同，感覺也就不一樣。羅馬對馬其頓的處置看來十分寬大，但從馬其頓人的角度，等於是把沒有的東西送給他們。

馬其頓人和其他的希臘人不同，沒有城市國家城邦(Polis)的傳統，他們所知道的是國王統治的方式，並非是公民自治。

羅馬希望早日結束介入的行動，再次確認馬其頓以外的希臘各城市的自治權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軍便從希臘撤退。由於亞德里亞海制海權的關係，在波羅尼亞(Polonia)設置軍事基地

外，其餘未設置任何海軍基地。

羅馬甚至未在希臘鋪設羅馬式的街道，並不是因為希臘已有高速公路一般的街道存在，而是因為羅馬沒有移動軍隊到希臘的必要。簡單來說，當時的羅馬人沒有想到將來會有需要再到希臘進行軍事介入。

但是讓羅馬人想到的卻是希臘人自己，而波力比維斯也是這麼認為。

冬日，西風呼嘯，
山頭的雪被吹得飄飄揚揚。
一些灰黑色的鳥群飛翔在空氣中，飛到樹梢上，
時而飛向那些深林中來，時而飛到人烟稠密的村莊，飛到
一排排房子上，飛到一塊塊田地裏。
獻給這裏的人民。

迦太基滅亡

(西元前 149 年～前 146 年)



卷之三

卷之三

從後世往前回顧歷史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從頭到尾的歷史現象，當作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然而，幾乎所有的歷史現象都不是這麼順利地進行。也許是歷經不斷的嘗試錯誤，因為遲疑而暫停下來；也許是由於一個偶然而改變方向等等幾經波折。但是在後世的我們看來，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

原本只想給個教訓，但卻把王國滅亡，我們已經在〈馬其頓滅亡〉中敘述過這樣的例子。不過馬其頓王國是自食惡果，不值得同情。但是迦太基人的遭遇，實在令人惋惜。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敗給羅馬後的五十年來，迦太基人在羅馬霸權之下，過著和平的日子。

羅馬人所稱的「漢尼拔戰爭」（也就是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結束後，迦太基繼續以獨立的自治國家存在，雖然沒有變成屬省，但也淪為二流的國家。

軍備上降低為弱國的水準，與他國的交戰權也須經過羅馬同意才能行使。

迦太基喪失了西班牙、西西里、薩丁尼亞等海外的領土，經濟的基礎僅靠非洲本土上的農業經營來維持，礦山的開採也成了昔日的夢想，更談不上發展工業。而羅馬擁有的礦山包括義大利托斯卡那地方、西班牙，加上馬其頓，擁有絕對的優勢發展工業。

通商貿易已不復往昔，農產品當中能夠交易的物資有限，而南義及西西里的希臘人又以羅馬同盟國的地位，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

但是從羅馬人將農業經營的書譯成拉丁文的情形來看，迦太



基的農業生產力依舊很高。也許從現在的角度很難想像，古代的北非土地富饒，耕地廣大，加上迦太基人有效率地經營，這裡很適合發展農業，生產力自然提高。

在此，個人認為導致迦太基滅亡的第三次布尼克戰役，主要是因為羅馬嫉妒迦太基的經濟力而引發的。

在「漢尼拔戰爭」失敗的迦太基，的確只剩下經濟方面能夠發展；但在羅馬的壓制下，迦太基戰後五十年間所發展出來的成績，實在稱不上是經濟大國。

當元老院看到從迦太基帶回的無花果，不禁對他們生產豐饒果實的能力嘖嘖稱奇。而加圖認為迦太基這個具有強大生產力的國家僅有三天海路行程的距離，主張應該將它毀滅，以絕後患。加圖直接向人們的視覺提出訴求，讓人很容易接受這樣的建議。

經濟發展的迦太基，即使經濟力沒有好到讓羅馬擔心，但是「漢尼拔戰爭」的這項前科還是令羅馬耿耿於懷。

只要是具有經濟力的國家，募集傭兵就不困難。況且誰也无法斷言迦太基不會再出現第二個「漢尼拔」。

受限於過去壓迫的觀念無法轉變為自由的人與能夠拋開過去的人，這兩者當中的不同，我們已經在前面介紹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和加圖時說明過。當時西比奧已經去世，加圖正是八十歲。

加圖反迦太基的運動顯得十分執著。即使當他發表其他主題的演說時，在結尾一定不忘加上這一句：

「所以，我認為應該滅亡迦太基。」

但是羅馬元老院全體議員卻反對加圖的想法，所以加圖才需要不斷地鼓吹上面的那一句話。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失勢去世之後，反而在元老院內有許多人提倡西比奧所主張的「穩健的帝

國主義」路線，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西比奧的女婿——西比奧·那西卡。他在戰場及政界是一流的人物，為了對抗加圖，在演說的結尾也會加上：

「所以，我認為迦太基應該繼續存在。」

羅馬內部這種巧妙的平衡，終於因為迦太基的行動而遭到破壞。

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成為羅馬的「被保護者」，同是羅馬「被保護者」的努米底亞王國開始擴展勢力範圍，這個舉動困擾著迦太基。

迦太基及努米底亞雖然一樣是承認羅馬霸權的同盟國，但在羅馬人眼中卻不被同等看待。努米底亞的馬西尼沙王曾與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並肩作戰，於扎馬打敗漢尼拔。

此外，努米底亞曾提供兵力給羅馬軍，在希臘戰線及敘利亞戰線上，都看得到努米底亞兵的身影；而迦太基方面僅提供過小麥，而且不被羅馬接受，羅馬最後以付款的方式買入。當時，迦太基使節曾在羅馬元老院說過以下這一段話：

「我們迦太基人曾經與你們羅馬人以及馬其頓王菲力普、敘利亞王安提歐寇斯、馬其頓王佩魯修斯等三位國王戰鬥過。」這句話在元老院內引來哄堂大笑，從議席的一角傳出：

「連血都沒有流，還說什麼！」

同樣是在羅馬霸權下生存的「被保護者」，努米底亞與迦太基的地位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別。

斯特雷波 (Strabo) 著有關於地中海世界歷史地理的書，根據他的說法，當時的努米底亞王國，「在馬西尼沙的領導下，從遊牧



民族變為農耕民族」，成為一個強國。由此可見，迦太基人對努米底亞人的憂心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正為努米底亞勢力入侵而煩惱的迦太基，決定招募傭兵。沒有多久，就集結了六萬名傭兵。

羅馬方面當然馬上知道了這個消息，以加圖為首席的調查團來到迦太基，但迦太基政府立即向羅馬提出努米底亞侵略主義的野心。剛開始時，加圖並未理會迦太基的主張；後來羅馬在第二年又派遣另一支調查團，此次的首席是西比奧·那西卡。

西比奧·那西卡成功地使努米底亞軍撤回努米底亞境內，而且多數人相信這將為迦太基解除危機。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也認為不會再發生什麼事了，準備從布林迪西回到祖國雅典。

擅長於經濟卻不懂政治的迦太基人，將西比奧·那西卡達成的妥協方案，視為羅馬的軟弱。當時國內仍留有六萬名傭兵，這支迦太基傭兵軍隊突破了努米底亞國境，直逼首都九十公里外。

羅馬的元老院知道這個消息後勃然大怒，在「漢尼拔戰爭」結束後所締結的和約中，言明迦太基未經羅馬同意，不得與他國交戰。進攻努米底亞的行動，明顯違反了條約。

以加圖為首的對迦太基強硬派，發言力與日俱增；西比奧·那西卡所主導的穩健派只得閉嘴，羅馬決定組成四個軍團派往迦太基。

迦太基政府很快就了解他們的用意。正好在這段期間，進攻到努米底亞境內的迦太基傭兵，吃了努米底亞軍的敗仗。迦太基政府開始緊張，知道自己理虧違反條約，於是決定派遣使者到羅馬，約定要解散傭兵軍並將指揮官處以死刑，想要平息羅馬元老院的憤怒。元老院相信他們的諾言，把原本要派遣的軍隊改為調

查團。

調查團的任務是到當地去勘察迦太基是否履行承諾，然而迎接羅馬調查團的迦太基政府，卻以逐步的方式履行約定，調查團帶回羅馬的報告，只是徒增元老院對迦太基的不信任。

住在迦太基第二大城市尤蒂卡等城市的居民，甚至比住在首都迦太基的居民更早察覺到，持續目前的狀態將會招致更大的危險。這些城市於是派代表到羅馬，表明如果當羅、迦兩國發生戰爭時，將會站在羅馬這邊。

之後，羅馬元老院由「對迦太基強硬派」主導。西元前 149 年，兩位執政官的任職地點都指派在非洲，這等於是做出宣戰的告示。

動盪不安的迦太基緊急派出五名特使到羅馬，希望能說明狀況。但羅馬的元老院只是將執政官已從羅馬出發的消息告知五位特使，宣戰的理由是迦太基未經羅馬同意便對羅馬的同盟國——努米底亞作出敵對的行動，五位特使拿出必死的決心，提出無條件全面投降的條件，並交換三百位人質作為保證。元老院接受了這項提議，對前往非洲的兩位執政官，下達指令賦予他們與迦太基談判的權力。

迦太基政府迎接這五位歸國的特使，這一次迦太基很快地履行承諾，送出三百位人質到「柯爾涅留斯陣地」，這裡是半個世紀前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登陸非洲時所建設的進攻迦太基基地，執政官先把這三百人送到西西里，接著對迦太基政府提出種種要求，避免發生戰爭。

羅馬要迦太基交出所有攻城的武器及器具，這意味著掏空迦太基的防備設施。迦太基答應下來，交出二千個弓器及二十萬人份的盔甲，送到「柯爾涅留斯陣地」。兩位執政官表示滿意，並建



議迦太基政府組成三十位有力公民的代表團送到羅馬，以便接受日後的指令，迦太基政府都遵示照辦。

但是迦太基運氣不好，希臘正好在那個時期對羅馬人的態度強硬起來。

以馬其頓為中心的希臘，先王佩魯修斯的庶子菲力普成為希臘人反羅馬的領袖，事實上他是偽裝的。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人，雖然具有強烈的自由獨立意識，但是他們的政治能力與佩里克利斯(Pericles)的死一起消失，淪落成為一個非政治的民族。柏拉圖(Plato)曾有的絕望，逐漸成為事實。希臘人沒多久便傾向反羅馬的菲力普，在公開的場合也作如此表示。

「歡迎羅馬人到希臘，但這只是當作朋友的想法，而非作為主人的想法。」

當羅馬軍進攻非洲時，獲得滿堂喝采。羅馬施力於迦太基，這正是希臘人在羅馬霸權下扳回局勢的好機會。希臘的波力比維斯也曾寫道：「希臘人乘虛而入」。

與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或弗拉米尼烏斯時代相比，羅馬人對希臘人的觀感已有改變。在這五十年間，羅馬人對佩里克利斯時代直逼文化巔峰的希臘文明，仍然懷抱著尊敬；但對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人，開始有了輕蔑的想法。

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人與佩里克利斯時代一樣，提倡自由獨立的精神不變，但當自由與獨立實現之後，不是要依賴他國，就是要乘人之危。

羅馬人喜愛希臘人創作的藝術品及建築，學習文學與歷史，他們並不強迫希臘人學習拉丁文，反而自己搶著學習希臘文。但

希臘人想要依賴他國或乘人之危的想法，令羅馬人不齒。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人不同於西元前五世紀的佩里克利斯時代，已經失去了創造美術、建築、文學的新時代作品。

西元前 148 年，羅馬決定派遣軍隊，第三度介入希臘。戰勝漢尼拔之後，羅馬人屢戰屢勝，建立起以軍事力量致勝的自信，因為非政治性的希臘人已經刺激了羅馬。

羅馬人對希臘人的動向感到焦躁之時，訪問羅馬的迦太基代表們時運不佳。焦躁的羅馬人開始願意接受加圖所提倡的「強硬對抗迦太基路線」。

羅馬向來寬大對待其他民族的方式，竟產生相反的結果，這令羅馬的領導階層感到惶惶不安，開始想到要改變做法。再加上在軍事方面的自信，空氣中充滿了將對迦太基發出最後強硬通告的火藥味。

為避免與羅馬發生戰爭，三十位迦太基代表銜命前往羅馬。元老院卻以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以下的要求。

毀滅首都迦太基，全部的居民遷徙到離海岸線十羅馬哩（約十五公里）外的內陸地區。

其中一位代表曾提出反駁，認為如此一來等於判迦太基死刑。但元老院的態度不變，三十位代表只好接受，其中幾位代表在返國的路上逃亡。

包括波力比維斯在內的多數人，都希望避免發生第三次布尼克戰役。波力比維斯正從布林迪西乘船返回希臘。

身為好友的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緊急派遣使者追回波力比維斯，波力比維斯下船與使者一起到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準備



出兵的奧斯提亞港，再折回阿庇亞大道。

勉強接受羅馬無理要求的代表們回到祖國，迦太基民眾不滿領導階層的無能，反羅馬的勢力逐漸形成。即使事實上有迫人就範的形勢，但領導階層的軟弱態度引發了平民百姓的國家民族意識，接受羅馬命令的代表，被指為叛徒，死於瘋狂憤怒的民眾手中。

首都迦太基一下子變成了武器製造工廠，為了準備守城，有效協調從近郊運送糧食，一度被通緝的對羅馬強硬派人士呼籲僱兵歸隊，甚至要女人剪斷頭髮作為石製弓器的繩索之用。同時，消除貧富差距，以從軍為條件，釋放囚犯及奴隸。雖然從沉沒船隻逃出的人數比平時還少，但當時首都迦太基仍有六萬人。其中使用於防衛戰的兵力，約有二萬名。

羅馬與迦太基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這個「最後倒數階段」果真不可避免嗎？我現在依然存疑。因為羅馬元老院向三十位迦太基特使發出的最後通告——破壞首都迦太基，全部的居民遷徙到離海岸線十羅馬哩外的內陸地區——事實上只有後代的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項嚴苛的要求，古代的史家並不這麼覺得。

李維斯的《羅馬史》敘述這個時代的部分在中世紀時已經消失，因此我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這段歷史。但是同一時代著有《歷史》一書的作者波力比維斯認為羅馬最後的通牒不是違反道義的行為，狄奧多魯斯 (Diodorus Siculus) 及阿庇亞努斯 (Appianus) 曾參考過當時所有的史料，他們以強硬來形容這一段，但並未評為嚴苛。而那位最後向羅馬抗命的迦太基特使，認為這等於判了迦

迦太基死刑的說法，顯然被後代的歷史研究者完全接受。

羅馬元老院逼迫迦太基政府將首都迦太基的全部居民撤離，遷徙到新的都市。如果不照辦，將發動戰爭。但元老院並未指定在何處建設新都市，只是要求在離海岸線十羅馬哩遠處的內陸地區，至於選定地點的工作，則交由迦太基自己決定。

在此，我針對當時地中海世界著名都市的離海距離作了一番調查。

西西里上的敘拉古、巴勒摩，南義的塔蘭托，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設的都市——卡塔赫那、加地斯，埃及的亞歷山卓，小亞細亞的愛菲索斯等，都與迦太基一樣是臨海的海港都市，而迦太基國的第二大都市尤蒂卡在現代雖是內陸都市，但在古代是臨海的都市。

敘利亞首都安提阿 (Antioch) 位於溯河二十二公里而上的位置，而且當時的大船不能航行，以通商產業都市而繁榮的雅典也沒有靠海，與外港皮留斯 (Pileus) 相距八公里。雅典與皮留斯間沒有河川連結，藉由鐵密斯多格雷斯 (Tehmistocles) 修築的道路，將雅典的物資運到皮留斯，在這裡裝船。

羅馬位於臺伯河畔，也沒有臨海。羅馬到羅馬外港奧斯提亞之間的聯繫，雖是沿著臺伯河，但盡量取直線距離的道路，有二十二公里的距離。臺伯河也是大船不能通航的河川。

當然也不是強要在撒哈拉沙漠中建設都市，甚至遷移都市至此。只要是離海岸線十五公里的地方都可以。古代的北非是一塊綠地，河川也多。即使沒有河川流經，可將約從雅典到皮留斯二倍的距離，變為鐵密斯多格雷斯所設計的走廊形式。羅馬的元老院內，仍有西比奧這個主張縱容迦太基勢力的一派。而加圖率領



的「毀滅迦太基」派認為無論是用川船或是步行，如果海就在眼前，跋涉二十二公里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對迦太基人而言，如果離家一步就應該是在船上，因此即使只有十五公里的距離，幾乎等同於「和死一樣」。

民族間的紛爭或是摩擦，經常就像這樣，是源自於價值觀的不同。在羅馬人看來不過是遷徙到離海十五公里的內陸，卻引起迦太基人極大的反感，決定與羅馬霸權正面挑戰。

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的迦太基人似乎仍不能轉換觀點。他們認定首都迦太基地處天然要塞之地，因此覺得絕對不能更動呢？也或許是擁有泱泱大國歷史的民族，不容如此苟延殘喘下去呢？

迦太基城毀滅

迦太基城所在位置的半島，突出於突尼斯灣西側，形成天然的要塞。三方有海包圍，北側有山，要從東側進攻幾乎是不可能。西側又有高十四公尺寬十公尺的三層城牆保護，也不可能從這個方向攻入。

攻擊這個城市的唯一途徑就是從海港這邊進攻，這也是海港都市迦太基的正面大門。西元前 147 年起，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擔任總指揮集中火力攻擊這裡。自從對迦太基發下戰帖，共花了二年的準備時間，可見羅馬的總司令官是屬於謹慎行事的類型。而且開戰當初，羅馬方面尚未準備妥當，更何況攻打像迦太基這樣的大城市，花個幾年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希臘發生的事件，促使迦太基的攻防戰提早結束。

決定第三度以軍事介入希臘的羅馬，在不到一年的時間，成功鎮壓馬其頓王庶子所率領的反叛軍。到這步田地，羅馬也不會想到要尊重馬其頓人的獨立。舊馬其頓王國分裂為四個自治國，賦予自治權，降為羅馬的屬省。

雖然如此，羅馬仍繼續尊重其他希臘各城市的獨立與自治。但在希臘人眼裡看來，羅馬的這種態度並非出自於一個強者的寬容，而是自知不如希臘文化。在這個時期，羅馬元老院議員訪問希臘城市國家科林斯，發生科林斯市民並未禮遇迎接的事件。這事提醒了羅馬人，寬容主義是有界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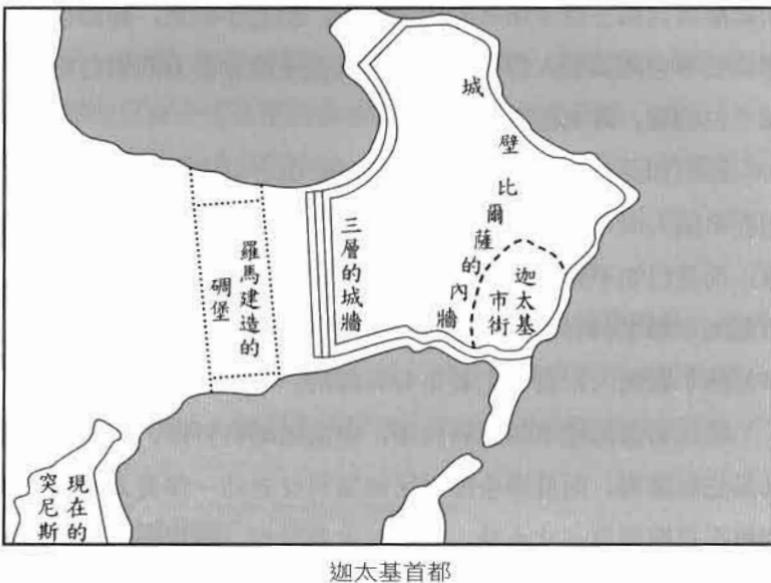
羅馬緊急派遣軍隊到科林斯，徹底破壞科林斯，不僅搜刮美術品送回羅馬，而且將全部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賣為奴隸。羅馬幾乎是翻遍每一寸土地，市街被破壞殆盡，羅馬對科林斯的破壞，給了桀傲不遜的希臘人一個殺雞儆猴的示範。

無視於羅馬人所給的三天期限，堅持到最後一刻的城市，被羅馬人完全摧毀，城市的居民都變成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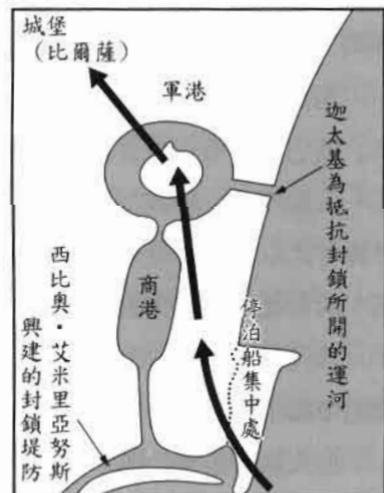
但是像這樣掠奪城市，還是建國以來空前第一次。僅次於雅典、斯巴達的第三重要城市科林斯，被羅馬人摧毀，也澆了希臘人一大盆冷水。雖然不至於像舊馬其頓一樣變成羅馬的屬省，但希臘從此以後便安分地在羅馬的霸權之下生存。把自由與獨立擺第一的希臘人，卻失去了自由與獨立，然而換來了秩序與安定。

西元前 146 年，羅馬人從「穩健的帝國主義」方針轉變為「嚴厲的帝國主義」，同一年，迦太基也到了迎接壽終正寢的最後階段。

迦太基人追求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獨立，而僅是求得安全，實在可悲。同一時代的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曾說，希臘失去獨立，希臘人當然有責任；但是迦太基的滅亡實在是非戰之罪。



迦太基首都



迦太基市街略圖
(→是羅馬軍進攻路線)

如果真要說迦太基人有罪的話，大概就是堅持到最後一刻仍然拒絕接受羅馬的招降，只好選擇與自己的城市一起滅亡。羅馬兵指揮俘虜並排站在城牆上，在羅馬軍面前一個一個射殺，可見迦太基人「寧為玉碎，不願瓦全」的想法，到最後關頭仍要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羅馬軍總司令官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利用西元前147年到前146年間冬季的休戰期，派使者到羅馬元老院，請示將如何處置迦太基首都。

從海港這邊進攻迦太基的準備已全部完畢，羅馬軍建築堤防，全面封鎖連結海上與港灣間運河的入口。迦太基開了另一條運河，但附近的海面上經常有羅馬的船隻往來巡邏，根本起不了作用。陸地這邊的城牆，早已有多處損毀。守城策略邁入第三年，貯存在市區內的糧食大概快要見底。不是做最後的掙扎，就是和談。

結束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他的養孫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當年正好三十八歲。戰場上的所有行動都由這位最高司令官做主，他與養祖父西比奧·亞非利加努斯及生父艾米里斯·保羅一樣，都以開放的胸襟接受不同的文化及民族，這位羅馬武將正猶豫著由他一個人決定迦太基人的命運是否有所不妥。

西元前146年的春天，元老院的聖旨抵達。決定將迦太基處以與科林斯相同的待遇——「摧毁」。

羅馬軍從靠海這邊進攻，防衛的迦太基軍在環繞外港的倉庫及造船廠點火。在大火中展開戰爭，在每一間房子及每一條道路



搜查敵人的蹤跡，持續了六天六夜。

七天後，迦太基市街完全被征服，神殿及神像也被燒燬。有不少迦太基人縱身入燃燒中的神殿，他們認為與其當奴隸不如選擇一死。拒絕招降的市民決定了城堡陷落之後的命運。成為奴隸的迦太基市民，包括孩童在內高達五萬人。

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因為與總司令官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的關係親密，當迦太基城毀滅時，他人也在現場，自然也就對這一段過程詳加描述。但是很可惜的，他的著作《歷史》一書在中世紀時剩下不到三分之二。迦太基毀滅的場景只剩下片段，所以引用西元前二世紀希臘歷史學家阿庇亞努斯的著作代替，他曾參考過波力比維斯的作品。

「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的迦太基，這個城市自建國以來，歷經七百年繁榮興盛的歲月，就此毀滅，化為一堆瓦礫。」

七百年的漫長歲月中，迦太基統治廣大的土地及眾多的島嶼，締造出強大的帝國，擁有龐大數量的武器、軍事、大象及財富。

比起過去的帝國，迦太基顯得更有勇氣與氣魄。在曾經屈居於羅馬要求之下，繳出所有的武器及軍艦，但是三年後準備反制羅馬的攻擊。而今卻完全地被破壞、毀滅，將要從地表上消失。

依照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的說法（根據波力比維斯的轉述），想到敵人如此的命運，不禁潸然淚下。

雖然身為勝者，卻忍不住作如此想。人、城市、國家、帝國等等，一併走上毀滅的命運，的確很令人感傷。特洛伊、亞述、波斯以及二十年前的馬其頓，都向世人說明了勝者必衰的道理。

也許是有意識，也許是無意識，羅馬的勝將說出了荷馬敘事

詩中特洛伊總司令官赫克特 (Hector) 的一句話：

「總有一天，特洛伊、國王及所有跟隨他的戰士終將滅亡。」

站在他背後的波力比維斯問羅馬勝將為何說這句話，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轉向波力比維斯，握著這位他的希臘好友的手說道：

「波力比維斯，曾經繁盛一時的帝國，今天卻滅亡了。我們正躬逢其時，但是我的胸中並無勝利的喜悅，反而哀傷著有一天羅馬也會步上同樣的後塵。」

毀滅後的迦太基，城牆、神殿、房屋、市場等建築物一一遭到破壞，僅剩土石的地面被犁鏟平。羅馬人在這個神明詛咒的地方，撒鹽驅邪。

在這塊草木不生、未聞人煙的不毛之地上，凱撒曾下令將它建設為殖民地，但因凱撒被暗殺而使計畫中輒，直到奧古斯都大帝 (Augustus) 時，才有人類再度住在這裡，但這也是一百年以後的事。目前殘存的迦太基遺蹟，是羅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迦太基人時代留下的東西甚少。

羅馬自西元前 753 年建國以來，歷經六百年的歲月，雖然曾當過敗者，卻也從未在地面上消失。西元前 146 年，科林斯、迦太基接連發生不幸的遭遇，在迦太基消滅的十三年後，西班牙的努曼提亞 (Numantia) 也遭到一樣的命運，當時羅馬的總司令官也是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

多位現代的研究學者認為，這三個都市的破壞是蠻橫行為所致，如果我也如此認為，將會非常輕鬆，不必再深究。

然而，如果真是橫蠻行為的結果，將會是怎樣的光景呢？



針對科林斯的毀滅及科林斯公民的奴隸化，你問一百個人會有一百種意見，這是夢想家希臘人的答案。後來雖然還有雅典、斯巴達等自治城市，但從這兩個城市開始，整個希臘變成承認羅馬霸權，享受和平與秩序。希臘也抵擋不住「基礎建設」的浪潮，這是希臘人始料未及的。布林迪西位於阿庇亞大道的終點，隔海相望的希臘這邊則開始鋪設伊尼茲亞大道，展開了希臘的「羅馬化」行動。

那麼，西班牙努曼提亞的破壞，是不是單純的蠻橫行為？

西班牙的原住民是一個任誰都很難征服的民族，即使是在漢尼拔家族統治的殖民地時代，他們屢次叛亂，讓迦太基人傷透腦筋。西班牙人與希臘人不同，並不是個愛幻想的民族。險惡的地形，培養了他們不願馴服的性格。

直到奧古斯都大帝時代，憑藉不斷送進的武力鎮壓以及羅馬人移民進駐的開墾，才完全平定西班牙。有「羅馬化」模範生之稱的高盧（現在的法國）人，在這方面也與西班牙人截然不同。

西元前 133 年，徹底破壞努曼提亞並將居民變成奴隸，算是第一波的平定行動。被鎮壓的西班牙，從「基礎建設」開始「羅馬化」。修築的道路以羅馬為起點，橫跨現在的南法，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象徵「羅馬化」的羅馬式街道，也就是當時的高速公路，在這個時期擴張連結希臘、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馬基維利曾說過，以嚴格的對待方式，應該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迦太基的滅亡似乎也和這兩個例子一樣，必須以「惡」來對待。

但是對消滅迦太基一事，個人認為羅馬採取了不必要的蠻橫。

羅馬囿於傳統根深蒂固的觀念，是一項愚蠢的行為。

滅亡迦太基對羅馬來說唯一的好處，就是不必再和像漢尼拔這樣的人物苦鬥。這在當時的羅馬人心中，是一份不容忽視的情感。但是為什麼是在五十年後才發生呢？主因在於古代的非洲是個富饒之地，迦太基又是非洲物產的集散地，所以不敢和羅馬霸權唱反調，直到羅馬攻入，迦太基才作絕地反擊。

隨著迦太基的滅亡，羅馬立即要面對新的問題。努米底亞（現在的阿爾及利亞）日益強大，必須加以遏阻。

西比奧·那西卡始終主張迦太基應繼續存在，但並非寬容，這是顧慮到努米底亞王國的策略。他的現實主義路線之所以會輸給加圖的強硬路線，不是因為來自迦太基人的挑釁，而是災難重重的希臘人挑釁的結果。

假使西比奧·艾米里亞努斯早死而加圖長壽，同時希臘又沒有發生騷動的話，歷史將全盤改觀嗎？我想會吧！特別是百年之後，羅馬人致力於「基礎建設」重建迦太基。在羅馬存續期間，迦太基仍是非洲少數幾個重要的城市，現在仍可看到大規模水管的遺蹟，也就更堅定我這樣的想法。

於西元前 146 年被羅馬消滅的迦太基領土，由駐在尤蒂卡的總督統治，成為羅馬的屬省。這個地方已經不叫迦太基，成為羅馬屬省的舊迦太基，稱呼變成「屬省亞非利加」。

（一）傳音即最簡單的一種，就是將音傳到耳中，除了這之外，傳音還分不真音、虛假音、整體中間和連續三種音類。
所謂真聲音者，即以人說話如唱歌一樣，而將這八音叫它
是斷續的，有時是單音，有時是多音，但其音量均等，無
虛音者不過氣，有時單音有時兩音或三音，其音量相
相等或不等。舉又如鳥音，人語音，人其歌聲等，或以單音
或以三音或以四音或以五音或以六音或以七音或以八音。

「我跟『風向者』大爺都是個人崇拜迷醉的魔術師，
你跟其餘四人，才給他作副作本體的生吞活剥之折磨，我們兩
個會追回這些在羅馬被偷走的鑽石項鍊！你和火燒燭的鋼子也
會領取獎品，聽我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說，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化」。中國化就是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體系。

首先在「政治」上，要以「民主」為主導，而「民主」的實質就是「人民主權」，主張人民應當有制訂、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利，使人人都能參與，才能達到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迦太基成為屬省，西班牙成為屬省，希臘在事實上也成為屬省的同時，婆高蒙王在沒有後繼者的情況下，留下「死後將王國託付給羅馬」的遺囑後去世。婆高蒙所在的小亞細亞西岸一帶，也成為羅馬的屬省。所以羅馬佔領土地之廣，使得羅馬成為地中海世界中屹立不搖的霸權國家。對羅馬人而言，地中海已變成「我們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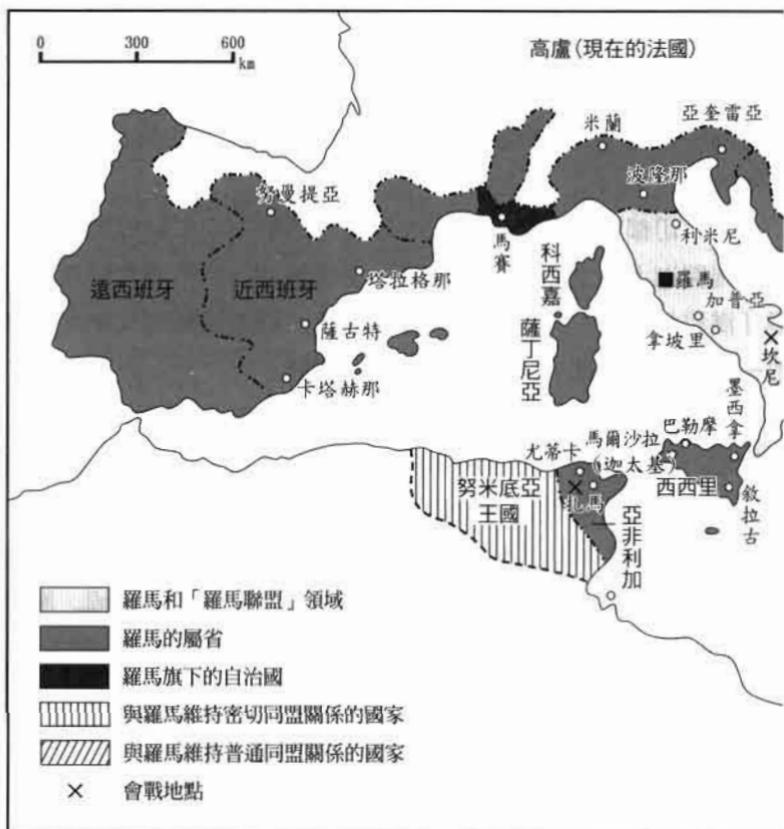
這一切都肇始於西元前 264 年開打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如果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戰役在第一次就結束，就不會有羅馬人所稱「漢尼拔戰爭」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更遑論羅馬人能在短短的一百三十年之間完成稱霸地中海的偉業。

從羅馬在「漢尼拔戰爭」降服迦太基，成為西地中海的霸主後算起，羅馬耗費不到七十年的時間，就稱霸整個地中海。連波力比維斯都覺得詫異，可見當時大多數人都是這麼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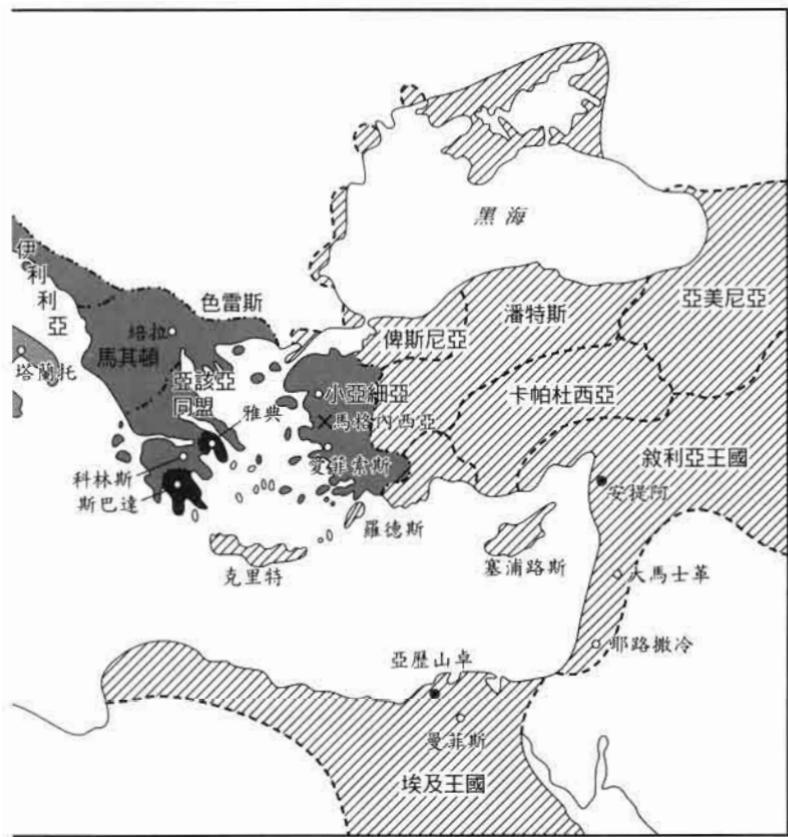
這全都是從漢尼拔開始的，本書所介紹的一百三十年，光是歷時十六年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就佔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歷史學家李維斯在《歷史》一書中，也是詳盡地述說「漢尼拔戰爭」，足以證明這個戰爭對羅馬人影響的深遠。迦太基的滅亡以及羅馬人稱霸地中海，可算是「漢尼拔戰爭」的連鎖效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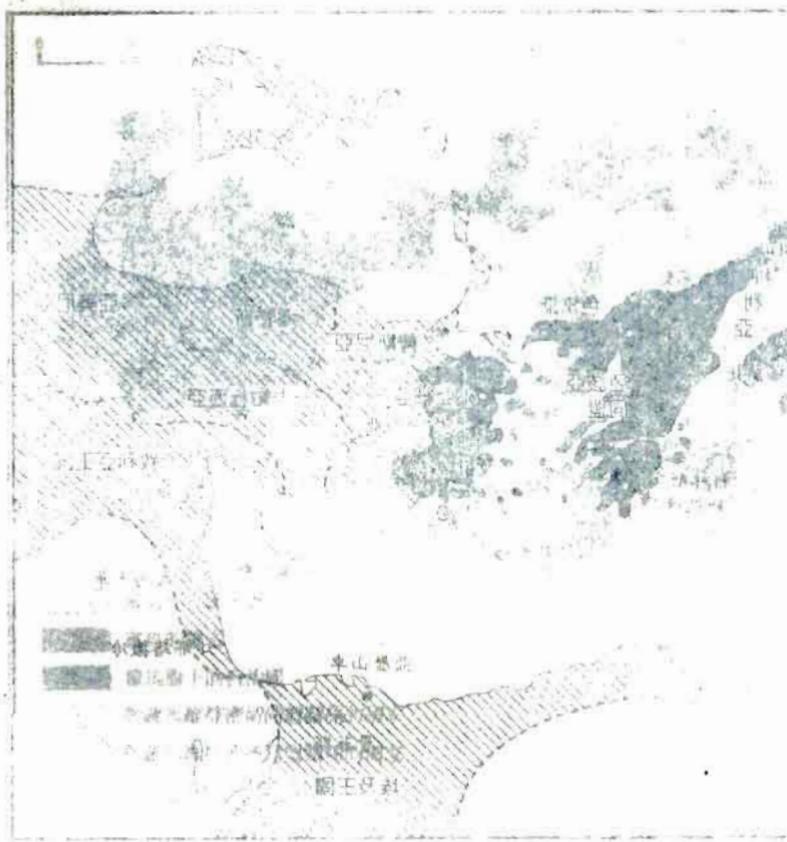
以毀滅羅馬作為終身志願的漢尼拔，比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奮力地去挑戰強大的羅馬。也因為漢尼拔的引退，羅馬才能在短時間內將地中海收為「我們的海」。

但是成功是必須付出代價的，羅馬人也不例外。《羅馬人的故事》第 III 卷將述說羅馬人成為霸者之後的各種行徑。



西元前 130 年前後的地中海世界





大事年表

年代 (西元 前)	羅馬	迦太基	希臘、 馬其頓	東方	中國	日本
250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264~241) 與敘拉古結盟(263) 米拉澤海岸海戰(260) 巴勒摩海岸海戰(257) 利加他海岸海戰(256) 赫馬角海岸海戰(255)	迦太基軍登陸西西里(263)		敘利亞王國阿育王即位(268)		彌生時代



	「國內發展派」與「對外發展派」抗爭 (237~230)		
進攻伊利利亞 (229)	漢米卡戰死、女婿漢席多拔成為將軍 (229) 在西班牙建設卡塔赫那 (228)		安提歐寇斯三世就任敘利亞王 (223)
高盧軍進攻並加以擊退 (222)		希臘同盟戰爭 (220~217)	秦始皇統一天下 (221)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 (218~201) 提西諾、特烈比亞會戰 (218)	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進攻義大利 (218)		
特連吉梅諾會戰 (217) 坎尼會戰，羅馬軍大敗 (216)	敘拉古與馬其頓結盟 (215)	馬其頓王菲力普五世與迦太基結盟 (215)	

		埃及托勒密王朝與羅馬結盟 (214)	
漢尼拔攻打南義各城市 (213)	在西班牙的羅馬軍落敗 (211)		
敘拉古成為羅馬的屬省 (211)	(211)		
收復塔蘭托 (209)	漢席多拔 (漢尼拔的弟弟) 從西班牙出發，		
西比奧攻打卡塔赫那 (209)	越過阿爾卑斯山到義大利 (208)		
別庫拉會戰 (208)	漢席多拔戰死 (207)		
梅他吾隆會戰 (207)			
艾利帕會戰、西比奧鎮壓西班牙 (206)			
西比奧成為執政官 (205)	馬構涅從傑農華登陸 (205)	努米底亞王國與羅馬結盟 (203)	
	漢尼拔回到迦太基 (203)		
扎馬會戰、西比奧擊敗漢尼拔 (202)	與羅馬和談達成協議 (202)		漢朝建立 (202)
戰爭結束羅馬握有地中海霸權 (201)		馬其頓開始南下 (200)	



第二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勝利 (197)	漢尼拔逃亡至敘利亞 (195)	羅馬將領弗拉米尼烏斯宣告希臘各城市獲得自由 (196)	努米底亞王馬西尼沙開始攻擊迦太基 (195) 敘利亞安提歐寇斯三世與西比奧會談 (193)
敘利亞戰爭開始 (191)	漢尼拔逃亡至俾斯尼亞 (190)	敘利亞敗給羅馬軍，喪失制海權 (190)	敘利亞敗給羅馬，和談 (190)
審判西比奧 (187)	漢尼拔自殺 (183)	菲力普王逝世，佩魯修斯繼承王位 (179)	馬其頓王朝滅亡 (168)
第三次馬其頓戰爭 馬其頓被擊敗，分割為四個自治國 (171~168)			吳、楚之亂 (154)

迦太基傭兵
進攻努米底
亞 (150)

武帝即
位
(141)

第三次布尼亞戰役 (149)	迦太基準備與羅馬作戰 (149)		
亞該亞同盟國的中心地 (146)	迦太基滅亡 (146)	馬其頓成為羅馬屬省 (146)	
科林斯遭到破壞 (146)	成為羅馬的屬省，稱為「屬省亞非利加」		
迦太基被毀滅，戰爭結束 (146)			



不少人認為歷史是勝者為自己所寫的，也許在沒什麼影響力的小國家，或是嚴密監控言論自由的警察國家會發生這種情形。但除此之外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這麼簡單就可以操控歷史的。

如果說所敘述的含有某種傾向，那是有可能發生。但是傾向與子虛烏有的謊言完全是兩回事。

羅馬曾經是勝者，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前的一千二百年，羅馬人除在初期以外，一直是個雙語的民族。在羅馬時代，勝者的語言——拉丁文及敗者的語言——希臘文居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無論是敗者希臘人、猶太人或是東方人，以希臘文寫作發表的文章，連勝者羅馬人都是讀者。一般羅馬家庭的子弟，也以希臘文作為必修科目。

敘事詩人荷馬、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得、三大悲劇作家作品、亞里斯多芬尼 (Aristophanes) 的喜劇、歷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修西狄底斯 (Thucydides)、贊諾芬 (Xenophanes) 等人以希臘文出版的作品，直到古羅馬後期才有拉丁文的譯本出版。這並非羅馬人不關心這些人的作品，而是懂得欣賞這些作品的羅馬人，他們的知識水準都已具備閱讀希臘文的能力。在古代，翻譯的數量與關心的程度並沒有成比例的關係。

如同書中所述，古代的希臘文相當於現在的英文，從羅傑達石以及漢尼拔所遺留的碑文就可獲得證明。羅馬人中也有不少以希臘文著書者，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擔任羅馬方面的記錄者法比烏斯·彼德 (Fabius Pictor)，並非以他的母語拉丁文，而是以希臘文記錄創作。之後，如馬庫斯·奧雷留斯 (Marcus Aurelius) 皇帝，也選擇希臘文書寫記錄。

扎馬會戰前一夜，漢尼拔與西比奧曾舉行會談，由於是正式



的場合，應透過翻譯對談，而傳譯官使用的語言應該是希臘文。因為西比奧精通希臘文，漢尼拔也懂得希臘文，雖然透過翻譯會談，但雙方可確保溝通的意思無誤。兩人在羅德斯島的談話是屬於私人性質，無須透過翻譯，此時所使用的語言一定是希臘文吧！至於凱撒與克麗奧佩脫拉 (Cleopatra) 之間的枕邊細語，大概也是希臘文。

由於世上還有不少學者有能力可以檢驗歷史敘述的正確性，因此歷史敘述很難完全依照勝者的意思來寫。

雖然古代的印刷技術尚未成熟，但已有類似出版社的機構存在。當然還無法印刷，而以人工書寫，一字一句地寫出來，造價當然就昂貴。帝政時代時已有圖書館，但讀者人數不多。也就因為讀者人數少，讀者都頗具深度。

歷史敘述的工作，首先必須蒐集史料，其次整理史料，再以達意的文章敘述出來，讀者才能理解，這是一項工程浩大而且繁雜的工作。因為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所以從事的人也就不多。

拉丁文的格言中有一句話：「說出的話隨風而逝，寫下的東西留下痕跡」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歷史學家塞勒斯特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曾說：「寫下東西是很困難的」 (*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這麼辛苦，誰還要從事寫歷史的工作？事實上，在書寫之前的階段，就已經產生歷史敘述，因此不容第三者任意懷疑。

後世所寫的歷史書、研究書，包含許多知識，只是知識的歷史容易停留在平面的掌握。如果要有立體的掌握，必須加入原始的史料，也就是閱讀同一個時代或相近年代的史料。讀了之後不僅會有立體的心得，也可得到最樸實的第一手資料。品嘗這甘醇的風味後，一定會像筆者一樣，想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

嘗試要寫歷史（故事）的人，在整理統合史料的階段，就會感覺到必須訴諸豐富的想像力。但同時，如果太過依賴想像力，

將是自掘墳墓。只要不是在寫小說，掌握歷史的真相或是有所偏離永遠是個兩難的問題。

寫歷史是一項不斷切割、連結歷史的工程，以自己全部的知能與存在作為賭注放手一搏，還是會有不足之處。故意寫得迂迴曲折，才更是「寫」(Arduum)的困難之處，因為想凸顯出個人的風格。人的個性透過他所書寫的來表現，更勝於容貌所散發出來的印象。

下列的參考史料，包括第 I 卷末中所列的作品。

後世的歷史書、研究書

- ACQUARO E., *Cartagine: un impero sul Mediteneo*, Roma, 1978.
- AFRICA T. W., *The immense Majesty: a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1974.
- ARNOLD T., *The Second Punic War*, London, 1886.
- ASHBY TH., *The Roman Campagna in Classical Times*, London, 1927.
- BAILEY C. ed., *The Legacy of Rome*, Oxford, 1924.
- BALSDON J. P. V. D., *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 Londra, 1969.
- Id., *Roman Women*, Londra, 1962.
- Id. ed., *The Romans*, Londra, 1965.
- BELLINI A., *La battaglia romano-punica del Ticino*, Torino, 1922.
- BELOCH G., *Le monarchie ellenistiche e la repubblica romana*, 1933.
- BONNER S. F.,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Londra, 1977.
- BORCH H. C., *Roman Society: A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Lexington (Mass.), 1977.
- BOSSI G., "La guerra annibalica in Italia da Canne al Metauro", in: *Studi e Documenti di Storia e Diritto*, XII, 1891.
- BRAUER G. C., *The Age of the Soldier-Emperors*, Park-Ridge, 1975.
- BRISSON J. P., *Carthage ou Rome*, Parigi, 1973.
- CARCOPINO J., *La loi de Hiéron et les Romains*, Paris, 1914.



- CASSON ST., *Macedonia, Thrace and Illyria*, Oxford, 1926.
- CAVEN B., *The Punic Wars*, Londra, 1980.
- CHRIST K. (ed.), *Hannibal*, Darmstadt, 1974.
- CIACERI E., *Storia della Magna Grecia*, Milano, 1932.
- CIACERI E., *Scipione Africano e l'idea imperiale di Roma*, Napoli, 1940.
- CLARKE M. L., *The Roman Mind*, Londra, 1956.
- CLEMENTE G., *Guida alla storia romana*, Milano, 1978.
- CLERC M., *Massalia*, 2 voll., Marseille, 1927–1929.
- COLIN G., *Rome et la Grèce de 206 à 146 avant Jésus-Christ*, Paris, 1905.
- CORRADI G., *Le strade romane dell'Italia occidentale*, Torino, 1939.
- CRAWFORD M. H., *The Roman Republic*, Londra, 1978.
- DE MARTINO F., *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2^a ed., Napoli, 1972–1975.
- Id.*,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Firenze, 1979.
- DE NUNZIO U., *Su la topografia di Cartagine punica*, Roma, 1907.
- DE RUGGIERO E., *Le colonie dei Romani*, Roma, 1907.
- DODGE T. A., *Hannibal*, Boston, 1891.
- DOREY T. A. e DUDLEY D. R., *Rome against Carthage*, Londra, 1971.
- EARL 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 Londra, 1967.
- EHRENBERG V., *Karthago*, Leipzig, 1927.
- FELICIANI N., "La seconda guerra punica nella Spagna (211–208 A.C.) Dalla disfatta dei due Scipioni alla partenza di Asdrubale Barca alla volta d'Italia", in: *Studi e Documenti di Storia e Diritto*, XXV, 1904.
- FERRABINO A., *La dissoluzione della libertà nella Grecia antica*, Padova, 1929.
- FERRABINO A., *L'Italia romana*, Milano, 1934.
- FINLEY M. I.,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ra, 1973.
- FRACCARO P., *Catone il Censore in Tito Livio*, nel volume *Studi Liviani* a cura dell'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Roma, 1934; dello stesso: *Biografia di Catone*, in: *Memorie dell' Accad. Virgiliana*, III, 1910.
- FRANK T., "Placentia and the battle of the Trebbia", pubblicato i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IX, 1919.

- GIANNELLI G., *Roma nell'età delle Guerre Puniche*, Bologna, 1938.
- GRIMAL P.,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Parigi, 1960.
- GROAG E., *Hannibal als Politiker*, Wien, 1929.
- GSELL S., *Etendue de la domination Carthaginoise en Afrique*, Orientalisten-Kongress, Algeri, 1905.
- GSELL S.,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13–1928.
- HARRIS W. V., *War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Oxford, 1979.
- HENNEBERT E. M., *Histoire d'Hannibal*, Paris, 1870–1891.
- HEURGON J., *Il Mediterraneo occidentale dalla preistoria a Roma arcaica*, Bari, 1972.
- HOLM A., *Storia della Sicilia nell'Antichità*, Torino, 1901.
-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Paris, 1908.
- KROMAYER J., VEITH G., *Antike Schlachtfelder: Bausteine zu einer antiken Kriegsgeschichte*, 5 vol., Berlin, 1903–1931.
- LEVI M., *La politica imperiale romana*, Torino, 1936.
- LIDDELL HART H. B., *A Greater Man Napoleon's: Scipio Africanus*, Boston (英國), 1926.
- MACDONALD A. H., "Scipio Africanus and Roman politic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i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XXVIII, 1938.
- MANSFIELD H., *Studies on Scipio Africanu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 MARTELLI G., *Annibale nell'Umbria e la battaglia di Assisi*, Perugia, 1924.
- MEYER E., "Hannibal und Scipio" in: *Meister der Politik*, Stuttgart-Berlin, 1923.
- Monografia storica dei porti dell'antichità nella penisola italiana*, pubblicata a cura del Ministero Della Marina, Roma, 1905.
- MOMIGLIANO A., *Annibale politico*, 1931.
- MORRIS W., *Hannibal soldier, statesman, patriot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Carthage and Rome*, New York, 1897.
- Moscati S., *I Cartaginesi in Italia*, Milano, 1977.
- NICCOLINI G., "La cronologia della prima guerra punica", in: *Studior. per*



L'antichità class., VI, Pavia, 1913.

- PACE B., "Le fortificazioni di Cartagine", in: *Atti del II Congresso di studi romani*, Roma, 1930.
- PACE B. e LANTIER R., "Ricerche cartaginesi", in: *Mon. antichi a cura Accademia Lincei*, 1925.
- PAIS E., *Dalle guerre puniche a Cesare Augusto*, vol. II, Roma, 1918.
- PAIS E., *Storia di Roma durante le Guerre Puniche*,
- PAIS E., *Storia di Roma durante le grandi conquiste mediterranee*, Torino, 1931.
- PAIS E., *Storia della Sardegna e della Corsica durante il dominio romano*, Roma, 1923.
- PAIS E., *Storia della colonizzazione di Roma Antica*, I, Roma, 1923; dello stesso:
Serie cronologica delle colonie romane e latine, in: *Memorie della R. Accademia dei Lincei*, 1924, 1925.
- PARETI L., "Contributi per la storia della guerra Annibalica", in: *Riv. di Filologia, classica*, 1912.
- PEDROLI U., *Roma e la Gallia Cisalpina*, Torino, 1893.
- ROULAND N., *Clientela: essai sur l'influence des rapports de clientèle sur la vie politique romaine*, Aix-Marseille (diss.), 1977.
- SALMON E. T., "Last latin colony", in: *Classical Quarterly*, 1933.
- SCHEMANN L., *De legionum per alterum bellum Punicum historia*, Roma, 1875.
- SCULLARD H., *Scipio Africanus in the Second Punic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SHERWIN-WHITE A. N., *The Roman Citizenship*, 2^a ed., Oxford, 1973.
- SILVA P., *Il Mediterraneo dall'unità di Roma a l'Impero Italiano*, 5^a ed., Milano, 1941.
- VIANELLO N., "Quando e perchè i Romani occuparono la Sardegna", in: *Rivista di Storia Antica*, VIII, 1904.
- WATSON G., *The Roman Soldier*, Londra, 1969.
- ZANCAN L., "Le cause della terza guerra punica", in: *Atti del R. Istit. Veneto*, 95, 1935-1936.

追尋羅馬帝國的興亡盛衰……

羅馬人的故事

塩野七生／著

羅馬人的故事 I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論智力，他們比不上希臘人；
論體力，比不上高盧人和日耳曼人；
論技術，比不上伊特魯里亞人；
論經濟能力，更比不上迦太基人；
那麼羅馬人究竟是如何成就這番豐功偉業？

羅馬不是一天
造成的



羅馬人的故事 III

——勝者的迷思

「無論多麼強大的國家
都無法維持長久的國泰民安，
就算沒有外敵，也可能出現內亂。」
成為霸者之後，羅馬人的種種困境與混亂，
值得經營現代生活的你、我深切反思。

勝者的迷思



羅馬人的故事 IV

——凱撒時代（盧比孔之前）

天才之所以為天才，因為他能超越時代；
而天才之所以能超越時代，也正是拜時勢所賜。
看凱撒如何巧妙地利用國家、政局、社會的重重危機，
將個人推向顛峰，創造羅馬歷史的光輝！

凱撒時代
(盧比孔之前)



羅馬人的故事V ——凱撒時代（盧比孔之後）

「即使從我這裡獲得自由的人，
將來再把矛頭指向我，
我也不會因此而感到後悔。」
凱撒一貫「寬容敗者的精神」，
是羅馬史上最動人的跫音。



羅馬人的故事VI ——羅馬和平

奧古斯都不像蘇拉、凱撒那樣大放異彩，
深謀遠慮的奧古斯都一直在另一個戰場努力不懈。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承繼天才偉業的「非天才人物」，
是如何完成連天才都達不到的目標！



羅馬人的故事VII ——惡名昭彰的皇帝

從美麗的卡布里島到火燒羅馬城，
是英雄創造的時代已遠？
或是暴君當道的世紀來臨？
惡名昭彰的皇帝們，究竟是帝國覆亡的推手？
抑或是帝國變貌的一頁？



羅馬人的故事VIII ——危機與克服

一段塔西圖斯筆下充滿苦惱與哀怨的時代，
帝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羅馬能否浴火重生？
或是陷入混亂的分裂，告別昔日光輝？



羅馬人的故事IX ——賢君的世紀

「這是一個罕見的幸福年代……」
如何創造一個「黃金世紀」？
需要賢明的君主、完備的制度，還是強盛的軍隊？
在「皇帝」的座位上，
他們鞠躬盡瘁，再啟羅馬人的榮光！



羅馬人的故事X ——條條大道通羅馬

條條大道「通」羅馬，不如說條條大道「起」羅馬。
為了讓人的生活過得更像人，
羅馬人展開了這必需的大事業——公共建設。
鬼斧神工的工藝技術加上腳踏實地的民族精神，
創造出文明偉大的里程碑。



羅馬人的故事XI ——結局的開始

告別了賢君的世紀，帝國的光環褪色了嗎？
「哲學家皇帝」實現了柏拉圖的理想卻無法力挽狂瀾，
羅馬陷入長期的軍事危機，
嚴守邊境的軍事領袖成為皇位角逐者。
羅馬帝國將走上不同的道路，
結局似乎已在道路的盡頭。



羅馬人的故事XII ——迷途帝國

這是一個不需要「全人」的時代，
只要有軍隊，人人都可能成為羅馬的主人。
面對社會動亂、人心不安，基督教成為一盞明燈。
它將是一劑強心針？或是加速羅馬的瓦解？



羅馬人的故事XIII ——最後一搏

從「雙頭政治」到「四頭政治」，
為帝國維持了短暫的和平。
羅馬帝國該如何面對日漸壯大的基督教，
消滅它？忽略它？或是接受它？



羅馬人的故事XIV ——基督的勝利

君士坦丁大帝身後的羅馬帝國，
蠻族入侵已不是惡夢，而是即在眼前。
基督教的光芒成為羅馬人唯一的希望，
帝國的末日，是基督教的大獲全勝！



羅馬人的故事XV ——羅馬世界的終曲

再燦爛奪目的太陽，也有日落之時……
東西羅馬的分裂，宣告帝國即將進入尾聲，
為什麼結束？沒人說得清楚。
羅馬帝國就這麼轟轟烈烈的出現，平平淡淡的結束，
留給我們一抹惆悵，以及等待希望的西方世界……



 三民網路書店
www.sanmin.com.tw

書種最齊全 · 服務最

現在加入網路書店會員

好康多多～

憑通關密碼：B7736

首次購書即可享15%

紅利積金

1. 滿\$350便利超商取書免運費
2. 平時購書享3%~6%紅利積金
3. 隨時通知新書及優惠訊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羅馬人的故事II：漢尼拔戰記 / 塩野七生著;張惠君譯。—初版四刷。—臺北市：三民，2009
面；公分。—(羅馬人的故事系列)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4-2761-4 (精裝)
ISBN 978-957-14-3394-3 (平裝)
1. 羅馬帝國—歷史

740.222

87000948

◎ 羅馬人的故事II ——漢尼拔戰記

著作人	塩野七生
譯者	張惠君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1年2月 初版四刷 2009年8月
編號	S 7401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業字第0200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3394-3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

ARDUUM RÉS GESTAS SCRIBERE

封底圖：奧古斯都時代鷹浮雕——象徵羅馬帝國的強盛
(©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Austria)





西元前264年，因西西里島領土問題，羅馬與握有地中海制海權的北非迦太基人發生衝突，歷經三次布尼克戰役，於西元前146年殲滅迦太基城。

西元前133年，羅馬併吞努曼提亞，安定西班牙內政，掌握西地中海霸權，並陸續向東征服馬其頓、希臘等城市，更遠征敘利亞，將小亞細亞納入版圖，使地中海成為羅馬人的「內海」。

本書以戰爭為題材，描述這一百三十年間羅馬稱霸地中海的歷史，尤其詳盡述說從西元前218年到前202年，被稱為「漢尼拔戰爭」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從漢尼拔自西班牙率軍進攻義大利本土，到羅馬名將西比奧於北非扎馬一役擊敗漢尼拔，作者緊湊鋪陳雙方八回合的會戰，令人擊掌稱快的戰爭場面，勝利逆轉的精彩情節，鮮明地呈現登場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戰爭反映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為什麼知識優越的希臘人、軍事力量強大的迦太基人最後會敗給羅馬人？而什麼才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是因緣際會？是天時地利？還是領導者本身的人格特質？

ISBN 978-957-14-3394-3 (740)

RMB: 100.00

汉尼拔战记：罗马人的故事 2

益文书局 Eon Books 0

9571433942



9 789571 433943

C 0140

N 历史

D 1113

A23